

哈代短篇小說選

英國哈代著

顧仲彝譯

上海

開明書店

## 序

湯麥斯·哈代一生寫了十四部長篇小說，三部短篇小說，長篇小說中間，以德羅斯 (Loss of the O. Urber-villes) 和裘德 (Jude the Obscure) 兩部爲最著名，最能代表他的人生哲學；不過以藝術的結構和技巧而論，他的傑作是另三部：一是回廊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一是山人 (Woodlanders)，一是離發 (Tar from the Mill-ding Crowd)。短篇小說共三集，約計五十篇，第一集是威塞克斯的故事 (Wessex Tales)，第二集是人生小諷刺 (Life's Little Ironies)，第三集是貴婦錄 (A Group of Noble Daughters)。三集中間以威塞克斯的故事爲最純粹，人生小諷刺最鋒利，貴婦錄最龐雜。本集所選的四篇，內中三篇是威塞克斯的代表作品，其他一篇是貴婦錄中最完美的傑構。雖不能說得哈代小說的全豹，但已足見他作風的一斑了。

人人說哈代是悲世的作家，這是不可掩飾的事實。不過他的悲觀是從他深入世故的經驗上來的。他並不放出哲學家的口氣，搭出訓教家的架子。他給我們的是事實。準確的事實，鬱鬱的真理。他覺得——其實人人都覺得，不過他有膽量說出我們所不敢說的話——人在世界上渺小極了，佔個極不重要的地位；隨他怎樣用功研究，絞盡腦力，也得不到半點兒宇宙的秘密。人的不自由，受挫，透苦，不單是受他人的磨折；他的不幸也不是因他人的罪惡而造成的。世界原來的本性是要人受難的，世界上充滿了環境的諷刺，侮辱，和磨難。他人不過是環境的傳達物而已。他小說中間的失敗的人物，不是與敵人抗爭，不過而失敗的，因為他們還沒走近敵人，早就跌翻在地上了。在他看來，生命原本是悲苦的，社會始終是罪惡的，不過分開來說，沒有一個人不是受環境自然支配的可憐人。

哈代最善於描寫自然。他在每篇小說裏都有一種適當的背景。背景的淒淡灰濛，襯托出故事的悲傷情態。所以他的故事的背景成爲故事進展上必需的分分子。三怪客的孤零的茅屋在這風雨飄搖的漆黑晚上，暗示着怪客的來臨。鎗過了的短線裏的寂寞山道，

象徵着平淡的結局。哈代終身消隱在鄉間，對於鄉間的自然特別說近熟稔，尤其是歐塞克斯的一隅。他所描寫的人物也最近自然的，自然的衝動最強的。

不過，哈代雖然對於世界是悲觀的，對於人類是渺視的；可是他的態度始終是嚴重的，他對於自然對於人類的天性和本能是崇仰的。他的故事雖只限於歐塞克斯一鄉，但他所描寫的人類所含有的高尚性格和情緒已足夠代表全人類了。

短篇小說之所以不及長篇大字是限於篇幅，沒有充分發揮的餘地；哈代的短篇小說，當然不是例外。因此我先選他四篇最長的，譯為第一集。牠們名為短篇，實已具長篇的風調和形式，對於故事的進展，人物的刻劃，層次井然，誠不愧為建築工程師的精心傑構。哈代短篇小說共五十餘，約可分為五集，我希望能在最短期間，一一的把牠們出齊。使愛好哈代短篇的人，能得窺全豹的機會。不過在第一集問世的時候，極盼愛讀者賜以譯文的批評，那就榮幸之至了。

## 次 目

三怪客.....	一
可敬愛的羅敏.....	三七
錯過了的姻緣.....	七五
同鄉朋友.....	一二四

### 三 怪 客

英國的農業區域內，有幾處懸歷幾百年，依然是不改變的舊觀；例如，英國的西部和西南部有許多綠茵平曠的高地山谷，佔很大的地面。通常那裏人跡罕至，即有，也不過是孤零零牧羊人的一間茅屋而已。

五十年之前，在一處山谷的高地上，站着一間茅屋，也許至今還存在。這地方雖然荒僻孤零，但質地測量過，離近城也只有五英里。那麼爲什麼這樣孤零呢？因爲這五英里盡是不平的高地，在漫長的盛夏和寒冬裏，風雪雨露，是不斷的，即使泰門或尼和甲尼撒王住在那裏，也要感到寂寞和孤零了；在天氣好的時候，又不能引起少抵抗性的默念亞美物的詩人，哲學家，藝術家等等的遊興。

這一帶孤零的茅屋，都靠在土堆，樹蔭或遺留下來的舊矮樹籬笆而建築的；不過這

故事中的茅屋卻並不是這一類的。牠是完全獨立，不靠什麼的。建在這塊地而上的唯一理由是兩條小路的十字路口，這兩條小路在此相交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了。因此這所茅屋，整個兒暴露在風雪雨霧的侵襲中。風吹時，毫無遮蓋，雨打時，毫無遮蔽，冬季裏經過各種各樣的惡劣天氣，但並不見得有低地上居民所設想的那麼壞。冰霜的酷烈和損害並沒有像低谷裏所受的重大。當那牧羊人跟他的家屬受人可憐的時候，他倒說實際上比從前住在隣谷裏小河邊好多了。

一八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那晚上，真是值得受人可憐的一個晚上。平射的風雨打在牆上，山坡上和山脊上好像森拉克和克勒西的景布尺桿。羊羣和野獸沒有柵欄可躲的，高舉着臀部向風站着，棲在樹枝上的鳥，尾毛吹捲開來像柄傘。茅屋的屋角溼了一大塊，簷沿上掛下來的東西在風裏幌幌着屋牆。但要是有人可憐屋內的牧羊人，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屋內正在大開宴會，慶祝第二個女兒題名受洗禮。

客人在雨前都到齊了，現在都圍聚在坐起間或稱為正廳裏。在這熱鬧晚上的八點

鐘，探頭一察屋內的情況，就知道在此暴風大雨的天氣裏真是個又溫暖又舒服的去處。壁爐的牆上掛着許多擦亮的無柄的羊毛剃刀，當作裝飾品用，那式樣各種不同，從家用聖經裏畫着的最舊的式樣起，直到現在市上出售的最新式的止，不下好幾十種。房內點着六枝蠟燭，燭心之大，小不了外包的燭油多少；所插的燭台，都是慶祝聖節，和宴會時纔拿出來用的。六枝燭火分配在全房內，兩枝站在壁爐的欄板上。這個燭火的位置本身是很有價值的。牠是宴會的代表。

壁爐內部燒着大塊的木頭，外面燃着細小的樹枝，那炸裂的聲音好像骰子的窸窣。屋內圍聚着十九個人。內中婦人五個，穿着各色鮮明的衣服，沿牆坐在椅上；怕榮和不怕羞的姑娘們，都擠坐在沿窗的長棧上；四個男子，內有木匠查理約克，牧師書記伊力亞紐，近半乳廠的主人，牧羊人的岳父約翰四卷，躺在靠背椅裏；一個年青的男子跟一位紅暈着臉的姑娘在屋角的繡榻下討論終身大事；一位五十多歲剛訂婚的老人，不安定的在他未婚夫人面前踱來踱去。怕榮是普通的，而尤其是在這不受習俗拘束的今晚。

上相互的信任產生了完整的節奏，又沒有進取的正經心事（這在享樂時往往會發展景的），因此俊開的態度，貴族式的雅靜安詳，傳遍了大部分的歡宴者。

牧羊人番納爾娶的親很不壞，他的妻子是隣谷牛乳廠主人的女兒，娶過來的時候，她袋裏有五十個基尼——這錢儲蓄着預備下一代子女需要時拿出來用的。所以這個宴會在吝嗇的主婦多少是件肉痛的事。靜坐的宴會有牠的好處；不過老坐在椅裏穩上不動，男子們真會把屋子裏的酒都喝乾的。跳舞會也是好境並有的；雖然酒可以喝得少些，不過經了跳舞的運動之後，宴客的食量卻會大大的增加，甚至於使伙食房起了恐慌。番納爾太太就採用一種混合的方法，短舞之後，接着便是歌唱談天，一會兒又是短舞，輪流交替，使兩者都不至趨於極端。但是這方法一方面仍適合於她溫柔的心情，並且她丈夫的態度上也表出他好客的盛意。

琴師是個住在近處的小孩子，約摸十二歲光景，他對於急舞搖擺舞更是擅長；他的手指很小很短，彈高音的時候，不能不急遽的向上移，彈完了，又急速的回復原位，聲音可

難免不混雜了，七點鐘一到，那孩子伊呀呀的開始拉起來了，合和着書記伊力亞紐自己帶來的低音喇叭。跳舞立刻就開始了，番納爾太太私下懇求奏樂的兩位不要超過十五分鐘。

但伊力亞紐和那孩子在興奮的時候竟把這個命令忘了。並且，奧力味密爾茲，一個十七歲的男孩子，跳舞時給他的舞伴，三十三歲的美麗姑娘迷了，幽莽的遮一個克郎幣給拉琴吹叭的兩位，賄賂他們竭力的延長跳舞時間。番納爾太太看見舞客的面上都在發熱氣，走過來推推奏琴的肘，一手按住蛇叭的嘴。但是他們毫不注意；依舊發奮的拉着吹着，女主人怕禁阻得太顯著了，於體面上有關，也只好回過去失望的坐了下來。舞者愈跳愈緊張，團團的轉動如天上的行星，一會兒前進，一會兒後退，一會兒到最高點，一會兒到最低點，直到尾端掛鐘的長針繞了一週纔休止。

番納爾芽屋內的宴樂進行到最高的時候，戶外黑暗中發生了一件極關重要的事。番納爾太太正擔心着跳舞將愈形緊張的時候，孤零零的高克老斯旦山上走着一個人，

他是從坡裏的路上來的，向山頂走去。此人不停的在雨中行着，沿着破碎的小道直抵茅屋的前面。

將近月圓的時候了，雖然天上掛着雨雲，戶外一切普通的東西卻都看得清清楚楚。惨淡的夜光照見那來客是個軟弱身體的人；他的步態看得出已經超過中年的人了，雖然他現在的步伐確實是很急的。照事實上看去大概是四十歲左右。他身材似乎很高，不過在軍營裏當過軍曹的，看慣了人的體高，見了一定會說最多不過五呎八九吋，因為太瘦了，總顯得個子高大。

雖然他的步伐很整齊，但很小心，好像他心裏在摸索道路似的；他穿的衣服雖然不是黑色的，但他的模樣兒自然而然的會使你想到他屬於穿黑色衣服的人。他的衣服是絨絨的，他的長靴底上有短鐵釘的，不過照他的步態，不像是慣穿有底釘的長靴和綿絨布的鄉下人。

當他走到牧羊人的屋子前時，雨下得更狂更烈了。茅屋前面的風雨威勢比較

弱一點，他因此便停步下來。茅屋前無樹蔭的園中，最顯著的是一個空的豬棚；在這種荒僻的所在本不計屋前美觀不美觀，豬棚的建造視為當然的常事。那棚頂水浸後發出的白光引起了那來客的注意。他轉彎過去，我見是空的，便走進去站着躲雨。

蛇叭的低聲和胡琴的高音從屋裏透出來，諧和着盆形狂暴的雨點落地聲，落在菜蔬上的響盪，打在路那頭隱隱約約八九個蜂房上咯咯聲，潺潺的雨水滴入一排沿屋牆放着的木桶和鐵鍋裏；在高克老斯旦和別處高地的住屋一樣，最感困難的事是缺少水，所以每遇到下雨，屋裏一切可以放水家具都搬出來接受。高地的居民在夏天乾季裏，有許多古怪的故事講他們怎樣經濟湯水和洗碗水。不過在現在的雨季裏，可不需要這類救濟的辦法；接受了上天賜下來的，已足夠儲蓄很多了。

後來叭聲停了，屋內就靜寂下來。頹然的寂靜使雨中的來客從幻想中驚醒過來，跑出豬棚門，另有口的的向茅屋的門口走來。到了門口，他先跪在一塊大石上，俯身在器皿裏把水喝了一飽。水喝夠了，他站起來舉手預備敲門，但他眼睛瞧着門停住了。木門上黑

漆漆的看不出什麼道理來，勢必是心思穿過了這扇門在觀察裏而住的是什麼樣的人，敲門進去有什麼問題沒有。

在此遲疑不決中，他轉身望望四周的景色。一個人也瞧不見。園中小道從他腳下蜿蜒向東低下去，在水光中宛如蝸牛的過道；一口乾井的頂披，井蓋和圍門的頂欄都同樣的籠着發亮而溼潤的水色；遠處在山谷裏隱隱一線白光，表示河水已漲到草場上來了。再過去閃着幾夢昏沉沉的燈光——那就是他剛從那裏來的城市。來路上的死寂無聲使他下了決心；他敲門。

屋內樂聲雖舞停後，他們正在隨便的談話，木匠向同伴提議唱歌，同伴卻並不熱心接受，所以外間的敲門成了他們歡迎的穿插。

「進來！」牧羊人立刻回答道。

門門舉了起來，雨中之客已顯身在門口了。那牧羊人站起來，剪去近手兩枝蠟燭的心，轉身看着來客。燭光下照見來客是暗色的皮膚，姿容頗有動人之處。他的帽子一會兒

並不除掉，低低的壓在眼上；他的眼睛大而坦直，有決心，閃閃發光的向屋子四週睜着，他聽完了似乎很滿意，除了帽子，用很響亮沉重的聲音說道：「雨下得大極了，朋友們，我請求你們讓我進來坐一會。」

「當然可以，」牧羊人說道。「並且，真的，你好運氣，選這個時候來，我們剛好有慶祝開跳舞會——雖然，這種慶祝最多一個人一年有一次罷了。」

「不算多罷，」一個女人說道；「因為孩子們早點生完了，早點可以休息。」

「慶祝什麼？」來客問道。

「生孩子受洗禮，」牧羊人說道。

來客希望牧羊人不聽太多，都還是很快樂的，他們邀他喝酒，他立刻接受了。他的態度在戶外時非常可疑，現在卻完全極隨便極坦白的了。

「到山谷裏隨便散步，就搗曉了罷——呀？」那五十歲剛訂婚的老人說道。

「曉了，先生，一點不錯。如果你們不反對的話，我想坐在壁爐旁邊烤烤火，太太，因為

我外衣全潮了。」

番納爾太太答應了，讓地方給來客坐，他坐舒服了，便伸手伸腳的躺着，好像很熟悉似的。

「是的，我的腳背太瘦了，」他聽見牧羊人的妻子老望着他的靴子，不得不隨口這樣說道，「並且大小太不稱了。我有點很忙很困難的事，所以祇能找到什麼就穿什麼。到了家就可以換一身配身的衣服了。」

「你是近處的人麼？」她問道。

「不是——離這兒遠些。」

「我也這麼想，我也不是這兒人聽你的口音，好像跟我家裏不遠。」

「不過你一定不會知道我的，」他急忙說道，「我比你早生許多年啦，太太，可不是？」這女主人年輕的證明阻止了她仔細的盤問。

「還有一件事就使我真正快樂極了，」來客續道，「我的煙抽完了，真是抱歉得很。」

「我來替你裝滿煙斗，」牧羊人說道。

「我還要請你借個煙斗給我哩。」

「抽煙的，會沒有煙斗麼？」

「我在路上去啦。」

牧羊人拿出一個新的泥煙斗，塞滿了煙，塞的時候說道，「你把煙匣給我，我也替你裝滿了罷。」

來客在衣內各個袋裏都搜遍了。

「也丟了麼？」主人驚異的說道。

「怕也丟了，」那來客很慌張的答道。「你替我紙裏包一點罷。」他在燭火上吸燃

了煙，燃的時候把燭火都捲入煙斗裏去了，於是他又坐舒服在屋角裏，眼瞧着溼腿上的蒸汽，好像不情願再講說了。

當時屋內大部分的客人都不很注意他，因為這時正在跟琴樂者熱烈的討論第二

次跳舞時的樂譜問題，後來決定了，便預備站起來再跳，忽然開門上又來一陣鼓門聲，把他們的跳舞阻住了。

屋角裏的客人聽到了敲門聲，便把燈火棒拿在手裏撥火，好像撥火是他生存中重要的目標；牧羊人第二次叫道，「進來」，不一會另一個人站在門口草蓆上了。他也是陌生人。

此人的姿容與剛纔來的恰恰相反。他的態度很平凡，他的容貌卻有漫遊者的喜悅顏色。他比先前來的大幾歲，頭髮已呈花白，眉毛豎而硬，鬚鬚蓬鬆。他的臉圓滿而柔軟，不過絕不是毫無威嚴的。鼻上有幾處紅斑，他把長大褐色的外褂披到背後去，裏面就顯出一身醬紅色的衣服，鑲袋裏掛出好幾個大而重的五金做的印子，這是他唯一的裝飾品。他把低頂發水光的帽子上面的水頭去後，說道，「朋友們，我請求你們讓我躲避幾分鐘，不然到卡斯脫橋雨水要滲透到皮膚裏去了。」

「請進來罷，先生，」牧羊人說道，可沒有先前那麼熱心了。這不是因為他吝嗇，實在

因爲那間房並不大，空椅又少，溼潮的客人使穿得極鮮艷的太太姑娘們感覺到不舒服。但是第二位來客脫去了大衣，把帽掛在橫樑的釘上，好像特意請他掛的，他走前去坐在桌旁。那桌子推在近火爐的角上，使地面增大便於跳舞；桌的一緣正擦着第一位來客的肘臂；因此兩個人坐得極靠近。他們相互點頭打發了不相識的冰塊，第一位來客遞給第二位一個大酒杯——這是倒櫻色的大瓷杯，杯邊給幾代人的嘴擦損了，像戶樞一樣，杯外燒着幾樹黃字，寫的是——

沒有我

就無趣。

接受的人一無懼色舉杯到唇邊，喝了又喝，喝了又喝，嗚嗚不斷，到後來牧羊人的太太臉上登了奇異的青色，心裏喫驚不小，奇怪第一來客敢以不是自己的東西來獻客。

「我早就知道了！」狂飲者極表滿意的向牧羊人說道。「我在你園裏走的時候，看見一行蜂房，我就對自己說，『有蜜蜂的就有蜜，有蜜的就有蜜糖酒。不過這樣好的蜜糖

酒倒不希望老年時還會嘗到。」他於是又舉起杯來大喝，直到酒杯橫成平線。

「我真高興！你欣賞這酒。」牧羊人熱切的說道。

「這是好酒。」番納爾太太承認道，不過毫不熱心，好像說稱酒頌揚的代價太大了。「釀這酒很不容易呢——真的我們再也不想釀了。因為蜂蜜市價很高，銷路很旺，其餘的淡糖酒也有別的普通用途。」

「嗟，不過你永遠得不到客人的歡欣了！」那第二位客人第三次舉杯喝乾了酒這樣說道。「我愛喝蜜糖酒，好像我愛禮拜天去教堂做禮拜，和救濟窮困的人一樣。」

「哈，哈，哈，」犀角蕨的客人笑道，雖然他靜默着只顧抽煙，但聽了他同伴的滑稽話，禁不住笑了出來。

當時製蜜糖酒都用純粹新鮮的蜂蜜，一加侖四磅——外加蛋白，肉桂，薑，丁香，迷迭香，酢等附加品，還得經製造，裝瓶，和入各種種的手續。——其酒性非常濃厚，雖然嗅起來甜蜜蜜的好像很淡似的。所以狂飲的客人漸漸酒醉了，熱燒起來，他把背心紐扣鬆了，

靠縮在椅背上，分開了兩脚，使他成爲極受注目的人。

「好，好，我說過了，」他續說道，「我是去卡斯脫橋的，我一定要去的。我這個時候應該好走到了；但是風雨把我趕到你們崖裏來，我可不懊悔。」

「你不住在卡斯脫橋麼？」牧羊人問道。

「不，雖然我想不久搬去。」

「那邊去經商，可不是？」

「不，不，」牧羊人的妻子說道；「很容易看得出來這位先生是有錢的，他用不着做什麼工。」

穿著紅衣服的客人頓住了，好像在考慮要不要接受這句斷語。他決定拒絕，說道：「太太，有錢可不能說。我做工的，我不能不做工。即使我半夜到卡斯脫橋，明早八點鐘就得起來做工了。真的，晴也好，雨也好，寒風也好，下雪也好，饑荒也好，打仗也好，我明天的事不能不做的。」

「可憐的人呀！那你外表雖好，其實還不及我們了罷？」牧羊人的妻子答道。

「這是我的行業的性質如此，朋友太太們。這不是因為我窮，是因為我行業是那樣的。可是，現在我不能不起來走了，不然要找不到住宿的地方了。」但是，說話的人並不站起來，接着又說道，「爲友誼的關係我想還有時間再喝一口酒咧，如果這杯裏有的話，我早就不客氣了。」

「這裏還有一杯淡的，」番納爾太太說道。「我們稱牠爲淡，其實還是蜂房第一次洗來的蜜哩。」

「不，」客人說道，譏笑似的，「我不願意損害你們好客的善意，來取你們第二種酒。」  
「當然不必，」番納爾抽入道，「我們又不是常常宴客的，我再替你倒滿了罷。」他走入樓梯下的暗處，酒桶就放在那裏。牧羊人妻子跟了他去。

「爲什麼你要給他個酒呢？」她在樓下責備道。「這個杯夠十個人喝的酒，他一會兒就喝乾了，現在他小杯還不满意，還要喝頂濃的！我們誰都不認得他！在我看來，他的樣

子我一點不喜歡。」

「但是他已經進了我們屋子，親愛的，又是這樣潮濕的晚上，又逢着洗禮的宴會。一杯酒算什麼事？下一次收蛋的時候，多着咧。」

「很好——那末這一次，」她沉思的瞇着蜜桶回答道。「但是他究竟是幹什麼的，那兒的人，怎麼會到我們這兒來的？」

「我不知道。讓我再問他。」

這一次蒂納爾太太很小心防備着，不讓他像先前一口兒把大杯的酒喝完了，他倒在小杯裏遞給他，大杯放得遠遠的不讓他拿到。當他喝乾了一杯，牧羊人重又問他的職業。

他並不立刻就回答，坐在屋角裏的客人倒頓然說道，「什麼人都會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我是造輪子的。」

「在這一帶是替很好的行業，」牧羊人說道。

「我的行業也隨便什麼人都知道的——如果他們有能奈找出的話，」那穿髒紅色的客人說道。

「通常一個人幹什麼的可以看手，」那木匠說道，瞧着他自己的手。「我的手上都是刺，好像舊針頭上的針一樣。」

坐在屋角上的客本能似的蹙起手來，他眼瞧着火，重又抽起煙來。那第二位客人卻接續了木匠的話，很漂亮的綺道：「對的；不過我的行業卻不同，記誼不留在我身上，而反留在主顧身上的。」

沒有人起來解釋這句謎語，牧羊人的妻子重又提議唱歌。可是同樣的發生阻礙，互相推搡：一個說沒有嗓子，另一個說花歌的第一段忘了。坐在桌邊的客人此時興致高極了，高聲道他情願先唱，以破除這開場的困難。她把一個大姆指伸在背心的臂洞裏，一手在空中舞動，他瞧了牧羊人的亮刀一會，隨口唱出來道：——

「喔，我的行業是最少有的了，

簡單的牧羊人呀，

我的行業是給人賞觀的；

因為我的主題縛住了，舉得高高的，

於是就送他到遠遠的地方去。」

他唱完了，屋子裏寂靜的沒人作聲，除了那坐在屋角上的，他聽那唱的叫了一聲

「快和唱」便用最低音和上去唱道——

「於是就送他到遠遠的地方去。」

奧力味喬爾茲，約翰匹卷，牛乳廠主人，教堂書記，五十歲剛訂婚的老人，和靠在牆上的年輕女人，都好像在不快感的思想裏沉寢下去了。牧羊人默默的望着地，牧羊人的妻子很銳利的瞧着那歌者，滿心的狐疑；她奇怪不知他唱的是回憶中的老歌，還是臨時編造的。沒有一個不弄得糊裏糊塗的像伯沙撒宴會中的客人一樣，只有那屋角裏的客人卻安靜的說道，「第二首，客人」，一面抽着煙。

「唱歌者噙了唾唇，接着唱第二首——

「我的工具是最普通的了，

簡單的牧羊人呀，

我的工具可不是賞觀的，

一根麻繩，一根縛繩的桿子，

這就是我的工具的一切了。」

牧羊人喬納爾向四面瞧了一轉。無疑的那客人在用詩韻式的話回答他的問題。宴客一個個都退縮着驚叫起來。訂婚給五十歲老兒的少女祇昏了一半，本來可以昏過去，但知道她未婚夫不能敏捷的接住她昏去的身子，只能坐下來渾身發抖。

「噯，他是——」後面有人在低聲說他是個不吉兆的吏皂。「他是特意聘來的。明天早上卡斯脫，格登，莫要，梭人——一個盜羊的——聽說是個鐘表匠，住在安其，保累，失業了很久——靈莫，宋曼斯，他的家窮得飯都沒有喫，因此他白天裏養了一隻羊，這跟

鄉下人打起來，約克當時也在的。他」他們的頭向着這可怕行業的客人顫動。「他在他城裏生意很清，現在他就了這兒的位置，我們原有的那吏皂死了；他將住在監牢前面同一的茅屋內。」

穿著紅衣服的客人並不注意他們的談話，他又啞了啞嘴唇。他看只有坐在屋角裏的那位朋友很能表快慰的同情，他便舉起杯來伸向他去，而他於是也舉起杯來。他們的杯子鏗然碰了一下，屋子裏宴客的眼光都注意在唱歌者的舉動上。他張開了嘴，想接唱第三首，但門上起了第三次敲門聲。這一次的打門聲很弱很猶疑似的。

屋內的宴客好像都喫了一驚；牧羊人害怕的轉身向門口，他用力的拒絕了他。張的妻子懇求眼色，第三次叫出歡迎的話道，「進來！」

門慢慢的開了，又一個人站在門簾上，他跟先前的兩位客人一樣，也是個異鄉人。這一次那人是矮小的，皮色晰白的，穿了一身很雅馴的黑色短裝。

「請問到——」他開言道；他向屋子四周瞧了一眼，知道這些客人是什麼性質，接

着，他的眼光注意到那穿著紅色的客人身上。這時那穿著紅的滿心給歌佔去了，不管他們的打岔，也不理他們的低語和詢問，頹然爆裂似的迸出歌聲道——

「明兒是我工作的日子，

簡單的牧羊人呀，

明兒是我工作的日子，

因羊兒盜了，偷兒捉住了，

上帝可憐他的靈魂罷！」

坐在屋角裏的客人與致勃勃的舞動着酒杯，把酒潑了一地，一面用低音和唱道：

「上帝可憐他的靈魂罷！」

唱的時候那第三位客人一直站在門口。宴客們看他又不進來又不說話，都注意到他身上去了。他悄嘆了一聲，原來他站着害怕到什麼似的——他的膝蓋抖顫着，他扶在門門上的手顫得門都動得響起來。他的白嘴脣張開了，他的眼睛釘着那在屋中與富彩

烈的執行公平的吏皂，再過一會兒，他轉回身，關上門，逃跑了。

「這是什麼樣的人？」牧羊人說道。

其餘的宴客既怕最近的發見，又驚第三怪客的古怪行爲，惶惑得不知想什麼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本能似的他們一點一點的離中間可怕的客人逃遠去，有的竟當他是魔鬼的本身，到後來遠遠的圍成一圈，他合他們中間空着很多的地面。——

「把魔鬼包在中間。」

屋子裏寂靜無聲——雖然有二十多個人在裏面，但靜得只聽見雨點打窗的聲音，雨水由煙突中偶而落在火裏的漸的聲音，屋角裏那客人抽煙的噴吸聲罷了。

這寂靜不提防的給打破了。遠處一聲鈴聲，在空中震着悶響，顯然是從近城那方向發來的。

「天哪！」唱歌的客人跳起來叫道。

「這什麼意思？」幾個人同聲問道。

「監牢裏逃了犯人——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都靜聽。鐘聲又是一響，沒有人說話，祇有坐在屋角裏的人靜靜的開言道：「我常常聽人說這一帶晚上總有鈴聲的，不過我是第一會聽到。」

「我猜就是剛來的那個人。」穿醬紅色服裝的人低聲說道。

「當然是的！」牧羊人不禁叫了出來。「我們還看見他的！那矮矮的人看見你聽見你的歌，抖得像喪葉子。」

「他的牙齒對打着，氣都喘不過來，」那乳廠主人說道。

「並且他的心像石頭一樣的沉下來，」奧力味豬爾茲說道。

「並且他逃得好像給人瞄準着要開鎗似的，」那木匠說道。

「對的——他的牙齒打着，他的心沉着，他的逃走好像給人瞄準開鎗似的，」坐在屋角裏的客人慢慢的把他們的話總結起來。

「我倒沒留心，」那兇惡的唱歌者說道。

「我們正在奇怪何故他急急忙忙的要逃走。」靠在牆上的一個女人膽怯怯的說道，「現在可明白了。」

報警的鈴聲間時繼續的響着，又低又悶，於是他們的懷疑便確定了。穿替紅色衣服的兇猛男子站了起來。「這兒有警察麼？」他用厚重的聲音問道。「如果有的，站出來。」那五十歲剛訂婚的男子顫抖着從屋角裏跑前來，他的未婚妻開始在椅背上哭起來了。

「你是宣誓過的警察麼？」

「先生，是。」

「那末找幾個對手立刻去追犯人回來，他不會走得很遠。」

「我願意的，先生——只要我有丁警棒。我回家去拿了來，馬上一同出發去追。」

「警棒！不要緊——等你拿來，人早跑了！」

「不過我沒有警棒不能幹什麼的——可不是，威廉·約翰和查理·克不能；因為採

上漆着金黃色皇冠，合獅子獨角獸的像，所以我舉起來打人的時候，是合法的。我沒有替棒不敢打人的——不，我不能。假使法律不給我勇氣，只怕不但我拘不住他，他要拿住我呢！」

「現在，我是皇上官家的人，可以授權給你做這件事，」可怕的那穿紅衣服的人說道。「現在，那末，大家準備。你們有燈籠麼？」

「對的；你們有燈籠麼？我要，」那當警察的說道。

「還有你們身體健壯的——」

「身體健壯的——對了——你們大家，」當警察的說道。

「你們有粗大的棍棒和叉把沒有——」

「棍棒又把——以法律的名義向你們借。你們手裏都拿了，出去追，服從法律威權的命令。」

這樣小鼓吹，男人們都預備着出去追了。證據是很明顯，不用什麼辯論，宴客們都親

眼目睹的，如果不去追，倒反顯得佯爲不知了；這可憐的第三位客人在崎嶇不平的山間，一定逃不到幾百碼遠哩。

牧羊人燈籠是現成的，急忙把牠們點着，各人拿了樹枝的短棒，望門外跑，望山脊背越市的方向而去，幸而雨已經小了。

在樓上受過洗禮的孩子這時給下面的聲音鬧醒，或是給洗禮的惡夢撥醒，開始號哭了。哭聲從地板縫裏鑽下來，達到婦女們的耳朵裏，一個個跳起來，借過由頭跑上樓撫慰孩子去了；這半點鐘裏的事太使她們悶得緊了。因此兩三分鐘之後，客廳裏走得一個人也沒有。

可是這情形並不久。出門的人腳步聲還沒十分的走得遠，屋角上轉出一個人來，把頭探進門來看，看沒有人，便開散的跑進來。這就是坐在屋角裏的那位客人，剛纔跟其餘的人一起出去的。他回來的目的是喫東西；他把屋角架上的大塊奶油餅，取下來，切了一角。他又倒出一杯蜜糖酒，站着極貪似的喫着喝着。他還沒有喫完，又一個人影寂靜的

跑了進來——這就是穿醬紅色的第二位客人。

「喂，你在這兒？」來者笑着說道。「我以爲你去幫他們捉逃犯去了。」講話者回來的目的，是在喝那甘美的陳蜜糖酒。

「我以爲你早去了，」第一位說道，繼續着努力的喫那奶油餅。

「唔，我仔細一想，覺得沒有我人手也夠多了，」第二位客人很親熱的說道，「又是這樣的晚上，並且，捉逃犯是政府的責任，不是我的。」

「對了，一點不錯！我也這麼想——沒有我也足夠了。」

「我不願意斬斷我的腿，去跑這荒山野地高低不平的路。」

「老實說，我也不大願意。」

「這些牧羊人是習慣了的——簡單的靈魂兒，你知道，他們祇要一激就起來了。天沒亮他們就會替你拘住的，我犯不着去辛苦。」

「他們會拘住他的，我們一切的辛苦都可以省去了。」

「對了，對了。好，我是往卡斯脫橋去的，該應走得動罷，同路麼？」

「不，抱歉得很。我得到那邊回家哩」（他把頭向右首顛了一下），「我也這麼想——到家很累了。」

第二位帶酒喝夠了，在門口合那一位拉拉手，再會一聲，各走各的路去了。

同時追趕的人已到了峭壁山脊的盡頭，在附近一帶真是最高的地方了。他們還沒有確定找尋的計劃，但找見那領導人已不在，更七張八嘴的沒有主意。他們分頭向山下衝去，有好幾個人落入自然的陷阱裏，好像有意設在那兒專給暗夜中失路人倒覆的。山脊上大約每隔十二碼有一處峭坡，不小心的人，一腳踏在碎石上，筆直的滑溜下去，手裏的燈落下來一直滾到底端，把牛角燒完了幾停。

當他們重又聚在一處的時候，最知道路徑的牧羊人領導着在險惡的山坡上走。燈籠不但躲他們的眼睛，並且給逃犯一個警戒，對於捉人是很不利的，所以把牠們都吹滅了；寂靜了一陣，秩序也好多了，使開始向山澗走下去。山澗裏有草有短樹又潮濕，很可以

瞭人；但是他們四面探尋，一無結果。於是在那一面再走上山去。他們四散着走，過一會聚起來報告，各人進行的狀況。在一枝樸樹底下——這是附近高地上獨一的樹木，不知幾百年前給飛鳥帶來種在這兒的；樹的旁邊站着一動不動的正是他們所追尋的那個人，他的輪廓清清楚楚的刻在背後的天空上。一羣人寂靜無聲的走近去，面着他。

「拿出錢來，或是性命不保！」那當警察的嚴重的向那不動的人喊道。

「不，不，」約翰四怨低聲說道。「這不是我們一邊應該說的。這是擱路搶劫人說的，我們是官廳堂皇的人。」

「好，好，」當警察的不耐煩似的回答道，「不過你應該開口的，可不是如果你擔負了這樣重大的公事在心上，也許也會說錯的。逃犯，快投降，以天——我意思說，以皇上的名義。」

樹下的那個人好像到此刻纔注意到有人向他走來，他不讓他們有顯示勇敢的機會，慢慢的向他們走近。果然他就是那第三次來的客人，不過他那害怕的面色已減輕不

少」了。

「唔，先生們，」他說道，「你們跟我講話麼？」

「對啦；你快過來讓我們拘住你，」當警察的說道。「我們以越獄逃罪的名義來拘住你。惡障們，執行你們的責任，把這犯人拘起來！」

他聽到了罪狀，面上頓時好像輕鬆光明起來，也不說話，很客氣的讓他們把他包圍起來，追的人手裏揚着棍棒，簇擁着向牧羊人的茅屋回來，

他們到家的時候已十一點鐘了。門裏射出光來，並且有男人講話的聲音，這顯然他們走了之後，屋內又發生了新的事情。跨進門，聽見廳房裏有兩位卡斯脫橋監牢裏的官長坐着說話，他們住在附近，聽說監裏逃了犯人，纔來的。

「先生們，」當警察的說道，「我們經了莫大的危險把逃犯拘回來了，不過一個人應該盡他的責任。他就在這些壯夫的中間，這些壯夫雖然不知道是多麼重要的事，但確實幫助了我不少。弟兄們，把犯人帶上來。」第三位客人立刻引到燈光底下來。

「這是誰？」一位官長問道。

「逃犯呀，」當警察的說道。

「當然不是，」另一位官長說道，第一位接着也說不是。

「但是怎麼會不是呢？」當警察的問道。「不然為什麼他聽了很合法的歌聲要怕得逃走呢？」他於是把第三來客進門時的古怪行為講了出來。

「我不明白，」那官長冷冷的說道。「不過我知道不是他。那逃犯的體態合他完全不同；那個是瘦瘦的，黑頭髮黑眼睛，面貌並不惡，聲音很低而滯重，如果你聽過他一次，永世決不會再錯認他。」

「呀，對啦，這就是坐在屋角裏的那個！」

「喂——什麼？」官長向牧羊人問了個詳細，便走前來道。「你們拿住了他沒有？」

「唔，先生，」那當警察的說道，「我們應該追的是他，對的；不過，剛纔我們追的並不是他。我們追的並不是我們所應當追的，先生！你懂得我簡單的意思麼？因為坐在屋角裏

的纔是正身。」

「這一班全是沒用的！」那官長說道。「你們立刻再去追那一個罷。」

那被拘的現在纔開口說話。提到屋角裏的人使他聲色俱變。「先生，」他說，走向官長一步，「別再爲我麻煩了。我說話的時期也到了。我沒有做什麼錯事；我的罪狀是如此：那犯罪的就是我的哥哥。今天下午我在安、吉、殷、立家裏出發，一路徒步想到卡斯脫橋合哥哥訣別。路上耽擱晚了，到這兒來想休息一下開開路。我開進門就看見我的哥哥，我還可以爲到卡斯脫橋的監牢裏纔能見他的面咧。他坐在屋角火爐旁邊；他近旁坐着取他性命的劊子手，如果我哥哥要逃，先得給劊子手一把揪住，那劊子手唱着歌，竟不知道坐在近旁的就是他的主頭，哥哥和唱着，遮接着門面。我哥哥極痛苦似的瞇了我一眼，我知道他意思說，『不要說出來，我的性命就在這上頭。』我害怕得站都站不穩，又不知道怎麼樣做最好，祇好轉回身跑出去了。」

他講話的態度和聲調都很誠懇，不像是講假話的，並且深深的印入四周聽的人的

心中。

「你知道現在你哥哥在那兒麼？」官長問道。

「我不知道。我關上這扇門之後，就沒有見他。」

「那我能證明，因為我們一直合他們在一起，」當警察的說道。

「他想逃到那兒去？他是幹什麼的？」

「他是鐘表匠，先生。」

「他說這箱子的——可惡的混蛋，」當警察的說道。

「他意思說做鐘表裏箱子的，」牧羊人番納爾說道。「我猜他的手一定白白的。」

「唔，依我看，拘住他於事實上毫無益處，」官長說道；「沒疑問的，你們的事還是要

拘那一個。」

所以那矮小的客人立刻就放走了；可是他並不因此而減少他的憂愁，因為他腦中的煩惱不是官長和警察權力中所能解除的，他對於他哥哥的憂慮更比自己深切。事情

告了結束，那第三位矮小客人又走了，但時間已極遲，不能再出發去找尋了。

第二天，追求聰明的盜羊賊照例非常的緊急非常的激動大家——至少面子上是如此。但是刑罰遠過於犯的罪，使許多附近一帶的鄉下人都表同情於逃犯。並且，他那奇異的鎮靜和勇敢的態度在此從未有過的洗禮宴會的環境裏，引起了他們的敬慕。因此在樹林中田塲上街道內外窠上似乎很忙碌的追查，但在他們自己的高閣小舍裏是否施以同樣嚴格的檢查，很是一個問題。謠言常常傳佈着，說某處荒蕪的野道中，或在遠地僻境內，有人見到一個行狀怪秘的人；但到了那些嫌疑的地方實地搜查，卻又一個人也找不到。於是幾天幾星期過去了，沒有消息。

總之，這喉音低沉的屋角裏人永遠沒有捉住。有人說他跨海到外國去了，有人說他混在人口極密的都市中了。無論如何穿著紅色的那位先生第二天早上在卡斯脫橋的工作是沒有做，從此之後，合他有半點鐘交情的朋友也永不跟他在別處會過一面。

牧羊人番納爾和他客齊的妻子墳墓上，草早就青了；加入洗禮宴會的客人也大

半跟着進了墳墓；受洗禮的孩子已成爲中年的家婦；但是那晚上來的三怪客至今仍爲高克老斯旦的著名故事。

## 可敬愛的蘿姬

這是一天寒冷而陰霾的聖誕節晚上。天上滯笨的雲厚得幾乎光都透不過來；地上的雪已積有幾英寸厚，空中還只是扯絮縹緲似的斜飄着飛下來，恐怕到明天早上要加厚得很多哩。潑勞斯班版旅館造在威傑克斯下部北面的荒僻海岸上，孤零零的好像一無用處，偶然遠路客人走過這裏的時候，一定猜不到夏天熱鬧的景象，而奇怪竟有人肯投資，來造個旅館在這不但毫無美景而且是極可怕的環境裏。八月裏滿是遊客的印象，在這種深澁不出的天氣裏，只不過像隱隱的傳說而已。可是那旅館卻不動的站着；峭壁，溪流和崎嶇是那兒最引動人的景色，在夏天山谷裏簇擁着一行高低不平的幽美的秀峯，何等清麗，可是在慘澹的雪光中，僅僅是峻峭的輪廓而已。山谷裏的溪流也蓋上了一層污穢，不像夏天時珠灰色的流水那末美麗了。

旅店的老班兩手插在衣袋裏，在屋子裏無精打彩的踱着，他並不希望有什麼客到，不過整個冬天一點生意也沒有，這種損失拿什麼來補償呢，他心裏老決不定做什麼事好。真的，他絕不希望有客人到，所以咖啡室裏的侍者——一個上等模樣的孩子，他的鍍金鈕頭在夏天緊緊的扣在短褂上好像莢殼樣的生莖——現在在後場上已變成一個不能認識的鄉下粗孩子了，穿着綿絨褲，短釘長靴，正在掃雪，一口的土音俗話，夏天從貴客處學來的文雅談吐已早忘記得乾淨了。大門關着，因欲表示絕對封鎖幽居的狀態，門腳邊放了一袋沙，阻止雪花不停的颳風鑽入。

旅館老班蹣跚進客室，走向熒熒的壁火去，這樣的大火在咖啡室和別間裏都沒有，他撥了一會火，回過來走到通道上放簽名簿的桌邊——現在那本簽名簿是圍攔，推到靠牆處安着。他無心似的把牠打開來，自從上月十九日到現在沒有一個人簽過名，而最後一個，還是坐二輪腳踏車來的，還是出其不意的。

他正在這樣消遣着，天漸漸的暗下來了；不過在峭壁後面的羊腸小道，還依稀的看

得出來，旅館老班瞧見白色的遠處，有一點黑跡在移動，愈移愈近，愈近愈大。大概這輛車——這一定是車輛可以無疑——跟別的經過的車輛一樣，是向近處火車站上去的。但是，竟出老班意料之外，他從窗口望着這孤零零的車輛，看牠到了轉角，竟向旅館門首馳來。

這種車輛在這樣天氣這樣時候是最不適宜的了，原來牠是無篷的露頂車，用一匹馬拖着。車內坐着兩個人，雖然頭臉蒙蓋着，但一望而知是一男一女。那男的拉着馬轡，那女的貼緊在男的身上以避風雪。旅館老班攷響馬房裏的鈴，使馬夫注意，因為路上積了雪，車輪一點聲音也沒有了；馬夫出來接住了馬，男女兩人便下了車，老班在廳堂裏迎接他們。

那男的好像是個外國人，年約二十八歲左右。他臉上括得光光的，只留了一對鬚，他的容貌很不壞，或竟可以說是漂亮的。那女的膽怯似的站在他後面，好像比他年青多了——也許還不到十八歲哩，雖然照她那模樣裏着，實在不容易猜定她的年齡和容貌。

那男的說要在這兒過夜，並且解釋——其實並不需要——他們駕車出來遊玩，不意回遲了，纔到這裏來投宿。旅館老板在這種生意清淡的時候，免不了有番熱烈的歡迎，立刻吩咐把客室和咖啡室的火爐生起來，又跑到後面去叫那侍者出來，他擦洗乾淨了，從箱子裏拖出那久已不用的短掛，用袖管把鍍金鈕擦亮，穿上了跑到廳堂裏去侍候，仍然是個文雅孩子了。那女的立刻被引到一間房裏，可以讓她把溼透的衣服換掉，並且要來下茶烘，同時那男的放兩個金幣在桌上，好像急於要事事稱心件件舒服的，並且要求立刻預備一間私人的坐起間。旅館老板說樓上的客室最好，通常是公用的，今晚上權且改爲私人的，立刻差女傭上樓去點好燈燭。晚飯已替他們預備好了，遵從那男的吩咐，也開到那坐起間去；不一會那女的也到了坐起間，他們便獨自在樓上休息着。

這一對男女的關係有點奇怪，那老板一見就覺得，可是奇在那裏就很不容易決定了。好在此客錢財上付得很爽快已經無疑的了，所以老板立刻把思想轉到實際的事上去。

九點鐘光景他又回到廳上來，一天的事都料理完了，他又上下的跳來跳去，有時望望玻璃門外的景色，預測天氣的變化。想不到雪已停了，月已昇在半空，雲已散了一半，未散的碎成一條條的飛也似的穿過那天空上銀色的光輪。過一會一定要下雪了。這處彎曲的路在高岸中間，因此反比黃昏時候看得清晰了。路上一片無瑕的白雪，一點車輪的污跡也沒有；剛纔那輛車經過的遺痕，已早給幾降下來的雪花填平了。

現在旅館老班在月光裏又看見遠處一點黑跡，好像剛纔在黃昏的幽光裏看見的一樣，沿着海岸的小道而來。他不一會就看出這一輛車走得比先前的還要急速；並且是一輛轎車，用兩匹馬拖着；可是跟先前的一樣，也是向旅館這面奔來。老班拖開了沙袋，跑出走廳上來迎接。

先下車來的是一位老紳士，接着一個年青的；兩人毫不遲疑的走向前來。

「有沒有一個年青不到十九歲的女人來過，陪她的是一個年紀比她大的男子？」

那老紳士急切的問道，「那個男子面上剃得光光的，外貌好像一個唱戲的，自稱爲斯密

「討齊，有沒有？」

「我們近來有好幾個客人，」老班說道，語氣裏至有少二十個客人——不肯承認冬季生意清淡的實情。

「那末在他們中間你記不得有像我形容的那樣兩個人——唱中音的？」

「年青成對的從前跟現在都有來敝館借宿過的；可是我記不起那男客的聲音是中音還是低音。」

「不，當然不能。我鬧昏了。他們是坐露頂車來的，行裝精透的？」

「不錯，他們坐車來的，我們的客人大半坐車來的。」

「是的，是的。我立刻要見他們。恕我沒有禮貌，立刻帶我們去看他們罷。」

「但是，先生，你忘了。假使我所說的那對男女客人，不是你所說的，怎麼辦呢？他們正在喫飯，你們衝進去，叫我不是很難堪，並且說不定要失掉他們以後的照應。」

「不錯，不錯。他們也許不是。我的急性使我亂猜起來了！」

「以大體而論，我想這是不會錯，昆烏克叔叔。」那年背人老守祕，這時纔開口了。他轉身向老班說：「在這樣的晚上，你不致於有許多同樣的客人罷，你難道忘記他們怎樣到的，跟那女人穿的什麼衣服麼？」他向旅館老班說話的語氣冷冷的不無有點兒諷諷。

「呀！她穿什麼？對了，詹姆斯。她穿什麼你記得麼？」

「我通常不注意顧客所穿的衣服的，」老班乾脆的答道，第一對男女的穩固生意使他起了偏袒的成見。「如果你們要看的話，廚房裏正烘着呢，」他淡淡的說道。

老班的話還沒說完，老紳士已叫出來道，「呀！」慌忙的向以為是通廚房的過道裏衝去，殊不知過道轉彎是間幽暗的磁器儲藏室，他把碗碟碰翻了許多，知道錯了，重又回出來。

「我真是對不起；但如果你知道我心裏的急噪，你一定會原諒我。碰碎的東西我照數賠。」

「那不要緊，先生。」老班說道，他引着他們到廚房，一句話也沒說，老紳士一把揪住了掛在木架上的女人的外褂，叫道：「呀！是的，詹姆士，正是她的。我早知道沒有找錯了路。」

「是的，正是她的衣服。」那娃兒鎮靜的答道，因為他還不及老紳士那樣興奮。

「領我們到他們房裏去罷。」那表叔說。

「威廉，前面坐起間裏的兩位客人喫過晚飯了沒有？」

「喫過很久了，先生。」穿密層層一排鍍金鈕頭的侍者答道。

「那末帶這兩位先生去看看。先生，今晚住在敝處了罷？馬要解鞍麼？」

「給點食料牠吃，替他洗一洗嘴。住不住還得看情形，不能定。」鎮靜的年青人說道，

一面跟着他表叔和侍者走到扶梯邊。

「我想，詹姆士娃兒，」老紳士停步在梯上說道——「我想不要先讓侍者說明姓名，衝進去嚇他們一下罷。不然她也許會跳窗，或別種激烈的舉動！」

「是，當然，我們不要先報名。」他於是呼喚在前面的侍者回下來。

「這次追趕承你如此的幫忙，我不知怎樣報得盡你的恩德！」老紳士拉住了年青人的手這樣說道，「我神經上的衰弱因興奮而加劇，如果沒有你湊巧的幫忙，只怕今晚上趕不上她的了。」

「表叔，我幫你不論什麼忙，都是我再高興沒有的事。只是路上太使你吃苦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立刻上去罷，不然他們要聽見我們了。」於是他們輕輕的走上樓去。

推進門去是一間很大的坐起室，太大了當然不能十分舒服，點着旅館用最好的籐枝式的燭臺，私透的男女倆坐在火爐前面，正在毫無心事的翻看旅館的瑣事簿和附近的風狀冊。老紳士一踏進門，那年輕的女客——固然極年輕，並且容貌美豔動人——立刻臉色轉灰白。那娃兒踏進門，她更灰白得利害，好像快要昏暈似的。說他像唱戲的那青年兇狂的有禮貌的站了起來，放兩把椅子給來客坐。

「捉住你了，謝謝上帝！」老紳士喘着氣說道。

「是的，運氣真壞，我的天呀！」斯密詩齊低聲用倫敦的土音說道，「她到明天就是我的了。不過我想在這特異情形之下，最好還是那樣——試想流言立刻會把女人的名譽弄糟——還是讓她明天風我罷，反正都是一樣的。」

「不能！」老紳士說道，「她是個未成年的女子，又沒有經驗——天真真潔潔像一個小孩子——你用種種驅侮她無知，直到今早——」

「昆島克爵士，如果你不要我對你白髮的長輩沒有禮貌——」

「直到今早你把她從家裏驅出來。她的行動，仔細解釋起來，那一椿不要歸罪到你身上？難道你馬上跟我回去。如果沒有你表兄，諾斯提克將軍，慷慨的幫忙，恐怕還不能趕到這裏，及時的拯救了你——今天一早發見你出走之後，你表兄就自告奮勇的幫我找尋，我將永遠報答不盡他的好意，他是我近身的唯一的男親戚，你聽見麼？穿好你的衣服，我們立刻就走。」

「我不走！」那少女攏着嘴唇說道。

「我料到你不肯回去，」她父親淡淡的答道，「你們年輕的孩子那裏知道利害。所以來罷，信任我的意見。」

羅熾不作聲，也不移動，唱戲的少年眼睛隨着壁火，無精打彩的出神，而那女的表兄卻悲哀似的極鎮靜的坐着，四人中祇有他像局外人用冷淡批評的眼光觀察這一對逃亡的人。

「我對你說羅熾，我是我的未成年女兒的父親，立刻跟我走罷。什麼？你逼着我要用武力來強迫你麼？」

「我不願意回去，」羅熾又說道。

「但是回家是你的責任，我告訴你，立刻就走。」

「我不願意！」

「現在，親愛的羅熾，這是我說的；跟你和你表哥詹姆士好好的回去，像一個悔過的好孩子，我們以後決不說什麼。誰都不會知道發生過什麼事情，並且如果我們馬上出發，

「明早天沒亮就到家了。來罷。」

「你吩咐我，我不一定要服從；並且我不願意服從。」

詹姆士那表哥在此談話時已顯出不安定，或者說是不能忍耐的神情。他不止一次張開了口要說話，但他每次回心一想就吞住了。可是時機一到，他也不能再守靜默了。

「回去，小姐！」他叫出來了，「照我的意思，你跟你父親玩笑開得太不成話了。別再為難他老人家，跟我們下樓去罷。」

；她倔強的扭轉身來，並不回覆。

「罷罷！我再也耐不下去了！」他發怒的說道，「回去，快穿衣服，不定要我來強迫你。這不是兒戲，不是跟你開玩笑。回去，羅德——立刻回去！」

老紳士轉身對他的姪兒溫和的說道：「詹姆士，讓我來催她。你不便說那些話。我要是願意，可以很兇猛的對她。」

可是詹姆士並不聽他表叔的話，繼續向那困惱的少女說道：「你說你不願意回去，

「真的麼？好不要臉的東西！回去，立刻跑到這間房去，讓我來對付這牛。快點準備——」

去！」接着他走近她身好像要拉她的手。

「不能，不能，」羅齡的父親勸道，「看了他女兒的異常舉動，大爲吃驚。」你太過分了。讓我來對付她罷。」

「我不能再讓你了！」

「詹姆士，你有什麼權力可以這樣對待我跟她；你停嘴罷，回去，親愛的。」

「我有一切的權力。」詹姆士倔強道。

「你什麼意思？」

「我有丈夫的權力。」

「誰的丈夫？」

「她。」

「什麼？」

「她是我的妻。」

「詹姆斯！」

「簡簡括括的告訴你聽罷，三個月前，雖然你禁阻她，她已祕密的跟我結婚了。並且我要加添說，雖然他驟然間這樣冷淡的對我，可是我們也曾和和睦睦過了一時哩，雖然那幾次會面都是祕密的。我們等候有便利的時候預備把這消息報告給你聽，誰知道來了個混蛋東西愛度尼把她的心毒壞了，害她做出這種不要臉的事。」

那唱戲的一直毫不相開似的又像沒有神經似的坐着，直到那娃兒開了口，纔跳了起來叫道：「我敢向天宣誓直到此刻我從不知道她是已嫁的女人！我在她父親屋裏找到的時候，她是個憂鬱的姑娘——她的憂鬱我相信是因為那大廈太孤零而可怕的緣故，又沒有交際和種種樂趣。你說她是你的妻子，我一點不懂你是什麼意思。你真的嫁給他的麼，蘿拉？」

蘿拉在滿是眼淚的手帕內點頭。「我就因為私自嫁給他，」她泣訴道，「總在家裏

鬱不樂的——並且——我也不像先前那樣喜歡他了——我一心要擺脫這件累事後  
來我同你會了幾次，你說，『逃罷，』我想這倒是一個擺脫的方法，因此我就答應了——  
了你！

「好好好！這是真的麼？」莫名其妙的老紳士從詹姆斯看到羅道，從羅道看到詹姆斯，好像他疑心他們是他幻想中的虛構一樣。「那末，詹姆斯，你之所以慷慨的幫助我，原來是這個道理好天呀！還有什麼事情比這更反覆紊亂的！」

「我已經說過了，表叔，我跟她結過婚了，」詹姆斯冷冷的答道，「事情已經做了，單  
講話又做不回來的。」

「你們在那兒結的婚？」

「在邁包洛的聖瑪理教堂。」

「什麼時候？」

「九月二十九日，那時她正在那兒做客。」

「誰替你們結婚？」

「我不知道。一個候補牧師——我們在那兒是外鄉人，沒有認得的人。所以，與其我幫你忙，還是你幫我一下忙罷。」

「決不能！決不能！」昆烏克爵士說道，「我正式告訴你們，這件事與我毫不相涉。假使你們是夫婦，好像是，那你們竭力去和解罷。你們兩個我沒有別的話說，也沒有別的相干了。羅茲，我把你交付給你的丈夫了，希望你給他許多的快樂，不過照現在的情況看起來，我敢說不見得有希望。」

這發怒的紳士說完了話，重重的把坐椅推向桌去，僅得把媽森都顛動了，離屋而去。羅茲的淚眼從這個年青人看到那個年青人，他們這時眼對眼的瞪着，那情勢的險惡，使她怕起來了，跟着她父親溜出門去。她聽見她父親出大門的聲音，她不知躲在那兒好，跑入鄰旁黑暗的臥房裏，心旌忐忑的等着消息。

同時在坐起間裏的兩男子一步步走近一步，唱戲的最先開口道：「你怎麼可以對我

這樣無禮，稱我混賬東西，說我毒壞了她的心，同時你明明知道你跟她的關係，我是完全瞭解的，好像未生的小孩子一樣。」

「喔是的，你確實不知道；我能相信你是不知道的。」羅嫩<sup>1</sup>的丈夫讓笑道。

「我可以對天發誓我是沒有知道！」

「好音調——好韻脚，好腔口。你不知道這個就算得到這樣年青的僂子的信仰麼？荒謬絕倫這種話你還是在戲臺上向包廂裏的人說罷。」

「諾斯貝克將軍，你的譏諷話跟你這壞東西一樣的可卑鄙！」唱戲的叫道，忍耐全失去了。他跳起來就打了那將軍一把掌。

諾斯貝克並不退縮，鎮靜的取出手帕放到鼻上察看流血沒有，說道：「你這無禮早在我意料之中，我來時就準備好了。」他說着從黑皮袋裏拉出一隻手鎗<sup>2</sup>來。

唱戲的見了，出其不意的吃了一驚，但他立刻恢復了驚惶，說道：「很好，只要你情願，」可是他的音調顯然有點駭怯。

「現在，」那丈夫很親近的續道，「我們不必誇張，不必有無謂的舉動，你明白，所以我們不必要動手，好不好？」

那唱戲的略略點一下頭。

「這兒附近你熟不熟？」詹姆斯仍然很冷靜很鎮定的續說道，「如果你不熟，我倒熟，在那大石山的底下，那條河就在這裏直瀉到海岸上，是一片極平的沙灘，月光並不給石頭遮掉了多少，峭壁上有睡過的石級可以跑下去；我們下去一定不會有困難。我們——我們兩個——跑下沙灘去；不過只許一個人回上來，你懂麼？」

「懂的。」

「那末我們就出發；早完早好。我們可以吩咐備晚飯——備兩人的晚飯；雖然我們現在是三個人——」

「三個？」

「是！是！我跟你——」

「欸不錯。」

「——過一會我們只有兩個了；所以，我說只須吩咐兩個人的晚飯。不論誰活着回來的，可以敲她的門，請她陪着喫晚飯——她並沒有離開這兒。但是我們現在不必驚嚇她；更要緊的，我們不要讓客棧裏的人看見我們出去；兩個人出去一個人回來他們看了一定很奇怪。哈哈！」

「哈哈對的。」

「你準備好了沒有？」

「喔——準備好了。」

「那末讓我領路。」

他輕輕的走到門口，走下樓去，吩咐他們一點鐘後準備好晚飯，正同他剛纔說的一樣；於是他便裝回房裏去，向唱戲的招招手，兩人從邊門溜出去了。

現在天色已清明了，戴維父親的轎車所遺留在雪地上的輪痕，很清晰的看得出來。不多一刻已到了大石峭壁的邊緣上，諾斯與克將軍傾着路，那唱戲的在後面離開一段，寂靜的跟隨着，不時顯着前面的同伴。片刻間已到了峭壁的險處裏，瀑布就在這兒聚集了威勢，傾瀉到下面的深淵裏去。這裏的風景曠而莊嚴，怪不得人家如此贊賞，畫家和攝影家認為不可多得的名勝之一。在夏季是一片美麗的綠色和灰色，現在卻一片雪光，更見得妖冶動人。

瀑布從這裏衝下去差不多筆直有八十或一百英尺，繞到達沙灘上，這條河水雖小，但傾瀉時中途落在突出的石頭上，濺成幾百個精靈和水花，聚成一層薄霧在空間，但是中間的水卻直瀉下去沒有阻礙。

那唱戲的藝術家停住了腳往下看，但是他的心顯然並不注意着那風景的美麗帶手錶的那同伴正在他前一兩步遠；近通石隙的小道，沙灘一面並無石欄。他頓時順從他的衝動，伸出臂去，用盡平生的氣力一推，把戴維的丈夫翻跌下石壁去。一個迴旋舞動

的形體，在月光中落下去，漸漸的模糊了，拍拍的一路在凸出的山巖上，滾下去，起先比流水聲響而且重，後來卻便和成一片分不出了——於是一陣靜寂，於是流水潺潺如故，海水沸騰如故，和附着瀑布的傾瀉聲。

唱戲的不動的站着等了幾分鐘，於是回轉身，急步的回到大路上，不到一刻鐘已到了旅館的門口。他輕輕的溜進去，鐘剛好打十下，他在酒室的窗口向店主說道：

「請你立刻把賬給我，晚飯的錢也算在裏面，否則我很抱歉我不能吃飽了，」他伴爲得意似的續道，「那女人的父親和表哥想干預我們的婚事，但爭論之後各自回家去了。」

「先生，好極了！」店主說道，他依然情願幫他，不情願幫那給他麻煩而又先付個馬料的兩個客人。「愛情自有路走！」俗語說的是。願幫你們快樂，先生！」

斯密特奔上樓去，走進坐起間時，找到羅敏已由暗室裏回出來了。她抬頭看他，眼哭得紅紅的，滿臉是驚惶。

「怎麼樣？——他在哪兒？」她害怕似的說道。

「諾斯畏克將軍已回去了。他說他不再來擾你了。」

「我現在給他們丟棄了！——他們會忘掉我，再也沒有人來顯憐我了！」她又哭了起來。

「不過這是再幸運沒有的事了。一切都跟他們沒有來之前一樣。不過，羅坦，你應該早告訴我你那祕密的婚姻，這則現在都是一樣；那段婚姻當然是要解除的。你是弄——實際上，是弄錯了。」

「過去的事你罵我也沒用了。現在怎麼好？」

「我們立刻到葛列馬丁去。那匹馬已經舒暢的休息了三個鐘頭了，再走六七英里是沒有困難的。我們十二點鐘前就可以到那邊，那兒有極遲開門的旅館，沒有疑問的。明天一早我們把馬匹和車輛賣了，坐公馬車到唐斯。我們一上了火車就安全了。」

「我什麼都同意，」她無精打彩的說道。

十分鐘之內，馬車也準備好了，賬也付了，烘乾的外衣也穿上了，重新又上路。

在路上走了一英里光景，他們看見前面有閃爍的燈光。「奇怪這是什麼？」那唱戲的說道，他的態度有點張惶。每種聲音每種景物都會使他轉過頭來。

「這是路上的柵門，」她說道，「那光就是柵門上的燈。」

「當然，當然，我愛我真笨呀！」

到了柵門，他們看見一個人徒步走來，這人一定是從捷徑小道來的，當他們抵達柵門口時，他正在和管柵門的談話。

「在這樣光亮的月下偶不小心的翻落下去是十二分不可能的，」那徒步的那人在裏說話，「那兩個小孩子，我告訴你的，確實看見兩個人在小道上向瀑布那面走，十分鐘之後只回來了一個，跑得很快的好像做了奇怪的事，急急於要離開那裏似的。一定是那個人推他下去的，並且，相信我，不久就要大喚大叫起來，去捉拿那兇手了。」

燭光照在唱戲的臉上，只見牠新起了一層死灰的可怕顏色。羅茲，聽了他有幾分鐘，

覺察到了；看相鬥的機械的把門拉開，唱戲的趕馬過去，不一會他們又給白色的寂靜包圍住了。

唱戲的會對藍說要向管柵門的問路；但是他竟沒有問。

他們走了一陣，因為沒有問明路，便成到了困難。經過了這偏僻的地域，便是他們常常到過的大路，那時路上雖然有雪，但因是交通大道，一定已給來往的車輛留下深切的遺痕，極容易找尋的；但是他們還沒有到達那條大路，又沒有引導的人，真為難極了。當他們走完上山的小道，滿以為往葛列馬丁的大道就在眼前了，誰知道前面呈現的路的方向竟和希望的相反，問題便更嚴重了。藍自從竊聽了柵門前的談話，一直寂靜無聲的坐着，並且在座位上退縮到一邊。

「羅，為什麼你不講話，」他裝着一股高興的說道，「也不建議走那條路好？」

「喔是的，我要的，」她答道，聲音裏有奇異害怕的顫聲。

接着她同時隨口說了幾句，使她不起疑心。後來他勒住騾，那疲勞的馬就站停了。

「我們走昏了，」他說。

她熱切的回答道：「我來替你拉了韃韉，你跑到高阜上去看看，那邊的的方向對不對。這可以給馬幾分鐘的休息，如果你看那路的方向依舊不變，那我們只好回轉去，換條路走。」

在這種情況之下，探路是一種好方法，尤其是她熱切地提議出來的；於是他把韃韉交在她手裏——照他們私語唱喝的神情，確沒有預防的必要——他跳下車，向雪中走去，到後來她看不見他了。

他一走開，駱駝立刻很敏捷的，跟剛纔的寂靜卻好成對照，把馬繫縛在車旁，從車的別一面跳下來，拚命向後跑下山去，直到山下，籠籠的缺口，她爬了進去，躲在矮林中。她置身在一枝矮樹後面，緊靠着牠的影子，使她成了影子的一部分，靜心的察聽追趕的聲音。但除了樹枝上積雪的傾瀉聲和野獸的踏雪聲，沒有東西擾亂這寂靜。後來，她相信她的同伴或是找不到她，或是在這特殊情況之下並不很熱切的要找她，她從樹後爬了出來，

不到一點鐘工夫，她又再濟勞斯班脫旅店的門首了。

她走近旅店的時候，驚歎很遠就不見這旅館並不漆黑無光，好像她所希望的，有各種徵象顯出附近的居民都聚集在旅館裏，燭光在屋前移來移去的忙着。他一看便知道旅店裏的騷擾並不由於唱戲的和他的露頂車再現的緣故，她面上頓時表出滿意的神色；但她在燭光裏一看見一個人體睡在昇牀上由兩人抬着，她立刻悲痛驚惶起來，眼睜着抬進旅店的走廊上去了。

「這一切都是我害出來的，」她顫慄的嘴唇這樣低聲自語道，「他殺害了他了！」她跑到門口，她急忙忙的問最先遇見的人那昇牀上的人死了沒有。

「沒有，小姐，」那工人答道，只當她是突如其來的鬼，把她從頭看到腳，從腳看到頭。「他還活着，他們說，不過已失掉了知覺。他或是翻下去，或是給人推下去的；他們猜想是給人推下去的。他跟一位老紳士同到這裏來，後來卻跟他早到一點的客人出去。無論如何，這就是我所知道的。」

蘿蔻跑進屋去，毫不怕羞的承認她是受傷人的妻子，立刻自任爲病床前的領袖看護。兩位外科醫生到來診察後，她知道他的傷很危險，復原的希望是極少的；從這樣高度翻下去而得不死，已經是件神祕的事，他的兇手早估料他是必死的。她知道那兇手是誰，不禁寒顫起來。

蘿蔻守護了一晚，但她丈夫一點也不知道她在床前。第二天他略略能認識她，到晚上他能說話了。他告訴醫生說他是給斯密特推下瀑布去的；但是他絕口不向看護的她提及一字，就是她有所問，也置之不答；不論她替他做什麼事，他總是很客氣的點點頭，別的什麼都沒有。

一兩天之後醫生說他的恢復非常順利，雖然他的傷勢是很重的。兇手斯密特齊四而八方都找過來了，雖然懺悔的蘿蔻把她所知道的全告訴了出來，仍舊搜尋不着他的下落。不過猜想他那天晚上尋了路回來，不見了蘿蔻，便來回的尋訪直到他疲乏了纔止；於是驅車至列馬丁，第二天一早賣掉了車馬，逃走了，說不定他乘了近處的驛車到車

站去的，跟他原定的計劃，完全一樣，只不過改為獨行而已。

這長而厭倦的恢復不知費了多少日子和星期，蓋坦熱心勤謹的在他丈夫病榻前仔細的看護，這樣的熱心和勤謹除了她實在太大的過失外，別的缺陷都可以將功折罪了。她丈夫並不原諒她是很顯著的。她替他拍平枕頭，舒服座位，綁縛包布，預備飲料，可是只能得到他幾聲呆板的感謝的話，世界上別的女人替他做了同樣的事也能得到同樣的感謝語。

「親愛的詹姆斯」有一天她富於情感的彎着背低着臉向他說道，「你受的痛苦太深了！太酷烈了。你現在好點了我真說不出來的喜歡。我一直禱告着——我以前做的事痛傷了，我實在小孩子不懂事，並且——我希望你不以為我真正是個壞人，詹姆斯。」

「喔不。我想你是很好的——看護，」他答道，可是嚴肅莊重的聲調，卻在微弱的聲

普莫顯著的表達出來。

藍黛流了一兩滴寂靜的眼淚，整天不敢再講一句話。

斯密討竊真的被他逃走了。他並不乘坐那預定的幾輛驛車，可是他已經離去了這一帶的地方是一定的；要捉住他成了很雜的問題了。

諾斯畏克將軍經過了幾個禮拜，心中的傷害，不但不能恢復，只怕比前更壞些。藍黛一面秘密的希望她丈夫原諒她愚蠢的行動——現在她一天一天的看清楚她過失的重大了——一面卻滿腹的狐疑，不知日後他們將成怎樣的關係人。並且，她的情形非常複雜，不但她是逃妻，丈夫不能原諒她，並且是個逆女，父親也不能原諒她；她父親自從那晚分別之後，一直沒有消息。但是她此刻一心一意先要得丈夫的原諒，他這時躺在床上，也許正記住着拉萬雪尼的話，「她欺騙了父親，也許要欺騙你。」

事情這樣進行着，直到諾斯畏克已能起來走走了。他於是跟妻搬到南部海濱幽靜的地方去住，那裏他的復原快極了。有一天她扶着他，像平常一樣，上一個山坡，她很簡單

的向他說道，「詹姆斯，假使我像現在這樣服侍你下去，不想別的，只是當心你極小的請求，忠懇的服侍你一生，你肯——喜歡我一點麼？」

「這件事我得仔細考慮一下，」他說的聲音依然冷淡無情跟平時向她講的話一樣。「當我考慮過了，我會告訴你的。」

那天晚上他並不答覆她，雖然她有意的延遲她的日常工作，把臥室整理舒服，把燈火放在陰處使光線不致射在他眼上，直等他睡熟了，她纔輕輕的回到自己房裏去睡覺。第二天早上早餐會面時，她照舊問他晚上睡得好不好，他答過了，在寂靜中她膽怯的加問一句道，「你考慮過沒有？」

「沒有，我還沒有考慮得完備來回覆你。」

羅曼嘆了口氣，但是毫無結果，那日使她鬱鬱不樂了整天，但是他卻又增長了些氣力。

第二天早晨她又問他，失望似的抬頭瞧着他，好像她的生命都在他的答覆裏。

「是，我考慮過了，」他說。

「呀！」

「我們不能不分手。」

「喔，詹姆斯！」

「我不能原諒你；沒有男人能原諒。我一定留給你足以過服一生的財產，不管你父親怎樣對付你。我預備把財產都賣掉，到東半球去了。」

「你絕對的決定了麼？」她很可憐的問道，「我現在沒有人顧憐——」

「我絕對的決定了，」他簡括的回答道，「我們最好還是這裏分手。你回你父親家裏去。我也不必陪你去，因為我去反是阻礙；你一個人回家去，你父親倒會原諒你的。我們三天之後就要告別了。我計劃那天出發。」

她這時給愁苦沮喪了一切的生趣，退到她自己的房裏去，她丈夫三天中忙着寫信和別的事情，一句話也不跟她說。分別的早上到了，兩輛馬車準備好停在門口，向兩個不

同的方向站着，他們從此之後將再不見面，也許永世不見面；正在這個時候，來了一摺郵差。

諾斯畏克有一封信，她卻沒有——她永遠不會再有信了。不過在他的信裏附着一封給她的信，他就遞給了她。她拆看了，臉色轉成灰白。

「我親愛的父親——死了！」她說道。過了幾分鐘她低聲辯道，「我得回家去替他埋葬……詹姆士，你肯同我去麼？」

他默默的望着窗外。「我想喪葬的事，單由一個女人去辦太難堪太悲傷了，」他冷冷的說道，「唔，唔——我可憐的表叔，——好，我同你去，幫你辦這件事。」

因此他們同車而去。路上的詳情和喪葬一星期中的一切悲痛都不用於我記了。見烏克爵士的公館是一所古雅精雅邸宅，在家園的中央，所以夫妻倆要躲避要和解都很多的機會。當遺囑的時候，諾斯畏克將軍並不在場。她事後跑去告訴他，他正在整理文據等等，預備明天一早動身，現在煩雜的葬事已經結束了。

「他能夠傳給我的產業都傳給我了！」她對丈夫說道，「詹姆斯，現在你能原諒我而留着麼？」

「我不能留。」

「爲什麼不能？」

「我不能留。」他重複說道。

「但是爲什麼？」

「我不喜歡你。」

他果然行符其言。第二天早上她下樓來時，僕人說他早去了。

99

羅遜竭力容忍她兩層的悲痛。莊嚴偉大的邸宅和歷代傳下來的珍寶都到了新主人手裏；但她自己的產業也很不小哩。大廈的四周是一個起伏不平的花園；那兒的樹要  
比她大十多倍的年紀；園的盡頭是一個樹林；樹林過去是田地。這一切幽美的風景都是

她的了。可是她現在只是個孤單的，懺悔的，憂愁的可憐蟲，她情願犧牲她大部分的產業去挽回她的丈夫和她丈夫的愛；她丈夫的莊嚴和冷漠——在先是使他們生離異的動機——現在她覺得是她丈夫最可敬愛的性格。

她希望了又希望，但都沒有結果。諾斯貝克將軍並不改變他的意志而回來。他不是隨便可以改變意志的人；這她後來不能不失望的承認下來。於是她丟棄了希望，決心過那機械的生活，那機械的生活使她的悲傷變遲鈍了，並且因此犧牲了她天然動人的活潑態度和靈敏的脾氣。

如果說她年紀一年一年的大起來，她的美貌完全消失了，這一定是過甚其辭。時間是無憐憫心的威權女人；丁年紀又加之精神上的苦痛，當然不能例外。羅曼諾斯貝克做這大廈和大地的女主人翁，經了十一個寒暑，依然沒有半點兒丈夫的消息。大概的猜測都說他已死在外國了；求婚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因為時間過久了，猜測已進而為一定了。但是再嫁的念頭好像從來沒曾在她心上逗留過一分鐘。她是否還在希望他回來，那

就碰不定了；不過她的生活跟她丈夫剛離的六個月，完全一樣，絲毫沒有變動。

羅茲孤零的生活，已到了第十二年，她年紀也快三十歲了，不幸事件發生的那一個節令一天近似一天。聖誕節的天氣大概將不很冷而很濕，羅茲地產上靠大道的樹木，都單調的滴着雨水。有一天下午三點到四點光景有一輛雇用的馬車沿着大道向這邊馳來，到了小山頂上，便停住了。一位中年的男子由車裏跳下來。

「你不必再向前進了，」他對駕車的說道，「雨好像差不多停了，我要散走一會，晚飯時候我自己會走回旅館來的。」

駕車的碰了一下帽邊，拉轉馬頭，依照吩咐回去了。常車去得不見了，他繼續向前去，但走不多遠，雨又無情的下起來了，他毫不在意的只是閒散的向前走去，敲進羅茲的園門。雲很厚密，日子又短，所以他到達邸宅的門前時，天色已黑下來了。加之他的容貌經了雨打之後，竟成了一個窮苦可憐的過客。他站在前門口，不到一分鐘，便繞到僕人的下屋去，好像有什麼預定的目的似的；他撒鈴。一個男僕走了出來，他問可否讓他到廚房裏烘

烘他的衣服

男僕回了進去，跟女廚子嘍咕了一會，那女廚子便告訴那裏邊泥污的過客道，她本不留生人的，不過今天晚上這樣潮濕這樣幽暗，烘烘衣總可以通融的。於是這過路人便跑進去，坐在火旁邊。

「你們的主人一定是極有錢的先生罷？」他問道，眼看着盤叉上的豕肉。

「不是先生，是太太呢。」那廚子答道。

「孤孀罷，我猜？」

「差不多是。可憐的靈魂，她的丈夫遠在外國，好幾年沒有消息了。」

「她當然有很多的朋友，來補償這個缺陷罷？」

「不，真的——一個人都沒有。這兒做事跟尼姑庵裏一樣的沒油水。」

總之，這位過路客人，起先很受他們冷視，但他坦率悅意的態度把廚房裏的女傭們一會見都熟悉起來了，她們便把女主人的歷史原原本本的告訴他聽，自從她丈夫離開

的一天起直到現在。她們談話中間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她專心不變忠於丈夫的貞操。

他顯然探聽到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最要緊的是她現在還跟平時一樣的孤單——那過路客說他的衣已經乾透了；他謝過了僕役們的善意，跟來時一樣的出去了。他走到黑暗處，並不沿路回去，卻繞到前門來。那兒他掀給開門的是另一個男僕，在後門時他沒有遇到過的。

男僕問他的姓名，他很客氣的說道：「請你告訴尊貴的諾斯畏克太太，幾年前她看護過一個遭遇不幸的人，這個人今天特來謝謝她。」

那男僕退了進去，隔了很久很久，纔有人出來說請。他領進一間客室，室門就關上了。榻上坐着，蒼蠅顫抖着，面色灰白，她張了嘴，伸出手去給他。但說不出話，可是他也不需要說話，不一會他們已在各人的臂裏了。

奇異的新聞一時傳遍了全屋，第二天第三天便傳遍了全鎮。但是世界對於新奇的事，慢慢自會慣的，久不歸家的諾斯畏克太太的丈夫的回來，不久就視為平淡無奇了。

過了幾天，聖誕節到了，久經靜寂的羅茲諾斯長克的家從地窖到屋頂椽，都熱鬧得燈燭輝煌，歡聲四溢。屋子裏充滿了來賓，十二年的冷酷無情已告結束了。舊年終結時的快樂並不因新年來臨而減少，後來又過了十二個月，衰頹的諾斯長克貴族竟添了一個兒子。

## 錯過了的姻緣

一

卡新脫般北區的一條大路冗長而淒涼，尤其是在冬天。中途和一片荒涼沒有村落的郎阿須來連在一起，筆直的大道連轉彎都很少。有些年老的人，或年幼的孩子，或身子太弱不能走遠路的人，不知道路的遠近，往往走了一段，望着前面說：「到了山頂上總可以不到郎阿須來的盡頭了吧！」但是他一到山頂，郎阿須來依舊毫無情義的漫無邊際。幾年之前有一位田主，在某冬天的陰暗的黃昏裏，騎馬走過這條狹的山道。田主的朋友是一位奶廠的老班，在他旁邊也騎着馬。離後面幾步跟着田主的僕人。他們三人都騎着雄壯俊肥的高馬；在這陰鬱的山道內，騎了好馬可以不致像步行者的那樣頹喪。

但是這田主一路來並不和他朋友談許多話。他這次出來有那所要經營的事佔據了他的全心，這件事實在非常重要，從社會全體價值上看起來，也許這並不能算什麼一回事，但以此事佔據他心的部分的大小來計算，那查理·鄧頓今晚的事情，直可和皇上家的大事比擬。

他是位大田主。他每年的進款大約有三萬金鎊。駕車的馬也有許多，供奶的牛計算不清，羊有一大羣。可是這舒服的地位並不是他手創的。這是他父親苦心經營得來的，他父親的爲人和他完全不同。

他父親老鄧頓先生是個頑固的老兒，袋子扣得緊緊的，眼縫兒細細的，滿臉商人精細的神情。兒子就不同了：那老頭兒的商人精細的性格在他已變成富於情致的了，精細的性格也消失了；他常常跟着笑臉歡樂的朋友胡調，吹吹不入腔的長笛，但是在不這樣笑樂的時候，他可以說是一位多憂鬱的人。他富於思慮，常常讓他的心作爲回憶和希望的蒼翠的地方。因此他雖經營農事，雖已三十二歲的人，但他的營業既無進步，亦無退縮。

——這種停滯的情形在他無野心無計劃的天性，又在要什麼有什麼的情況下，並不使他感覺不快。

天光已暗，路途又遠，三人緩緩的小心的向前走，卻頤的頭很呆板的一如一蕪，在灰白的天空裏一上一下；他的朋友雅弗，瓊司也跟着顫動；不過那僕人的顫蕩，因沒有騎馬的訓練，特別來得硬僵僵的不自然。那馬鞍兩旁掛着的兩樣白色的東西，按步跳蕩，使他的騎馬姿態，更其不雅觀。那兩樣白東西仔細看出是兩隻開口的提籃——一隻裏安着火雞，一隻裏安着幾瓶酒。

「卻頤先生，你覺得能夠勇敢的去碰運氣麼？」瓊司問道；他們經過了二十五株的站路樹，至此，幾打破了寂寞。

卻頤先生半笑半低聲答道：「呀！你說我的運氣麼！我頭髮婆都碰運氣。」接着又是一陣寂靜。

黑暗很快地濃厚起來，好像翼膀的舞動，看得見牠緩緩的向下直壓。日光將盡，空

氣也滯滯起來。向晚時空間來了一股霧氣，所幸鄉下人生活習於自然，對於這種霧氣，只不過是屏障礙物，並不會起濕潤的困悶的。

他們所走的路是沒有現代交通的便利的，勃頓的目的是個舊式的村莊，名欣討，克瑪，在威塞克斯區中著名產蘋果汁和蘋果酒的，那裏的垃圾堆，有蘋果醬的香味，不像別處的只有牛糞的臭氣。巷道極狹，兩邊懸牆上的樹枝伸出來像河上的漁竿一樣，往往把過路人的帽子帶翻，鬍鬚鈎住。這條巷道現在雖已荒蕪得不堪，但在依利薩伯時代是一條交通要道，許多偉大的事發生在這路上。只是現在已經衰敗荒廢，當日的盛況只不過是歷史上的陳蹟了。

「爲什麼我決心娶她，」勃頓重又開口說，聲音很和緩好聽，這是他的本性，也用以表示他的親熱的，他四周一望，看見他的僕役離得很遠，「不單因爲我喜歡她，並且從實際的觀察點上看起來，我也不能不如此。我當然可以再選得高些，但實在是沒有意思的。我在上一等社會裏的經驗，也不能算少了。我對自己說『再高一等的女人不會有了，』

——你知道我什麼時候說的。莎麗很有趣，很能獨立，很簡單，也不做作。她當我是高一等的人，好像我當——你知道我說的是誰——對我一樣。」

「呀，」瓊司說道，「不過，我看莎麗不簡單。第一點，她不是簡單，第二點，有的人可以說簡單，她可不能在。查理，這個形容詞用在女人身上總是不配的。我是你的債相，叫我聽了，好像背上澆冷水一樣。這好像介紹舞台劇時，說這本戲裏沒有殺人，以及放火和別種傷害的事，那是不能的，因為我們化了半塊錢看的就是這些。」

「好，希望你的意見於你是有益的。不過我可不想。」傑諾從哲理的轉為實際的，傑諾說希望莎麗已經收到他早上差人送去的東西。

·瓊司要知道那東西是什麼。

「這是一件衣服，」傑諾說，「不能說是結婚禮服；如果她喜歡，那也可以用。外觀並不十分好，倒是很實用——冬天穿最適宜。」

「很好，」瓊司說道，「實用兩字是新郎最聽高的話。我讚你好，查理。」

「爲什麼，女人去做人生最嚴重的事，要穿得像走繩索的女子一樣，除非她快要死了？」邵頤說。

「實在的這是爲什麼？但是她要，因爲她要，我想，」瓊司說。

「唔，」邵頤說。

他們走的那條巷道筆直的差不多有幾英里長，現在轉了彎，到了兩叉路口。鄉間的路在晚上最易發見在日裏不注意到的惡劣的地方；邵頤雖然曾經來過一次，但並不常來，因爲向沙爾求婚是在她親戚家裏執行的。他記不起曾經走過這兩條極相似的路。瓊司走上幾步去。

「孩子不要怕，」他叫道，「這裏是根路桿，爬上路桿去，看應該向那條路去。」

那僕役跳下馬來，蹣跚進圍籠，去爬路桿。

「把酒瓶解下來，不然你要把牠都打破了。」邵頤叫着，當那僕役正在一傳一遞，帶着籃子等物爬上桿去的時候。

「天下那有這樣沒腦袋的人？」瑛說，「蠢驢，讓我去罷。」他跳下馬，鬆了一會喘氣，爬到了路桿的頂頭，他擦亮一根火柴，沿臂移動着，那僕役卻站着張大了眼瞧他。

「我二十年來什麼欺人的事都見過，我老是像牛乳那樣和順的脾氣！」瑛說，「但是這種事情可就該死透了！」他丟過火柴滑下地來。

「怎麼樣？」部頤問道。

「什麼字都沒有——連到地獄去都不指個明白，這或是蘇苦靈徵吃了字去，或是這裏都不會寫字，要我們自己，像哥命布一樣的帶了指南針來。」

「讓我們找最直的路走罷，」部頤很肯定的說，「不到也讓他罷——走得太多，早晚得坐車了！」

「我也受不了了，」僕役插說，「那兩條皮帶把我的肩都快扣斷了。假使新娘的家裏還不到，我得請求你減少我一半的負擔——嘻嘻！」

「你不要也想像個過激的改革家，」瑛嚴正的說，「讓我來拿火雞罷。」

負擔分配定當，他們向右首的狹道內前進，走上一個山去；左首的一條路，曲曲彎彎經過了人家的種植園。在山坡上，馬蹄得得的聲音減少了，那帶飄飄面目的路桿，孤零零的依舊站着，在野風裏伸着臂；樹林裏晚風過處，透出一陣陣的風聲，像斯格立翠的巨人在樹林裏蹣跚一樣。

## 二

沿左首那條他們不走的小路去，約莫三英里光景，有一座老式房屋，直樑的石窗，特別誘究的堅牢的煙突，牠站在斜坡的頂端，欣耐克斯村街的旁邊；屋前長着一株極大的無花果樹，牠那蚌空的樹根，剛好做前門的梯階。那屋子的名字，叫「菴廬」，因為牠所處的地位是如此。離屋前約四十碼處，流着一條小河，叮叮的響得很響。宅後是一片場地，可以讓車輛和牛羊等進來。

屋外雖然黑暗，屋內卻光亮得很。舊式大壁爐前坐着母女兩人——哈爾太太和

的女兒莎麗小姐。那年輕的女子，就是這屋子的主人，也就是鄧頓所訂婚的預備第二天成禮的未來新娘。

那母親喪夫已久，所以面上身上都沒有寡婦的表示了。她依舊像初成婚時一樣，戴上時式帽，白色的衣裙鑲上幾條玫瑰色的花邊。莎麗可就用不着這些裝飾品了。像玫瑰花一般的好性情，使她丰神活潑，她的體態，顯示着她有決心有判斷力的曲線；所以不認得她的人一望就知道她是個熱心，活潑而美麗的姑娘。

她話講得最多，她的母親只是心不在也地聽着，拿着火夾，把落下來殘剩的木片放在爐紅的木炭上。她講話雖少，但在不言中的暗示卻很多。人們相處既久，雖不言語，但也很容易找出對方的思路於不言中的。屋中間桌上已陳列了晚餐的設備，並且從廚房裏吹來一陣陣的肥油氣，顯明是在一切的準備之中。

「他說要送來的新服，怕和他自己一樣，在路上搭擱了。」莎麗的母親在說話了。  
「是的，怕還沒有做成哩，」莎麗答說，「天呀，他不寄來也不能算什麼一回怪事！年

輕人近你時說得好聽，背過身全忘掉了。不過他本不算是件禮服——他給我，隨我的歡喜——穿，不穿或者出門去路上穿穿，早也好，遲也好，反正我自己有一件可以穿的，但是幾點鐘了？」

她走到家裏祖傳的老鏡前面，打開玻璃門，因為在晚上不開門是看不清楚的，就在平時也得仔細的瞧，瞧得準。「差不多八點了，」她說。

「八點鐘，衣服，人都沒有！」哈爾太太說。

「媽，如果你想拿這些話來打動我，你就錯看我了！讓他遲也好，不來也好，什麼都不在我心上，」莎麗說着。但在否認的話裏，帶點溫柔微弱的顫聲，表示她的話是勉強硬掙出來的。

哈爾太太當然看了出來，便淡淡的回說：「只怕不必罷，不過也許我可不能像你那樣丟得開，這件婚事是很好很有希望的；能得邵頓那樣人做女婿真是很光榮的。並且我看他性情也很和順。所以求求上帝平平穩穩成就了這段婚姻罷。」

莎麗不願意聽這些疑惑的話。她說：「當然是平平穩穩的媽，你怎麼這樣多心！」接着又說：「到了這個時候，隨便他有什麼阻礙，我們的熱望他來，怕還沒有他急呢。他的思想比他的走路還快，那件事早就像東方的星那樣固定了。你聽！」她叫道，眼珠兒立刻光亮起來。「我聽見是的——他們來了！」

不一會她母親遲鈍的耳也聽到脚步踏在無花果樹根上的回響。

「是的，這聲音也像他們，」她說，「好，照路程算這時候到也不能算遲。」

脚步聲音停止了，他們站了起來，盼望着有人敲門。他們聽得有人走進道，便疑惑也許是隣近的醉漢，晚間瞎闖進來。門漸漸的開了，進來的不是他們所盼望的兩位，而是一個面色蒼白衣服襤褸的窮漢。

「噫，一個叫化子——倒碇的！」莎麗說着往後退。

這窮漢的面頰和眼腫瘦得凹成幾個小潭——這一半是因本體的瘦弱，一半是由生活的潦倒。他一眼釘着這母女有好一會功夫：於是自覺羞慚，低下頭去，一聲不響的坐

倒在椅裏。

莎麗站在她母親的前面，就燭光察看來客的面容，她母親依舊呆癡癡的站在火爐前面。

「怎麼——媽，」莎麗轉向她母親低低的說，「這是非力，從澳大利亞回來了！」

哈爾太太嚇了一跳，面色頓時轉白；那窮漢忽然大咳起來。「你這樣回家來！」她說，「喔，非力，你病麼？」

「不，媽不，」他咳定了，不耐煩似的說道。

「但是你回來做什麼——而尤其是在這個時候？」

「唔，我回來了，」那人答說，「怎麼樣來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媽我是給人趕回家來的。那邊什麼事都不利，因此一天境似一天。」

「那嗎爲什麼不讓我們知道呢？——你兩三年不寫信回家了。」

那兒子很可憐的承認了。他說他當時希望並且以爲能夠重新立起個門戶來，報告

個好消息給家裏。但是希望失敗了，最後祇好沒法回家來——預備再從頭做個人。「是的，運氣太壞了。」他看她們用可憐的神色注視他襤褸的衣服，便一再的那樣說。

她們帶他坐近火來，從他的手裏取了帽子；他的手又小又滑表示他在外的奮鬥不是用手的。他的母親繼續追問許多事情，並且問他特特的趕今晚來有沒有用意。

他說沒有用意。他的回家是偶然的。於是非力向屋子的四周瞻視，他看見中間桌子上安着華麗的陳設，並且預備好的刀叉有好幾副；她們穿的衣服也顯然是要赴宴似的。他就問什麼事要這樣。

「沙麗一兩天之內就要結婚了，」那母親答道；她又遞說沙麗的未婚夫卻頭先生今晚要帶了他的朋友瓊司先生到這裏來，和其他瑣屑的事情。「你來的時候，我們還只當是他們哩。」哈爾太太聲明一句。

非力又低下頭去看地板。「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他低聲說着，「真的，我今晚來幹什麼呢？像我這樣的人在這裏，尤其是在這種時候，當然是最不歡迎的。並且我在

這裏碎什麼——破壞別人的快樂。」

「菲力」他母親眼睛水汪汪的，很嚴重的對兒子說，「你既這麼說，我也老實的告訴你罷。你三年來對我們一點眷顧都沒有。你離家的時候，身上裝滿了錢，身體健康，學識充足，你應該好好的利用牠們。但是你回來像個乞丐一樣；又在這樣危急的時候到家。你說不定還會害我們哩。但是你記住——這個家一天是我的，我總歡迎你回來的。我不願你漂流在外面。事到如今，也得想個補救辦法；你病得利害麼？」

「喔，不。只是咳得很凶。」

她很熱切的注視着他。「我看你就去睡罷。」她說。

「唔——那樣可以不妨害你們了。」菲力無精打彩的說道，「害了自己，爲上帝的緣故，不要讓我這醜相再害你們。」他說到這裏，是誰——是邵頓那田主麼？」

「是的——第一等的莊家——家裏很有幾個錢。在社會上的地位比我們所希望的還高。總之，這段親事很滿意。」

「妹妹，好福氣！」沙麗的哥哥說道，他眼裏閃閃有光，搖頭笑着向他妹妹。「我應該寫信給你，不過不寫信，想你更利害。但是讓我走罷。我情願跳在河裏，不願在這裏阻擋你的好事。不過你有什麼東西給我喝的沒有？我走了這路渴極了。」

「有，有，我送到樓上來給你，」沙麗說時滿臉的愁容。

「呀，這樣很好。但是，沙麗和媽——」他停住了，她們等他說。「媽，我還沒有完全告訴你哩，」他緩緩的續說，依舊望着兩膝間的地板。「你若我可憐，其實更有可憐的在後面呢。」

他母親兩眼釘住他，很悲切的等他說。沙麗走近妝檯，倚着，聽着，嘆了口氣。忽然間她轉過身來，說道：「跟他們來罷，我不管哥哥，你講，你慢慢的講就是了。」

「好，好，」可憐的菲力說道，「倒碇的還不單是我一個。單是我一個倒也罷了，但是

「喂，菲力！」

「我有個妻子，同我一樣的潦倒。」

「妻？」他的母親說。

「可憐呀！」

「妻好，生兒子原是這樣的！」

「並且——」他說。

「並且，菲力，你當然——」

「我還有兩個孩子。」

「有妻有兒！」哈爾太太頓聲說着，她坐倒在椅上，呆去了。

「可憐的小東西！」莎麗順着內心的流露說道，

他母親又轉身問菲力：「他們還在澳大利亞？」

「不，在英國。」

「唔，我希望你好好的安置了他們啦。」

「我始終沒有離開他們。他們在這裏，不到幾碼的距離。換句話說，就是在馬房裏！」

「那兒？」

「馬房裏。我得先進來；媽，報告過了，幾敢去帶。他們疲倦極了，在稻草上躺著休息。」

哈爾太太的耐心至此顯然破裂了。她曾受過文雅禮貌的訓練，對於這種丟失體面的事，比任何奶廠太太都要認真得多。「好，叫我怎樣忍耐，」她低聲的說，兩手緊握在一處。「餓肚的兒子，餓肚的媳婦，餓肚的孫兒女，讓他們去麼？不過你爲什麼今天來，今晚來？再有什麼比這更不幸的來害我們母女，來倒亂我女兒一生快樂的機會，你爲什麼這樣來害我們那個上等人肯來討這樣乞丐家庭裏的女兒？」

「媽，你瞎說！」莎麗惡狠狠的說道，面漲得通紅。「查理不是隨便肯丟棄我的人。但是如果他因爲哥哥來了，不願娶我，讓他去娶別人好了。我自己的骨肉，在任何人面前我不覺得丟臉的！」說著轉過身，眼淚直流下來。

「等你二十年之後，你的話就會不同了，」她母親答道。

菲力站了起來。「媽，」他恨恨的說道，「我怎麼樣來，怎麼樣去。我要求你的，就是今晚讓我在馬房裏睡一夜。我答應你天亮就走，再不來打擾你！」

哈爾太太聽了這話就換了心。「喔不，」她趕忙回答，「我決不願意人家說我把自己人趕出家去。菲力，帶他們進來，或是帶我出去看他們。」

「我把他們一起放在一間大臥室裏，」莎麗很高興的說道，「生起一個大火，讓他們去幫他們進來，去叫利百加來。」——利百加是那幫助擠奶和家庭雜作的傭婦；他在附近的草屋裏，她的丈夫是管牛的。

「你妻的名字叫什麼？」哈爾太太問道。

「叫海蘭娜，」菲力說。

她們把絨巾披在頭上，向後門走去。

「等一分鐘，」菲力阻擋道，「我——我還沒有說完哩。」

「那末上帝幫助我們罷！」哈爾太太失望似的兩手又緊握起來。

「我一路來經過厄佛希特」他頓說，「到了宵爰剛旅舍，我探頭進去看看老麥克還在不在。一個差人剛從賽頓阿拔來，他猜我是往這兒來的，——也許他認得我——叫我把一個裁縫交來的包裹帶給莎麗。那時我的妻和孩子都向前去了。包裹是用透明紙包的，紙又碎了，我仔細一看是件又厚又暖的女襪。我不願意海蘭娜穿着破爛的衣服來見你。她出身也不低。我在路上把包裹解開了，拿了追上去給她，告訴她說是我想法來的，要她不必多問。可憐的她只以為我老老實實的從相熟處得來的，很歡喜的穿了起來，她現在正穿在身上。莎麗我想別的襪多着咧。」

莎麗聽着母親，不言語。

「我想你多着哩」非力不耐煩似的又說一遍，「我自己想，與其讓海蘭娜受凍，不如讓莎麗氣哭。」這件衣服有重要關係麼？我看，並不見得怎麼考究。」

「不——不重要的，」莎麗很愁悶卻很溫順地答道，「我借她別一件來換回好麼？」

菲力多說了話，又引起他的咳嗽，咳得幾乎把身子都震碎了。他不能再坐在椅裏了。母女兩人便扶了他上樓去，說了句安慰話，生起了壁爐，跑下樓來去看望那可憐不幸的媳婦和孫女。

### 三

母女兩人充滿了奇異的感情，又慌又茫的跨出後門，到那滿是稻草氣味和牛羊氣息的空曠場地。天開始在下粉細的雪，她們急忙的跑過去。馬房的門開着，裏面射出光來——是掛在那裏的油燈，菲力到來時點的。哈爾太太走近門口，低低的叫了一聲「海蘭娜」。

馬房裏沒有人回答。她探頭一看，大為驚駭。站在她面前的有兩個人。她希望的是個襁褓的婦人，誰知道所看見的是個白臉黑眼の上等婦人，她的人品歪住了她的服裝。她穿的是一件新製的美麗的長袍，戴的是頂覆帽。她站着手足無措似的；她旁邊的那個人

拉住她的手——那人非別，就是莎麗的未婚夫查理、邵頓；兩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另一個手拉住馬瑟，顯然剛從門外進來，馬瑟沒有下鞍哩。

他們看見哈爾太太進來，就轉過身來，眼瞠着她又像知道，又像不知道的，也不想不起在這種狀況下說話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不一會莎麗也走了進來，邵頓就放去了拉住的一隻手引馬到旁邊去，再走前來招呼他未婚妻和哈爾太太。

「呀」他笑着說道——笑裏有點勉強——「親愛的哈爾太太，我們走了這路，兜了圈子。我們迷了路，所以遲到了。我看見這裏有光，因此立刻把馬帶進來——我的朋友瑞司和我的僕人都回到旅館去住了，省得來擠你們。我一進來就看見這位女眷，我怕打擾了她。」

「她是我的媳婦。」哈爾太太鎮定的說道，「我兒子也在家裏，不過他不舒服上牀睡了。」

莎麗站着呆了，邵頓跟她拉手，她都不很清楚。後來看見兩個小孩坐在稻草堆上，纔

把她的昏迷震醒過來。她立刻跑過去，和他們說話，抱了一個，搵了一個。

「還有兩個孩子？」邵頌說道，表示附進不久，連這點情形，都沒有明瞭。

「我的孫兒女，」哈爾依舊裝着極安靜的態度說道。

菲力哈爾的妻雖猝然間來了許多人，抱她和邵頌的會晤，但并不感到什麼不安，可是她忽然間覺察起來，向哈爾太太看了一眼，知道她是個心軟的人，便養得的走下去。於是莎麗和她嫂子說了幾句，莎麗帶了孩子進屋去了。哈爾太太和海蘭跟在她後面，邵頌跟在她們後面，隔着一層衣服和她身體的輪廓，聽她的嬌聲，好像在夢裏一樣。

其餘的人走到屋裏時，莎麗已帶了疲乏的孩子上樓去了。她敲牆壁叫利百加來幫助照侍他們，因為利百加住的是所草率的茅舍，依靠在堅牢的大屋旁邊。她來了之後，便替孩子們裝了一隻牀，拿上晚飯給他們吃，莎麗不請菲力安貼，下樓來到坐起間裏。菲力的妻和哈爾太太在那裏，菲力的妻把帽脫了。她和邵頌因許多人在面前也無從談話。

璣司先生剛好這時到了，使緊張的空氣弛懈下去。哈爾太太和他經過介紹之後，講了幾句限板的談天氣的應酬話。不一會就坐下起吃晚飯，送來的酒和火雞今晚晚上還不能拿出來吃，因為一拿出來，就要見得哈爾太太手頭有礙了。

「喝酒，璣司先生——喝酒。」老女主人款款地勸酒，「這種酒多着哩，恐怕蘋果酒不合你的胃口？」

「再好沒有——再好沒有。」璣司說，「因為雖則我從父親那裏遺傳到麥芽酒的原理，可是我像母親，卻喜歡喝蘋果酒。她是在這邊生長的，你知道，並且有一層——這酒性子和平，不像其餘熱烈的酒容易醉人。當心一點，保你喝上十二個月，不會和鄰鄰打架，或是和你老朋友吵嘴的。」

談話開了個端，便很活潑的繼續下去，但是說話的祇有哈爾太太和璣司。璣司向來喜歡說話，一點也用不着人家鼓勵。涉隨用不着說許多話，便放開思想暗察她未婚夫和她嫂子兩人，以便明白剛纔馬房裏的一幕奇異的情景。如果那情景是有意思的，顯明得

他們從前曾經見過。莎麗看出他們的態度依然對於這回出不意的相見有抑制住的好奇的神情。邵頤的眼光時時注視着海蘭娜的長襖，好像這是個使他更糊塗的謎語；雖則在莎麗這並沒有什麼神秘。他好像覺得命運神尋他的開心把情人掉換過來；這件長襖原以為一定穿在莎麗身上的，誰知道胸襟上伸出的是海蘭娜的玉顏，袖口裏伸出來拉住的是那早已遺失的絨手。

莎麗明白海蘭娜不論她和邵頤怎樣相熟，決不會想到她身穿的這件衣服會使邵頤茫然不解的，有時候莎麗心想邵頤之所以注視她嫂子是完全因為衣服上的原故。但有時候見他注視邵頤的廣大和情感的流露清楚的表示他所注意的不單單是服飾。

莎麗的孤獨性格使她成為婦女中最不嫉忌的人。不過這兩個來客的關係，實有解釋的必要。

瓊司繼續用他的老調談話着，中間穿插些他對於邵頤和莎麗結婚的意見；講時眼睛閃閃有光，一般的與瓊，但坐穩的人卻並不十分注意。後來他告別退回半英里外的

旅舍裏去；邵頤答應他於幾分鐘後也跟着前去。

半點鐘之後，邵頤也站起來告別，洪麗和她的嫂子同聲替他請了晚安，回到樓上休息去了。但是邵頤和哈爾太太走到門口剛巧落下一陣急雨，哈爾太太就勸他回到火爐前，等雨停了再走。

邵頤答應了，不過時間很晚，哈爾太太已經很疲倦，因此邵頤堅決的請她回樓上去休息，不必陪他，因為他可以獨自坐在火前抽煙消遣。哈爾太太應允了，邵頤獨自一個坐着。他把兩腿擱近壁爐，點起煙，眼看着火又看着爐上的曲鈎。

兩點有時從煙突裏滾下來，着火斯斯作響，他不停的抽煙；可是他的神態不像沒有心事的人。雖然他胡思亂想，但因很早就到田裏又在野地裏騎了這麼長的路，他開始昏昏欲睡起來。

他在這樣半醒半睡的狀態下過了多少時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猝然間張開眼來，木塊已燒成兩段，沒有火焰了；柵板上的一盞燈差不多要滅了。但是房子裏有光，這光好

像從別處照來的。他轉過頭來，不見菲力的妻，一手拿着枝洋燭，一手拿着隻茶壺，站在門口，而他這莎麗的女襖依舊穿在身上。

「海蘭娜，」邵頓說着跳了起來。

她面有難色，她開口就有道歉的話。「我——不知道你還在這裏，邵頓先生，」她說着頰上升起紅暈。「我以為邵頓睡了——我下來燒點水；我丈夫病勢更壞了。或者灶上的火還有點呀。」別為我的緣故不進來。你當然把牠放在壁爐上面好，」邵頓說道，「讓我來幫你。」他跑去把茶壺接了來，但她不讓他接，自己把牠擱上了。

他們站得離開一點，一個站在爐的這邊，一個站在爐的那邊，等水滾，燭放在擱板上。海蘭娜眼看着水壺，邵頓打破寂寞，說道：「要我叫莎麗下來麼？」

「喔，不必，」她立刻回答。「我們已經勞他們够了。我們不應該在這裏，但我們是命運的玩具，逼着不得不來。」

「不應該在這裏，」他驚奇的說道。

「不應該。我現在不能解釋。」海蘭娜答道，「這盜水滾得很慢。」

於是又是靜默；俗語所謂等水滾最心焦，莫過於此時了。

海蘭娜的臉色是到處乞憐，連她自己都不知道；莎麗爾巧相反，處處表示自立的精神。邵頓的眼睛從水盞移到海蘭娜面上，又回到水盞，又移到她面上，這時看得長久一點。「我難道不知道使我今晚心迷的神秘麼？」他說道，「這不是很奇怪，從前看不起我地一位的女人現在竟做了比我還不如的人的妻子？」

「他先向我要求，」她說。

「什麼！那時你已經認得他麼？」

「認得，認得請別再提罷，」她懇求，「不論我怎麼樣錯，我在過去的五年裏已經受罪得夠了！」

邵頓的心裏立時充溢了情感。他對於踏踏索來很寬厚的，「我心裏很替你難受，」他說着，不自主的走近她去。海蘭娜退後一兩步，邵頓緩覺着自己的動作，急忙的退回原

處來。他站着一聲不響，水盞漸漸的唱起來了。

「如果你常時答應的話，說不定你已經做了我的妻子。」他最後說道，「但這類事都過去了，提也沒用處。如果你有困難沒錢使，我可以盡力幫助你，現在我們成了親戚，我更應盡這義務。你的叔父知道你現在的苦處麼？」

「我叔父死了。他一個小錢都不給我。但是現在有兩個小孩要養。」

「什麼。一點沒有傳給你？他怎麼會對你這樣無情？」

「我當他的眼差辱了自己。」

「現在，」部頓很熱心的說道，「讓我來照顧你的小孩子罷，至少在你沒有十分安定的時期內。你是屬於另一人的，所以我不能照顧你。」

「你可以，」一個聲音說道；忽然間有一個第三者站在他們中間。來者是部頓。「你既竟願意，你可以，」她重複說一遍，「她不再屬於別人……我可憐的哥哥死了！」

她的臉紅紅的，眼珠閃閃發光，走向前來。「我都聽到了！」她帶氣的走向部頓；「你

可以保護她，也可以保護那兩個孩子！」她於是轉身向她手足失措的嫂子。「我聽見聲音，」莎麗說道——語氣很溫柔，和先前帶氣的話不同——「就跑到他房裏。那時你一定闖下樓來。他走得很快，出乎意外的快，所以我不能走開來叫你。」

邵頤從牙亂的談話中知道當他在火旁睡去的時候，這位未謀面的親戚病勢加重；在海蘭娜下樓來取水的當兒，出乎意料的逝世了。姑嫂兩人急忙趕上樓去，邵頤仍然孤伶伶的留在樓下。

他站了一會，走到門口，開出去看看天色；跨出門口，輕輕的關上門，站在無花果樹底下。天上的衆星閃着寒冷的光芒，雨後的濕氣襲人，渾身寒顫。邵頤所處的境地極極極了，他自己也覺得。海蘭娜是某海軍官佐的女兒，由做律師的叔父領養大的，幾年之前曾經拒絕過邵頤；這次出乎意外的邂逅，邵頤發見他們談話時的似怒非怒的態度，海蘭娜做寡婦的天外消息……種種湧上心頭，一時間竟混亂得毫無頭緒，因此他自己問自己還是走的好，還是留着幫忙的好。但是想到莎麗的態度，還是留着幫忙的好。

他面前的門開了，哈爾太太走了出來，她向園門走去，並沒注意到他。部頓跟上去，想要說話，她在園門口停住了腳，想了一會，便走到太陽最易照到北風最難吹到的牆邊，牆上滿掛着蜂房。部頓看出她出來的目的，便站着等她工作完畢。

這是那兒的普通迷信，死了人，必得敲醒蜂房裏的蜜蜂，不然第二年蜂會飛去或死完的，第一箱裏的蜂，營營的響了起來，她就去敲第三箱，接着一箱一箱敲下去。她回轉來就遇見他。

「哈爾太太，什麼事我可以幫忙的？」他說道。

「噢——沒有，謝謝你，沒有，」她嗚咽着說，這時纔看見他。「我們已經叫利百加和她丈夫過來，他們都會料理的。」她用很簡單的話把她兒子回家病重的情形告訴一遍，又說她和女兒商量預備把婚期改遲。

「是的，當然，」部頓說道，「我馬上就到旅舍去把這件事告訴珀司知道。」他和她拉手道了別，忽然想起一句話，轉過身遲疑的說道：「可否請你告訴那兩個孩子的母親，

他們沒有了父親，我願意領養她那大的，如果於她於你都便利的話。」

哈爾太太答應轉達，便道辭而別。他跑下坡，向旅舍的道上走去報告哈爾不提。同時

哈爾太太答應走進了屋子。莎麗獨自在樓下坐起間裏，她母親便報告哈爾允准結婚延期的事。

「他答應是沒有疑問的，」莎麗重重的說道，「這不是延一星期，一月或一年。我永遠不再嫁他了。」

四

流光如矢，哈爾裏又是靜寂的過着限板的日常生活。莎麗哈爾和哈爾若離若即的通着信，哈爾那天受了莎麗的輕怒，不知怎樣敷衍纔好，因此一直沒有舉動。莎麗和哈爾的孩子們依舊住在那兒，這也不得不如此，哈爾因此以為不去的好。

七個月之後哈爾有一天在離欣斯二十英里的莊宅裏接到海蘭娜一封信。她

成激他由哈爾太太轉達的那件幫忙，并很喜歡的接受了。他管領那大孩的請求。海蘭、娜實在需要這種幫忙，因為她叔父一個小錢都沒留給她，想求北部的親戚周濟也都沒有成功。還有一層，照她信上說，在欣討克斯附近沒有一個好的學校可以送他去。

夏季的某一天那孩子來了。莎麗和他的母親送到他半路——巧克、紐登的白馬旅舍——交給部頓。差來的總管家，坐着雪亮的彈簧馬車到部頓家裏。

他在下斯脫般一所著名的小學裏上學，離部頓的家約有三四英里。部頓先教會他騎小馬的本領，於是每天早上晚上騎馬來去。部頓近來沉思寡默的習氣自從這孩子來了之後，改好了許多。

聖誕節一到，那孩子就預備回去看娘。行程和來時一樣，分成兩段，不過他不差總管，親自帶了他騎着馬前去。

到了有名的白馬旅舍，部頓就問哈爾小姐和哈爾奶奶來了沒有。海蘭獨自出門來回答他。

「西走的時候，莎麗忽然不願意來了，」她遲疑的說道。

「這種會唔使他們久疏的兩人重又要好起來。不過暫時他們這一點沒有表示。莎麗拒絕陪伴海蘭娜，正所以要完成他們的心事。不久，她又寫了一封信作第二步的進行。

「請守秘密！」

親愛的查理，——我和海蘭娜相處既久，知道她的歷史很詳細，尤其是關於你的。我可以一定，在適當的時候，她可以答應嫁你，我想你應該給她這個機會。你從前在一封信裏問我當我聽見你和她談話我發怒時（其實沒有）說的話，懊悔不懊悔，查理，我說過的話半點也不懊悔。你的忠實朋友莎麗哈爾」

這樣一上了軌道，邵頓又把心迷回最初居留的所在。第二年的七月，邵頓又跑到瓊司那裏請他履行十二月前應行而未行的債相職務。

「再喜歡沒有，始終如一的多情人！」瓊司很熱心的說道，「這樣大熱天做田裏工作臉皮晒得黑黑的很難看，不過我做債相一定和別人一樣的討好。好在世界上有香水

和髮油，謝上帝，可以把極粗的地方略略塗光一點。我會恭喜她說，「延遲總比沒有好，莎麗小姐，我會說。」

「不是莎麗，」邵頓急忙的說道，「是她的嫂子。」

理司的臉立刻像他心裏一樣變成半似責備半似吃驚的神色。「不是莎麗？」他說，「爲什麼不是莎麗？我不相信她的嫂子，唔，唔——你的聰明那裏去了？」

邵頓把前後經過詳情解釋給他聽，但理司總表示不然。「她是多麼難得的女子，」他叫道，「現在你竟放過她！」

「不過我想什麼地方結婚都可以，」邵頓說道。

「哼，」理司答說，「面舉眉示意。」查理，這不像你了——真的不像。如果我做了這件事，你一定會罵我是第一號的蠢人。」

邵頓回答他的話也很不客氣，因此告別時那種情形是從來所未有的。理司不再做價相了。他老老實實不答應。邵頓走了之後，心裏很不自在，很不快樂，尤其是因爲理司不

久就要離開這個窳間，兩方面鬧了意見怕沒有解釋調和的機會了。

隔不多時，邵頤和海蘭娜很簡單的結了婚；她和她小女兒就搬去同住；那大的孩子已住慣了邵頤的屋子，早已認牠爲自己的家了。

邵頤過了幾個月從來所沒有享受過的快樂滿意的生活。他生平做錯了一件事，但現在已經盡人的力量修補過了。可是過了一個時期，事情就沒有先前光明了，在遐想中已有黑暗的幽影了。海蘭娜是個柔弱的女子，身體上道德上都沒有堅強的耐力，加之七八年來，幾次三番強烈的受外界的試探。總之，她很不知自愛，並且有時愁眉不展，嗷聲嘆氣的抱怨。有時她講起早年家中的富貴華麗，懊悔不已，她把早年的生活來和現在比，而不和非力哈爾的妻子時候來比。她也不成澈完成她第二次婚姻做富莊家妻子的幾個關係人。農家的瑣事她也由牠們亂去，好像很不耐煩去管似的；如果沒有小孩子，邵頤的家庭不見得會比先前光明些。

有時極不快樂，邵頤就說失去的機會隨你怎樣補救，大半都要失敗的。「也許瓊司

是對的。」他常常說，「我應該和莎麗結婚。與其逆流抵抗，冒傾覆之險，不如順着潮流找最好的機緣。」但是這種不和諧的思想。他老是藏在肚裏不說，外表上依舊很溫和很善良。

這種荒漠似的生活不到一年半，海蘭娜死了。她一進了墳墓，他就覺到她在時的好處；田地沒有了她更其壞起來。普通一般的女子有了像她和第一丈夫同處時的經驗，沒有不感到生活是痛苦的，她的潑板的同情，和胡鬧的壞脾氣充滿在誠實可靠，有希望又溫暖的心裏。她留下一個細小紅色的嬰兒，用白布包裹着。

這個孩子漸漸的長大，學說舉跑的時候，邵頓已計劃好了一件可以實行的前程。他在已有的生活經驗中從錯誤失敗中學到了許多聰明。

他的計劃是什麼，不費深思就可以明白的。他又有機會挽回他的惡運，重求莎麗去；那時她還在欣討克斯娘家裏安靜的度日。海蘭娜這種女人能給丈夫同情和典雅；而莎麗這個女人能使家庭充滿快樂。她不像海蘭娜厭惡農家簡單的生活的。并且，她來主持

部頤的家政，原有優先的資格；沒有別的女人比她更為適宜來做她哥哥的兩個孩子和部頤的一個孩子的後母——還有海蘭娜一死，部頤是莎麗最好的丈夫，因為海蘭娜不

死極易引起他情感創傷的禍根。

部頤並不是個性急的人，這種補救既往的計劃說不定要等許久纔能實行啊。但是有一次冬天陰沉沉的極慘前幾年他騎馬到欣·謝克斯時的那種天氣，他便對自己說，不該錯過這種機會，因為同樣的景色極易引起同樣的事情。

他叫僕役配馬鞍子，穿了長統靴，裝上馱馬刺，打扮得像年輕人一般整潔，吻了最小的那個孩子，策馬上路去了。要使這次的求婚和先前一樣，最好當然帶了老友瓊司同去。但是瓊司，可不在了左近了。他搬往別處使他們沒有和解的機會；蹉則部頤一百次也原諒了他，瓊司也早會原諒他的，但是復歸於好的事在現在的情況下是不容易做到的。

沿途部頤雖無老友伴談話，但極快樂極滿意的自己胡思亂想。太陽下山了；樹枝硬挺挺嵌在天空裏，像塊雕刻。彎腰曲背的揉柴老農夫向他請晚安，部頤滿心喜悅的回

答：「老人家，晚上好！」

當他騎到兩叉路口，天氣差不多和前次項司舉登路程時一樣的暮。郁頓這次不再會走錯路了。「謝謝天，到了也不再會做錯了。」他自言自語着，他想這次的求婚和第一次一樣是把已成的事整理一下罷了，不是毫無底本從容做起的難事。

路中毫無阻難，路程只覺得從前的一半。天雖已黑，其時不過五六點之間，哈頓家的大燈窗突然發現在無花草樹的後面。他仔細一想，便退轉來到一家從前住過的酒店；他在酒店的大鏡前裝飾了一番，喝了一口酒，摸平了額前的縐紋，快步向稅處走去。

## 五

那天晚上莎麗正在替新來的擠奶人做工作時戴的帽子；現在母女兩人不再幫着擠奶了，所以添了兩個助手。但是以大體而論這家庭裏沒有什麼顯著的變遷，外表上更其沒有；只有幾處小的地方，譬如窗上面的裂縫差不多有一百多年，現在裂得更大了；

棟樑比上一次來時黝黑一點；火爐前裝着新式的鐵格；利百加前次頭髮很多，卻老是戴着小帽，現在和禿頂差不遠，倒反不帶了，因為小帽據說近來不很時髦；莎麗的容貌當然比前老氣一點，富於經驗似的。

哈爾太太又在那裏叉火炭，這是她的習慣。

「五年前今天晚上，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她說着，把又住的火炭放在火裏。

「不是今天晚上——不過是在這個星期裏，」莎麗校正說。

「唔，差不多。五年前邵頤來向你求婚，我兒子菲力卻同時回來死在家裏。」她嘆一口氣。「呀，莎麗，」她接着說，「如果你手段好，邵頤一定會娶你的，海蘭娜是沒份見的。」

「媽，別再費心傷感罷，」莎麗央求她的母親，「這件事我不願意玩手段。雖則我喜歡他，但我嫁他並不怎樣熱切。在那種危險事裏，我隨便怎樣都不願意嫁他，」她很堅決的續說：「就是他現在來求我，我也不願意。」

「除非你心目中另有了人，我不敢相信。」

「我真的不願；我告訴你什麼緣故。那個時候，我也不是爲愛情纔要嫁他。現在我們就是把奶廠關門，也不至於沒錢過不下去；我沒有比這個再可鄙的理由一定要嫁他。……照我現在的境遇，很快樂，什麼事都不成問題。」

母女談話後隔了不久，門上起了一陣輕的打門聲，進來的是利百加，輕得像鬼一樣。這位精於做乳油的她——現在住在哈爾家裏了——已竊聽到母女的談話，所以引進邵頓來時知道一定沒有美滿的結果。哈爾太太又慫又惡的歡迎邵頓，莎麗的態度也很熱切，一時間竟找不出話可以說。

「邵頓先生，可否請你把掛鉤推起一點，免得和那缺口抵觸，」哈爾太太說道。他照做了，總算把暗裏明白的爲難情形渡過去了，因爲他已經四年不來了，

哈爾太太一會兒就知道他來的目標，借裝茶的由兒跑了進去，又看莎麗的客氣態度，便笑她剛纔急忙中說出那不嫁他的話。茶煮好了，她又出來陪客。她看邵頓沒有剛來時那末熟悉了，而莎麗卻依舊款款喜喜的；這頓茶點吃得都還快樂。

七點鐘光景他起身告別。哈爾太太提了燈，送他到門口，照他下坡去。在門口他很老實的說道：

「我來是向你女兒求婚的，婚期等等什麼都依她，希望得她的允許。但是她不肯。」

「那她太無情義了！」哈爾太太重電的說道。

卻頓停了半晌，想怎樣說法好，接着問題：「我——我想還有比我熟悉的人沒有？」

「我不能說有，也不能說沒有。」哈爾太太回答，「這種事情她總是很秘密的。可是我幫你。卻頓先生，我替你說去。」

「謝謝你，謝謝你！」卻頓說話的聲音高興一點了；他有了這點安慰，這次不滿意的登門求婚，就算結束了。卻頓走下無花菓樹的露根，亮光拿回進去，門關上了。在山坡的下面，黑暗中幾乎衝翻了一個人。

「在這樣黑暗的晚上，誰能夠看得見對面來的人？」那人叫道；這聲音雖來得出其不意，但卻頓已聽出是誰。「我很願意看清楚。但是做不到。」說話的是瓊司。

邵頤說他很喜欢在此見他，把幾年的疏隔告個段落，並且問他到何處去。

瑛司不一會仍舊顯出他快樂親熱的老樣。「我去看你的——親戚——我常常這樣想的。」他說——「哈爾太太和莎麗小姐唔，查理，事情是這樣的，獨生的生活我找出是最粗俗乏味的，並且你留下的都是好東西，所以我來試試紅鬃星。」他向那屋子點頭。

「不是莎麗罷——去娶她？」邵頤說道，背上好像澆了一盆冷水。

「是的，得天之助和我自己容貌的漂亮，去碰運氣，我想她會答應我的。我每星期要在這條路上走一次——我現在的奶廠離此只有四英里，我每次在窗口看見她。今晚上忽的提出婚姻的問題未免太奇怪了。你剛去了出來。」

「是的，不多一會兒。但是她並沒有提起你。」

「這倒是好現象，這倒是好現象，現在我決定了，照我的計劃一定要她今晚回到我。」

邵頤和他又說了幾句話，假裝着快樂的音調預賀他成功，告別了一聲走了。瑛司答

應把詳情用書面告訴他，轉身向上走去，不一會就在樹和屋的蔭裏不見了。瓊司進門時放出一長方形的光，可是一下兒又完全是黑暗。

「快樂的瓊司！」邵頤自己對自己說，「原來是這個緣故！」

他決定當晚就回家去。一刻鐘工夫已出了村，第二天他依舊做他田間的工作，好像一點沒有特別事發生過一樣。

他等了又等，不知婚期定了沒有，但是瓊司沒有信來。他一點消息都得不到，直到後來有一次在牛馬拍賣場裏遇到瓊司，邵頤很輕輕的叫道——「輕得比他自己覺得的還輕——」大婚定那一天？」

但是瓊司面上毫無半絲喜氣，未免使他吃了一驚。「沒有這會事，」他用強自鎮定的語氣說，「真糟透了，她不要我。」

邵頤停着氣聽他，後來用帶奸詐的愁悶口氣說道：「再試試——這是喜差。」

「喔不，」瓊司很肯定的說，「一點沒有這個，我們用公正老實的態度談了十多次。」

她老實告訴我，我不配她。再求她，不過再麻煩她一次罷了。呀，查理，五年前你不要她，等於丟了一樣寶貝。」

「不錯——不錯，」邵頓說道。

他從拍賣場回來，心裏有一串新的感情在活動。他竟錯認瑪司為他成功的敵手。因此對於莎麗又似乎很有希望似的。

這一次他事情太忙，就用筆墨寫了一封很大方很坦直的求婚書。信件便準時寄回：「親愛的邵頓先生——我和別的女人一樣，很感謝你第二次要求的盛意。我讀了你關於農事的長篇論文和聽了你卡斯脫農會裏的演說，更要比我好幾倍的女子都會覺得榮耀。但是我的答覆依舊同先前的一樣。我不必解釋理由，實際上不能解釋；我很簡單的回答說不能來嫁你。希望你健康快樂，像以前一樣；我是你忠心的朋友。」莎麗哈爾。」

邵頓很失望的，鬆手把信落在地上。她不但答應，並且語氣之間帶點譏諷，說什麼

「長篇論文……覺得笨拙，」未免有諷諷的嫌疑，可是無論如何，回還是有了，他不得不認為滿意。

剛巧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情，把他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了去——本地有一家銀行倒閉了，有一個人名字也是邵頤，損失甚鉅，因此一般人都弄錯了人，以為邵頤破了產。他忙了幾天從朝到晚寫信告訴人那姓名的錯誤，和擔保清償一切自身的債務。這件累人的工作還沒做完，忽的來了一封從莎麗寫來的信。

邵頤把信撕開，內容很簡短。

「親愛的邵頤先生——前兩天我們聽說——銀行倒閉，你遭了破產，不勝驚駭之至；現在纔知道是謠言謠傳，母親的意思要我表示我們真正的快樂。你為我哥哥的孩子們這樣盡心，我在這種時機理應當寫信給你。他們前幾天都有信來——你忠實的朋友，莎麗哈爾。」

「好貪財的女人！」邵頤笑着對自己說，「原來她的拒絕我是因為她想我破產了。」

部類是最仁慈不過的，過了幾天，那裏再會記恨莎麗的這點壞處。他所希望於妻子的是什麼？他同自己。愛情和賢德。次要的是什麼？處世的常識。她拒絕我好像拒絕坐在滿湖的船一樣，豈不是處世常識麼？她現在纔知道是錯了。「我得再去試一次，」他說道。

實際上他的心整個兒在莎麗身上，目光裏也只有莎麗一人，所以不論什麼事情都不能阻擋他；而他的推理純粹是外表的。

在冬天過年的時候去已證明是不吉利的，於是他等候到五月下旬的一個好天——那時世界上的生物都盲目的信仰自然，把內裏的一切都暴露在太陽光下。當他騎過狹隘的山道時，一點也認不出以前兩次冬天經過的遺痕。這次隨他把眼閉了，也不會再走錯。杜鵑的歌聲這時最好聽，既無早奉試啼時的粗戾，又無中暑衰老時的微弱，而飛蟲類在日光下的蹣跚活潑，好像火爐前的小貓。他進欣詩克斯的時候雖在下午，和上次差不多，但陽光滿地，天朗氣清，哈爾的奶廠住屋遠遠的織網畢現。他看見莎麗在花園裏。他起先預備先到旅館去，但他想，「不要；我可以把馬栓在花園門上。如果成功的，可以

再去，不的，騎上馬背就走。」

他騎馬的長影子把哈爾太太坐的一間屋子擋暗了，把哈爾太太嚇了一跳，因為他從小路騎上山坡，平常騎馬的人不很到的。不到幾秒鐘他在莎麗的花園裏了。

這件要事在蜂房後面不到三四分鐘就告結局了。雖然春天到了，把大地都鋪成綠色，但邵頤沒有成功。「不能，」莎麗堅決的說，「邵頤先生，我永遠不能嫁你。要嫁早嫁了，現在絕對的不能。」

「但是」——邵頤懇求道。說話一闕了機巧，便說上了一大批的話，種種事情都答應替她做。每星期送她到母家來一次——帶她到倫敦去——給她存許多錢——總之他什麼都承認，什麼都提議，什麼都引誘到。但是全沒用處。她堅決的表示不肯，把他的輩辦一筆勾消，像大路上的鐵門一樣。邵頤頓住了。

「那末，」他簡單的說道，「你上次拒絕我的時候，你還沒聽到我那語言中的失敗。」  
「我沒有，」她說，「但是即使聽到，也是一樣的。」

「是不是因為我前幾年不理了你？」

「不是。這事早過去了。」

「呀——那末你恨我，莎麗！」

「不是，」她很遲緩的回答，「我不是完全恨你。知道你不是像我以前設想的那個英雄——就是這一點。老實說罷，我現在的狀況很快樂；我並不想嫁人。現在我有一件事請求你？」她說時的情態非常動人，所以邵頓以後每次想到了，沒有不咒罵自己的無上損失。

「隨你多大的事。」

「請你再不要把這同樣的問題問我。做朋友隨你多久，但是做情人和結婚是萬萬不能。」

「我決不就是了，」邵頓說道，「即使活一百歲也決不再提。」

他果真沒有提。他再也不敢生這條心了。

後來他的養子養女長大起來，在社會裏活動，卻頗和哈爾兩家就此斷了音訊。不知過了多少年，卻頗偶然間聽到莎麗拒絕了好幾次可能的婚姻，堅持到底她獨身的主張。

## 同鄉朋友

—

東山上的看牛人可以高聲報告看牛的消息於西山上的看牛人，中間還有無數城中居民的趑突，聲音卻無半點兒阻礙；還有那靠近城屋後圍的險峭的牧牛地也是如此。到了晚上你站在城中可以聽到低近的牧牛場上的牛吼犢鳴。可是這山谷中聚集着的社會非常殷實，有縣長有大商店有原料製造廠。

三十五年前一個潮濕的黃昏，那天光還不十分暗，一位紳士樣的人，一手拿着一個小皮包，一手舉着陽傘，在山路的大路上步行走下來，不一會後面趕上一輛四輪馬車。「喂，唐恆——是你麼？」駕車人叫道，他是一位文雅白面的少年。「跳上車來，讓我

送你到家。」

步行的人轉過肥胖欣悅自得的臉，向着喊叫的人。

他們是前面城裏的同鄉，雖是極老極知已的朋友。可是甯人的境遇完全不同。白納脫比剛出茅廬的年輕律師唐恆要有錢些，這在唐恆的態度裏很明顯的看得出来；他的白納脫對他倒沒有一點表示。白納脫在這城裏的地位並不是自己手倒出來的；他的父親是這城裏極得意的廠商，積聚了不少的錢，那廠生意至今還經營着，並且依舊非常順利。那老白納脫先生積聚了一份家私，便退隱修養去了，把兒子教養成一個有學問通世事的鄉下紳士。

「白納脫夫人好麼？」

「當我離開家的時候，她很好。」他淡淡的這種回答，覺得很不舒服，便吳視着那匹馬，以遮飾他的真情。

唐恆先生很悔此問，便立刻揀了個別的題目作談料。他恭喜白納脫先生被舉為本

壞的議員；從選舉之後，他們還沒有遇到過唐恆夫人蓄意要來拜訪和菲莎白納脫夫人很久了，不過恐怕她至今還沒空去。

白納脫似乎很難以回答他。他說道：「我們一定很喜歡見你們。尊夫人不論什麼時候來，我——我內人很歡迎的……是的，我做了議員——不過我沒有經驗，許多人這樣說。這句話實在是對的；我早就想辭掉這個榮耀——手頭又有許多事情要做——但是他們這樣誠意的逼着我，叫我也沒法。」

「你手頭的那件事情，我永不能明白牠的需要，」唐恆笑着很隨便的說道。「你已經有一所很好的屋子，何必再要造一所新的來幹麼呢？」

白納脫這時的臉色幾有些微有點熱氣；這個問題本是唐恆瞧着兩旁的飛鳥和風景隨口問的，所以他想了一會，不慌不忙的答道：

「唔，你要曉得我們的意思要住在城外；現在住的那所屋子太老太不便利。」

唐恆說那新屋子的地點揀得很好。他們可以從窗裏看到四五里外的景物。並且說

應該給他一個名字罷。

白納脫則以為不然。他想那裏又沒有別的屋子會合他弄錯，並且他並不喜歡什麼名字。

「但是我想牠是有名字的。」唐恆說道，「我有一次經過——大約是今天早上；我石見有『林代別墅』四個字糊在一塊板上。」

白納脫急忙接着說道：「這是她——我們一時的意思。不過最後我們決定不用名字——至少不用這一類的名字。恐怕你是一星期前看到的。上星期六就取下來了……這個事情我很堅決！」他惡恨恨的這樣接一句。

唐恆用着不相信的口氣，說他昨天還看見。

他們這樣談着話，一路跑進城來。那時已晚上七點鐘，街上異常的寂靜；自從下午下了濛濛細雨以來，此刻漸漸下大了，黃燈上蒙着一層水氣，石瓦的屋頂上的雨點打得一片嘩嘩聲。他們的路程須經過全城的集會廳，黑牛廄，再向前去右轉彎，便是一條巷，巷

內一排每幢兩扇窗的住屋，新舊也看不分明，不過這種居屋，到處都是一樣，只是住的人不同罷了。

轉彎角上，唐恆就預備下車，白納脫忙說道：「等一會——我來送你到門口。」他便轉車到一條小巷內。幾碼前在一扇有燈光的玻璃窗上，貼着三個女孩的臉，上面是一個婦人的面，他們的眼光都注視着空街上。「你是位幸運的人，唐恆，」白納脫說着，窗上的臉不見了，都銜向門口來迎接。「你一定是位快樂人了。我情願送一百幢我現在造的新屋子給他，假使他能給我這樣一個快樂家庭。」

「唔——是的，我們生活上總算很舒服，」唐恆很得意的回答。

「那所屋子，唐恆並不是我的意思，」白納脫把久悶在心裏的恨毒，脫口銜了出來，並且拉緊馬轡，使那朋友下車能夠緩一會兒。「我現有的屋子在我已夠住了，和你說的一樣。這是我的私產，是我祖父蓋的，大得足夠當城隍用。我父親生在那裏，住在那裏，死在那裏。我也生在那裏，至今一直住在那裏，可是我還得造一所新的。」

「爲什麼呢？」唐恆說道。

「爲什麼？爲的是要使我家裏保得太平安無事；我願意什麼都讓步，但是這不能成功。我很堅決拒絕用林代別對的名字；我並不是說這名字是多麼可笑，不過我妻子從前轉過林代公的念頭，現在硬要拿他的名字來題這屋子，叫我怎麼能忍耐呢？假使你都知道，想什麼調和的方法都是沒希望的。在你快樂的家庭裏這種經驗是沒有的；並且上帝將來也不會使你有。他們都預備着接你了。」

「當然！你夫人也等着接你呢，」唐恆說道，「相信我，她也會來接你的。並且預備着比我好幾倍的晚餐等你去喫呢。」

「我希望這樣，」白納脫狐疑似的答道。

他把車子停到唐恆的門口，唐恆家裏早把門開好了。唐恆跨下車來，因有皮包和雨傘的妨礙，腳下一滑，跪倒在溝裏。

「嗟！我親愛的御爾斯，」他的妻說着，跑下石階來；竟把白納脫在面前忘了，拉住丈

夫，拖起來，吻了一下，說道：「我希望你沒有跌痛。我愛！」孩子們圍上來，都憐惜似的叫道：「可憐的爸爸！」

「他沒有傷，」白納脫說道，因見唐恆祇弄污了衣服。白納脫只是注意着唐恆夫人的舉動。在平時——而尤其是在獨身時什麼事都非常苛刻——他一定會說她太輕浮；但是在他現在的環境裏面唐夫人多情的舉動使他心裏禱的一動，眼中流出淚來。他向唐恆和他的家說了再會，離開他們，向大街上自己的家裏來。

白納脫的心裏只是記着唐恆區別時的預言，他說白納脫到家不會像他自己意想那樣不受歡迎。今晚上天氣多可怕，至少今晚一次他的預言是對的。他心裏滿是狐疑，不知不覺已到了自家門口。走進門去，沒有他妻子的蹤影；他就問僕人，僕人說女主人正和我縫在商量衣服，怕有一會兒縫出來哩。

「這個時候還有我縫在家裏！」

「女主人晚飯喫得很早，說叫您別見怪，她今晚上不能來陪您了。」

「但是她知道我今晚回來麼？」

「那她知道的。」

「跑進去，說我回來了。」

僕人奉命進去；但是女主人傳出來的依舊是先前的幾句話。

白納脫不再說什麼，坐下來獨自進晚餐，想着剛纔看見的家庭樂趣，只是出神。他的心忽又回想到前幾年結識的一位和悅溫柔的少女，她的王貌時在這種境况內，出現在他的心裏。白納脫在椅中轉過身去，兩眼模模糊糊的向後面臨着，好像他看見的不是房裏，而是房外極遠的地方。「不知道她還住在那裏麼？」他自言自語的說。

—

他忽然間恨恨的站了起來，戴上帽子，穿上大衣，跑出門去，沿着水光晶瑩的街上向前走；那時聖瑪利教堂的鐘剛打八下。街上的商店，學徒們和夥計們正在上門關窗預備

歇息。除了幾家老板娘自己拿權不用夥計的，還張大着眼等主顧；在他們耳中，上店門的聲音，並不像在學徒夥計們耳中那樣悅耳。可是那晚上天氣實在太壞，所以也等不多時，一家一家的關門了。

白納脫大脚步向右轉了幾個彎，沿着朝南的長街向城中最熱鬧的大街上來。他現在雖則不再經營麻商，但是他的名字時時還可以在店門外樓牆上看到，因為有許多後起的麻商借用這老牌子來推廣營業，譬如「施密斯商店，白納脫分此，洛賓孫，前白納脫商店之經理。」這種店號使他回想到父親忙碌的商業生活，使他疑問他父親的生活比他快樂還是愁悶。

街旁的房屋漸漸的減少了，到後來一片空場，左首地勢較高，逐漸的升上去形成一個岡。岡頂上豎着一排造屋的木架子，像槍頭一般直立在半空中，下面看得出剛蓋了一個起頭。白納脫脚步放慢，站在街心有幾分鐘之久，顯然對於這新蓋屋子毫無興趣；忽然間他瞥見崖前有一根木柱，頂上一塊白漆板。他走進相閣，跑近去，只見板上明明白白寫着

「林代別墅」四字。

這四字裏好像含着極使人難受的諷刺，而他的目的好像是有意的要激怒他。唐楷說的話果然是真的。他把傘插在泥土裏，兩手抓住木柱，預備把牠拉倒。那時他忽然心裏一轉念，重又把手放下來。

「讓牠去。」他對自己說道，「我早已聲說過只要太平無事——只要能釣太平無事。」

他拿起了雨傘，靜靜的走出柵欄，依舊背朝着城向前而去。走過了這所新屋，他的步伐更其堅決了；不多一會黑暗中隱隱發出澎湃的海潮聲。那條路直達海濱碼頭，離城約有一英里之遙，城裏的生意都從這碼頭上來的。自從見了那厭惡的名牌之後，白網脫竟把雨傘都忘記了，雨點兒滴滴答答落在帽上，有時還打在他面上。

路旁的燈雖然依舊間一段有一盞，但已不及先前那麼密了，並且泥路已代替了石路。他每次走到燈下，肩上也看得出特別的閃光，到後來完全濕透了。海潮聲逐漸明顯，但

離海岸還有不少的路；他站在路邊一所孤零零的草屋前，屋前一個小花園，用木柵和路隔斷。他細細的察看一下，防備弄錯，推開圍門，輕輕的敲草屋的門。

他耐心在門外等了有好一會兒，在別的人早就要打第二次了，但是他候着，不一會聽得門開了，誰開的門，看不出來，因為夾道上沒有燈光。白納脫慌亂的說道：「莎維爾小姐住在這裏麼？」

一個孩子的聲音回答說是的，接着又請他進去。那孩子說立刻去拿個火來：因為晚上很潮濕，母親說夾道上不用點燈。

「你不用為我去煩你拿燈，」白納脫急忙說道，「用不着燈。」莎維爾小姐的坐起間在那裏？」

那孩子的白圍裙隱約的可以看得出，他用手向夾道的一邊一指，白納脫立刻跑了進去，深怕有燈光照到他的臉上。他走進門，便把門關上，只聽得那孩子回裏面去了。

那坐起間壁不很奢華，卻簡潔清雅，別饒風趣；室中不論何物——從小碟壺到裝飾

中心的小銀雕架——都整潔適當，絲毫亂不亂。有一張照片，外面用繡花的硬紙板做照架——顯然是女手的工作——照上是一位瘦臉年長的海軍副官。昏黃的燈後，有一位女子站起來，而此女和那照片的相像，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她在燈後很用心的做一件事，因此隔了好一會，纔知道有客來。

他們兩人站了不說話有好一會功夫。白納脫對面的那位女子，鵝蛋臉，瘦長身材，服裝也還雅淡。她呆住了一會，像心還在別處一樣，隨後臉上變成鎮靜和半駭半怒的神氣，頰上泛出紅色，眼簾重得壓下視線。

「我知道我沒有什麼事到這裏來，」他答覆她的眼色，「但是我心裏只是想來看你，問你近來好，你肯伸手給我握握，像你從前常常給我握的一樣？」

「我願意忘記這些，白納脫先生，」她回答着，冷冷的伸出手去。「當我想起我們最後會面的一次情形，我想你提起前事，未免太忍心了——就是你來，也太多事。」

「那沒有什麼害處罷？柳西，我不常來煩你的。」

「雖然你好久沒有光顧敝舍了，可是這次我也沒想到。」她說着，依舊是冷冰冰的神氣。「我希望白夫人身體好！」

「好的，好的！」他不耐煩的回答，「至少我像是如此——雖則我也是聽人家這樣說的！」

「但是她是你的妻子，先生，」那女子顫抖着說道。

那女人的住屋裏，猝然間來了男子聲音，把窗簾裏的金絲雀都嚇醒了，只是向着籠梗上撲。她跑過去，把臉貼在籠上叫他靜止。她這樣做一半是要她自己安靜。

「我不是來談我妻子，」他說道，「我來談你，只要談你一會；我妻問，自你父親過世後，你境況好麼？」說着她轉身向她父親的照。

「我境況還好，謝謝你。」

她的話和她的神色有點不相符合；白納脫很謹慎的查備自己不該這樣看不出風色。因欲解除兩方面的不安，他轉身看着桌面，說道：「我進來時你在做什麼——在燭光

底下畫花麼？」

「嗟，不，」她道，「不是畫，只是起輪廓。我晚上畫，省些時間，這個月裏，還得畫三打。」

白納脫表出極悔恨的樣子。「你要把可憐的眼睛畫壞了，」他的話裏從來沒有這樣窩於情成。「你不要做了。我早該對你說不要做了，唔——我每次想到這點，恨不得不張開眼來見亮光！」

「現在和此地是不是應該提起這些事情？」她慎重的問道，「你從前對我和對自己都有君子的尊嚴。別再說那些話，也別再到我這裏來。我想你這次來是不嚴重的，是沒有仔細考慮過的。」

「考慮過，唔，我當你是老朋友知己朋友——老實說，來看我心愛的人。你別發怒！我忍不住發來，許多事使我記起了你……今晚我遇到一位朋友，當我看到他妻子和孩子怎樣的歡迎他回家來，雖則他的進款和機會都不及我，我就想如果他是我，該多麼的美滿，我愈想愈懊惱，所以到此地來。現在我在這裏了，又覺得不很對。不過我要看你和談談。」

我們往事的熱情卻很真挚。」

「這種情形，怕還得過許多時候纔可以，」莎維爾小姐很安靜的說，「過了多少時候之後讓我心平一平，現在總是不耐煩的記住着，——雖則你是怕快要忘掉了。真的，你早已忘得乾乾淨淨。」她接續又說，聲音較前響亮而有生氣，「但是我竭力設法忘記牠，照我現在已有的成績看起來，我知道可以成功！」

她一直站着，這時坐下來，臉一半背着他。

白納脫鬱悶似的瞧着她。「是的，這是我的報應，」他說道，「野心逼着前進——不，這不是野心，這是歷經昏亂，如果我考慮一下……」他猝然嚴厲的高聲說道，「但是，柳西，你該常常記得：如果那次誤解之後，你寫張條子給我，我敢說我會回來的。這件事毀壞了我。」他慢步的走到房的那端，眼珠兒只是瞧着地板。

「但是，白納脫先生，叫我怎樣能夠寫信給你呢？當時簡直沒有讓我這樣做的餘地。」  
「那末應該有這樣的餘地，」白納脫說着轉過身來。「這也是我的錯誤。」

「唔，我不知道這些事情；不過我說的話都無庸我再解釋，所以我沒寫信給你。什麼事情都沒有定，你的地位又比我高，又比我有錢，我以為我誤解了你的用意。後來我聽得那位小姐——這樣高貴的管家你都該驕傲——我想我多僥，所以更不願意說什麼。」

「那末我想這是命運——機遇——把我們分開，親愛的柳西。無論如何，你纔真是我的妻子——而我放你過去，我真是十二分的傻而狂！」

「喔，白納脫先生，」她說着眼淚幾乎淌下來了，「別再向我提這件事了；我不是安慰你的人——先生，你想——你不該到這裏來——假使給人知道了，人家要說我多壞！」

「這倒真的——真的，」他急忙說，「我來是不對的，我下次不再這樣做了。」

「這是人類最普通的愚笨的地方，以為你不走的一條路，一定是最好的路。」她深思着縮說，一面跟着他走向門去。「就是你真的向我求婚，你又不知道我接受不接受。」當時他的視線遇到了她的視線，她就低下眼去。她知道她的聲音已明白告訴他說的是

意。靜了半响後，她用安慰戲謔的聲音，繼續說道：「我家在我父親未死之前，也比你窮得多——說不定你的朋友都要看我們不起，說我窮。」

「你的性情不久就可以把他們說回過來，」白納脫說道。

她於是詭辯道：「別再顧我的性情罷，還是去和你夫人講和罷！這些就是我的命令。現在你替我立刻走罷。」

「我就走。我總得替自己竭力設法，」他答道，聲音比先前已愉快多了。「但我將永遠遇不到你這樣的姑娘了！」他立刻開了門出去，讓她獨自在屋裏。當他重又到了街上時，眼睛裏滿是眼淚，只見路旁的燈光都帶着稻草般的光芒。

在路的那邊，白納脫看見一個人，揹着傘和他並行的走着。不一會，他穿過街來，和白納脫走到一條路上。白納脫仔細一看是蔡爾遜，城裏的外科醫生，欠白納脫錢的蔡爾遜不是沒有本領的人；不過不會發跡。他學做醫生的時候已有種種不幸；他家裏很窮；父母不喜歡他，娶了一個異鄉人做妻子；人人拿他做取笑的資料。還有一層，他的相貌不配做

時髦醫生。時髦醫生應該有一雙安詳的眼睛，平薄而無情成的唇吻，在公眾前不會變成弓形譏笑人或是輕視人；他都沒有。他的嘴是彎勢的，一雙又黑又大的眼，使膽怯的人望而退卻。他的朋友都是些拍肩打趣的俏皮朋友。種種情形都使他不能在本城得意。

蔡爾遜有一次沒有錢，就用了白納脫的名字去欠欠賬，結賬時候，一時蔡爾遜付不出，討賬人就向白納脫要去了。所欠只有五十塊錢，在白納脫損失了也不算什麼，所以對於那窩囊的醫生，並沒有什麼惡感。但是蔡爾遜性情上太固執無情，使人不敢和他深交。「我希望在三星期內可以還你那款子，白納脫先生。」蔡爾遜用拍肩朋友的神情這樣說。

白納脫很和善的回答不必忙。

這所謂三星期在蔡爾遜的心目中是個無定期的長時間。

「我做了一個夢，」蔡爾遜說道。白納脫知道他又耍胡說亂道，並不表示歡迎。「我做了一個夢，」他用不着人家歡迎雷說一道。「我夢見一位先生，他待我很好，匆忙問他

去娶了一位高貴的貴族女子，心裏還沒忘記先前認識的一個好姑娘；一天很濕的晚上，和今天差不多，我在海岸邊的路上走着，正好看見他從那親愛姑娘的屋子裏走出來。」

白納脫向說話的人瞋了一眼。附近的路燈光，從雨點裏透過來，正好照在他臉上，只見他眼珠兒向上斜瞟着，做出小鬼般的嘲笑樣子，一面把舌頭伸出在臉上舞動。

「來，」白納脫嚴重的說道，「別再這個樣子。」

「不，不——當然不了，」蔡爾遜急忙說道，他覺得自己的嘲笑太過分了，像以前有好幾次都是如此。他再三再四的陪罪道歉，但是白納脫並不答言。一件事情他可以肯定——就是這個謠言，不久就會生根，所以他爲柳西的緣故，不得不服從她的命令。

### 三

他果真一字不失信；雖則在柳西的園裏，松雪花謝了，番紅開，番紅謝了，水仙開，並且海岸邊的路極好散步道闊，但白納脫竟絕跡不來，柳西的門上更不用說了。他阻止自己

往這條路上來，像阻止噴險藥一樣；就是有時出來透透氣，他總向北到極遠的方形棧色的田場上去，那裏棧裏人是不會到的。有時他穿過幾條小街，到裂繩的所在，看造繩的人用背向後退着，場上到處是蘋果樹和長的野草，不時還有牛領銜進來，好像造繩的營業很妨害自然似的。

有一天早上太陽光很熱，四周的斜坡和山上騰出一股雲煙，包圍着許多城中老式的屋頂，好像萬家屋上生炊煙一般，樣子異常可愛；白納脫在議事廳上，對於討論的事毫無興趣，望着窗外閒眺。議事廳上人到了不少，但沒有許多事討論；幾分鐘後，唐恆很闊散的踱過來，說近來不常見白納脫了。

白納脫承認他近來不很出來。

唐恆瞧着玻璃掛着的粉紅窗簾，反映出熱紅色在他們的面上，於是轉眼瞧着窗外。正在這個時候，街上走過一個高身材的傲慢女子，唐恆一瞥就知道是白納脫的夫人。白納脫也瞧着窗外，但立刻把眼光轉到別處去。

「過幾天就會好的，」唐恆表着快樂的同情，這樣說道。

「那末我們上次的決裂，你知道？」

唐恆卽刻把笑容抑制下去，表着愁鬱。「不，我並沒聽到怎樣嚴重的事，」說着把臉拉得長長的。「我只聽到很浮泛的報告。」

「你也許以爲不久就會好的，」白納脫淡淡的說，「但是我的意見不同……唐恆兄，我們應該從正面看事。正像鴉片煙花，外表好看，內裏就不能圓了——不過你夫人和令媛們都好麼？」

唐恆說她們都好，謝謝他；早上她們出來了，此刻他正在眩惑是否打這裏經過。啊，正是她們，走下街來了；唐恆用手指着兩個孩子和一個保姆，還有一位女太太在她們後面。

「你願意出去和她說話麼？」他問。

「今天早上不拉。我現在誰都不願意招呼。」

「白納脫兄，你太多心了。在學堂裏時我記得不論誰得罪了你一句話，你常常面紅

得像玫瑰花一樣」

白納脫靜想了一會。「是的，」他承認道，「這句話有點真的。所以我在傢裏只求太平無事。這樣的生活雖不見怎樣有意思，但還耐得下去。」

「我幾次想跟你說，提議一個計劃給你，」唐恆囁嚅的說道，「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不過贊成也好，不贊成也好，隨你喜歡罷。實在這個計劃是我內人提議的：她很喜欢去拜訪尊夫人，做個知己朋友。她覺得尊夫人在這城裏太孤單了，沒有勸告的人。她意思用理去向你夫人說總會聽的。我內人感動姊妹的心的能力倒很大。」

「我想她感動男人的心一樣的厲害。她多活潑美麗，你真好運氣找到她。」

「唔，也許是的，」唐恆呆笑着，竭力節制自己的驕傲心。「無論如何，她可以找出使尊夫人不樂意的緣故。也許是誤會，你知道——她太驕傲了，不肯來求你解釋，或是你行動有幾點使她不能十二分了解你的地方。老實說，我內人如果早確定配和你夫人來往的話，早就預備着進行了；你夫人是倫敦大城市裏貴族出身的，我內人常常怕夠不上做

朋友哩。」

白納脫表示對他這樣好意的提議極熱切的感謝他。唐恆夫人的害怕是有理的——他也承認。「但是請她來罷。」他說道。「在英國只有你夫人我敢信託這樣一件使命。我怕沒有什麼好的結果；可是如果她願意去試而怕受拒絕，我總以這件事為她最和善最慈悲的一件好事。」

白納脫和唐恆告別之後，就到儲蓄銀行裏去，在那裏他是董事，把他的煩悶愁緒在銀錢出入的彙算中和檢對紅綠線上的款目裏竭力的排除掉。他坐着石工人們存款，有時他簽了一個名。那天下午他還沒離銀行，唐恆從門裏伸進頭來。

「我內人已見過夫人了，」他低聲的說道，「尊夫人已答應她明天下午如果天氣好，駕車到海邊上去游玩。您老好！」

白納脫拉了拉唐恆的手，沒說什麼，唐恆出去了。

## 四

第二天的天氣真比預定的還要好。太陽一過中午便向西方沈降下去，正在建築中的白納脫新屋，那木架子的長影，直伸到前面大路上。幾星期來這是白納脫第一次親自到來察視新屋的進行。在三十五年前的老式城鎮裏，建造房屋，和現在的蓋造方法不同。地基和底層造定當了，要過幾個星期，讓他慢慢凝固了，纔能建造上面的幾層，所以經了一個暑期，還不能十分的乾透，起造其餘的重要部分。白納脫站在一個還沒有木樞的窗口前，沿着斜坡，望到路中。一輛車輪的聲音聽得見了，不一會就看見他那美麗的薩的和唐恆夫人，駕着馬車道經此路到海濱去。她們的車走得很慢，唐恆夫人的面上滿是笑容，反映到她同伴面上，因而也帶了微笑。——那薩讓和悅的神情在她天生的，已漸漸在工作着有效果了。但是白納脫決心，不論怎樣，決不加以干涉，也不冒昧去破壞這有希望的一天。這種事他只能信託人，自己去加以指導，結果只會破壞不會好。他妻子緊握

着馬鞭繩，手上帶着檸檬色的手套，筆直的身軀，絲絨花邊的服裝，清秀的面容，在面前經過，表示她永遠是高出她的同伴一等——年紀比同伴大，坐得比同伴高。

白納脫決定讓她們談一會，然後緩步走到海邊，帶她們回家去。他在那屋子裏耽擱了一點鐘光景，便出發向海濱走去。在林代別墅下面幾百碼遠近，就是那海軍中將女兒的高處。白納脫已好久不到這邊來了，當他走過這片禁地時，一股奇異的熱氣橫過他的心裏，他覺得一不仔細，又得爲柳西在心裏自和自的打起仗來了。可是這次大事的十分之一已經夠使他這這裏的罪了。

他走到那小屋對面，回過頭來向屋前籬內的小園裏看了一眼。柳西正在園內；她一面走着一面俯身下去採花，大概採了去預備做着描的，所以走得很快，以節省時間。她並沒有看見他；他如果一直走過去，她也決不會聽見他。但是一種奇異的感覺使他站住了。她活潑潑地在秋牡丹，鬱金香，長蕊花，夜香蘭和別種舊式的花中間，翩翩的跑來跑去，帶着半孝的闊邊帽，手裏還拿着一束花，很是動人。她直起身來拔紫丁香花時，一眼便

瞧見了他。

「白納脫先生！」她說着天真爛漫的笑了。「怎麼，我看尊夫人坐了馬車走過這裏之後，我幾次的在想你，現在你竟來了！」

「是的，柳西，」他說道。

於是她回憶到上次會面的詳細情形，而他相信她面紅起來了，鑒則這也許是他神經過敏的幻想而已。

「我到海濱碼頭上去，」他續說道。

「真的麼？」柳西天真的說道，「現在天氣熱了，許多人到海濱去。」

說話時她的臉看得更真切了，只見她比上次見她時更消瘦更灰白了。「柳西，你怎麼更憔悴了？告訴我，我怎樣可以幫助你？」他幾乎說出口來，但只是這樣想着，「如果我能幫助她，我們兩人都要弄糟了！」他只說得下午天氣好，走過去了。

他正走着，一陣狂風吹進山裏來，好像有意和他的話反對一般，把寂靜的景色騷擾

動了。風勢很猖狂，並且鬧得出海的氣息。

路旁有一坵山把海遮着，其間卻有一缺口，望得見海，缺口的左邊豎着一塊峭壁，給陽光染成火焰般的橘紅色，那右端一座峭壁卻隱在影裏成灰青色。兩壁中間是一處天然的好港灣，祇須加上一點人工完成牠，不難使牠成爲名港。港的兩端只是薄薄一層橙色的沙泥。都深深的入抵滿長着野菊的和內部山谷分界的土坡上。離港一英里遠的保脫，脫來提居民幾次的想建港，但是潮水帶沙進來，常常阻礙和毀壞他們的工作。因此現在只有幾所房屋，一個草率的碼頭，幾隻小船，幾家小店，一所旅館，一兩幢住宅，一隻雙桅的大船正在碼頭上卸貨——這些，就是那處的重要景色。碼頭前的空地上停着幾妻子的馬車，空着，那侍候的小使拉着馬。

當白納脫走近去，看見一點藍色的東西沿着東峭壁下很迅速的移動着，原來是一個穿絨絨衫的人在那裏沒命的奔跑。他向白納脫舉了舉手。白納脫就蹣了上去。他是本地人，但白納脫認不得他。

「什麼事？」白納脫說道。

「出了大岔子！」那船夫急速的說道。兩個女子連船傾覆在海裏——她們是唐恆夫人和白納脫夫人，那天下午她們駕車到這裏，停下來，因為天氣太好了，走了一會兒，就雇船預備繞着峭壁頭耍。她們正要傍岸的時候，一陣狂風過來，把船掀翻了，想必兩個都沉死了。怎麼會鬧出這樣大亂子，他老是想不出來，因為約翰格林駕駛海船的本領不弱於別人。

「那邊怎樣走法？」

「只須繞過峭壁去。」

「跑去告訴那孩子叫他立刻把車放到那邊去。於是到旅館去，叫他們立刻往埃靈請醫生。她們出水了沒有？」

「一位已經出水。」

「那一位？」

「白納脫夫人，唐恆夫人怕已漂出海外去了。」

白納脫於是跑到被壁遮住的那部海濱去，只見遠遠的圍站着一大羣的漁夫。當他跑近去，一兩個漁夫認得他，都轉過身去，不敢和，他的視線碰在一起，他走進人羣裏，看見一隻小小的海船拖翻在水灘上，在斜的船板上，躺着一個滿身是水和沙的女人，穿着絨布衫黃色手套，確是他妻子。

## 五

能做的事情都做盡了。白納脫夫人已在自己屋子裏受醫生的救治，但結果還不能確定。白納脫一心服侍他妻子，好像這是他生命的唯一願望。起先在海灘上時，他很躊躇了一會——還是送她到海濱旅館去呢——還是立刻送她回家去。第一個辦法，既沒有熟巧的醫生，又沒有應用的東西，似乎完全沒有希望。第二個辦法時間上要化得很多，路中有幾段亂石脊的阻礙，並且要用船渡過碼頭去纔到家裏，再加上請醫生一來一往，豈

整要幾點鐘哩。用馬車載了回家途中化了幾十分鐘寶貴的時光，她躺在自己牀上又耽擱了七分鏡，親把醫生請了來，應用種種可能的救治方法。

他一路在黃色的夕陽裏飛也似的駕着車趕回家來，兩旁東西的黑長影子，不斷的在他眼中閃過去，疲乏的工人背上背着籃子回家去，見了他這樣速度，都回過頭來奇怪。在半路上他碰到蔡爾遜，所以他是第一個醫生知道這件不幸的事。他帶着一個助手坐在兩輪馬車裏。白納脫請助手到海濱去，說不定唐恆的可憐妻子已在此時由浪花中捲了上來，一面帶了蔡爾遜回家裏去。

白納脫不再需要在妻子面前了，並且他覺得這是他第二重要責任去找唐恆，不應該讓別人先去告訴他這個消息。他十分確定離開海濱並不能算對於唐恆夫人不盡責任。當白納脫夫人接進馬車時，海濱上聚得更多的人，都預備幫助去找尋她的朋友，因此他覺得他的逗留也是徒然的。但是報告消息的痛苦卻兩倍難受，因為這次唐恆夫人極不幸的事完全由於她和她丈夫對他好意纔發生的。

他找見唐恆在辦公房裏。當白納脫告訴他時，他臉色頓時轉白，站了起來，停着完全不動有好一會，好像喪失一切的知覺一般；於是他的肩聳了聳，從袋裏拖出一塊手帕子，像小孩子一般開始哭泣起來。他的哭聲隔壁房裏一定聽得見。他好像並沒有什麼意思要到海濱去，或是有別的辦法；但當白納脫輕輕的拉着他手，請他立刻就走，他也就答應了，既不說一句話，也不去過揮他的眼淚。

白納脫帶了他到海濱，那時依舊找不到他妻子的半點蹤影，白納脫留着沒用處，便告別了唐恆，他的朋友，和年青的醫生，急急忙忙的趕回家來。

在門口他遇到了蔡爾遜。「怎麼樣？」白納脫說道。

「我剛從樓上下來，」醫生說道。「我們什麼方法都試過了，都沒有結果。你的不幸我很替你表同情。」

白納脫不能欣賞蔡爾遜的同情，因為他的語氣裏好像帶點譏諷，宛然是深知他家事的人的口吻。真的，蔡爾遜說話時純黑的眼睛裏有種奇異的閃光；但這許是他的幻

想也說不定。

「還有，白納脫先生，蔡爾遜續說道，「我們那件小事情——我希望在三星期內可以還你。」

「不要緊，白納脫匆遽地說。他請蔡爾遜到海濱去，也許此刻已需用着他，他自己進屋子裏去了。

僑僕們從妻子的臥室裏出來，面上都白灰灰的你看我我你的呆着，又都望了白納脫一眼。他經過他們，跑進房去，默然向着那牀有幾分鐘之久，隨後跑入隔壁房裏，不住的踱來踱去。一兩分鐘之後他察覺樓上寂靜得毫無聲息；他在厚氈上的煙脚步聲都覺得有點悶；他的思想騷動空氣像清朗的說話一樣。他看出窗外去。在往海濱碼頭的路的遠端，一家屋頂阻住了他的視線；屋頂上伸一個紅煙囪，煙囪裏升着卷旋的烟，好像下面屋子裏剛生着了火。他從前常常看見這種景象，柳百就住在那屋裏，每天到了這個時候，她生火煮茶。

停了一會他重又回到臥室裏，站着瞧着他妻子靜躺着的身軀。她年紀雖比白納脫大幾歲，但容貌和精力上並不見得老於白納脫。她清秀的眉目，富於情致的容顏，堅強的體魄，決斷的毅力此刻竟加倍的顯著；她紫黑色的頭髮下的嘴和眉一望而知她的性情是火爆的，會把他家吵得個天翻地覆過來的。他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忽然對自己說道：「拯救的方法是不是都用盡了？」

他這個思想是由於他妻子的容說不像一般永久完全喪失了靈魂的人。真正死去的人不像這樣子的，不知道的只怕還當她睡熟哩。她的膚色宛如累渥德的裸色畫照，雖比活人的膚色蒼白些，但仔細一察看，還留存點紅顏的遺痕。橘色的夕陽光從百葉窗隙縫裏透漏進長線般的光，照在大鏡子裏，反映到大牀的粉紅紗帳上，因此房內的光線非常柔和；他妻子面上的活氣也許是從這上面來的。可是他還覺得奇怪。蔡爾遜已於一刻鐘前出去了，說不定他離開得太快，而施救的手術也太和緩了，到此刻纔見到點效果。白納脫放手在她胸口，似乎覺得有點跳動，微駭得像蝴蝶的翅膀一樣——停了一會，又

掙扎着動了起來，但不到一會又弱下去停止了。

白納脫的母親生前常常醫治四圍窮鄉鄰的疾病，她唯一的指導就是八開本的家庭醫學常識，此書一直在他生房的書架上很多年了，他立刻去拿了來，翻到「溺斃」的一章：

「凡沈溺水中不滿半小時者，施救手續至少須延長至四點鐘以上，因在出水後四點鐘後復活，殊不足為奇也。當施救手續輕弱而不能使沈溺者感受變化，應加倍用力，非使之至熱至發電火而後已，否則誠無望矣。」

白納脫拿出表來一看，從剛聽到那不幸的消息起，還不到兩點半鐘。他丟過書，立刻轉身去拿先前用過的奧希劑。拉起窗簾讓房裏更加亮些，他又看到窗外去。那紅烟囪依舊很快樂地冒着烟，那屋頂，屋頂裏面有個人。他機械的動作猝然停止了，他的手還在那窗繩上，他運氣都喘不過來，好像在半空中走繩索一般。

一隻燕子飛到窗棧上，看見他，就飛去了。高出一切屋面的青山上，走過去一個人一

條狗。但是白納脫都沒有注意到。

他眼睜着柳西的房子，燕子，人和狗，最後又呆看柳西的房子，他心裏頭想些什麼，可就不知道了。有一般誠實的人，凡是無聊的閒想，絕不會做而假定做了的夢想，一概都不許進入腦裏去；還有一班老實人，他們在腦子裏不講道德的，第一班老實人不敢想的，他們都要想。白納脫有個妻子，把家裏鬧得不成樣子；他現在躺在那裏像死的一樣；只須不要替她做什麼——只須讓世界上把已知的消息不再更動什麼——他就可以得到從來所希望不到的解放，得到從來所夢想不到的機會。這種機運也許是蔡爾遜的一片惡的好意，幫助他朋友出過厄運，因為他要報答白納脫幾次寬限的好意，不過無法可以證明他，又不能去問他。然而那三角的情況——自己——他妻——柳西——卻是件極清楚的事情。

從白納脫的動作上我們可以猜測他假定過這樣那樣的結果，不過一會兒，他又不敢想下去。他轉過向外的視線，安靜的旋轉身，揪鈴叫人來幫忙，於是用盡力氣去施手術，

看不動的軀壳內還有生命沒有。不一會另一外科醫生請了來；於是白納脫先前的推想證明是對的。那遲緩的生命重又蠕動起來；但要抓住保留這微弱的生命務須十分的小心，十分的忍耐，經過了很長的時間，纔敢斷定她是活了。等到生命一確定，再無疑義，白納脫纔離開了臥房，柳屋頂上的炊烟已消滅得稀薄得幾乎看不出來，他在樓下踱來踱去時，自言自語的說道：「吾妻先前死過，現在又活了。」

唐恆這方面卻不然。唐恆夫人的屍身在水裏浸了三個鐘頭纔撈到，生命當然早已熄滅了。白納脫走出屋來，便一直到唐恆家裏。唐恆悲痛得一無主張，有幾時竟像發了狂。白納脫不說什麼，不過他覺得這樣悲痛的家裏必得有人主持，他便擔當了，直到唐恆心裏和緩下來，能自己照料纔罷。

## 六

四月後，一天九月的晚上，那時白納脫夫人已健康如初而唐恆夫人已成了微弱的

位念而已，一個小使在白納脫老屋門口休息，把籃放在窗檻上。街上還沒有燈光，但屋子裏卻已點得雪亮；靠手左近的窗帘中間時有黑影移過。那房裏講的話也隱隱的聽得出來，似乎有人在那裏大聲的吵嘴。但是那小使聽不出什麼道理來，拿了籃走去了。

十分鐘之後白納脫屋子的門開了，一位高身材，單面幕，穿旅行衣服的太太走了出來，跌階而去。僕人站在門口看她跨着整齊的脚步向大路走去。她走遠了幾分鐘後，白納脫從門裏踱了出來。

「太太有沒有跑到那裏去？」他問。

「沒有呢。」

「有沒有叫馬車到什麼地方去接她？」

「也沒有。」

「她拿了大門的鑰匙沒有？」

「也沒有。」

白納脫回進門去，坐在椅上，強着椅背。他孤伶伶的寂靜靜的默理他心中悲苦的感。他好意把她救活來，結果原來是這樣，又使他不能和旁人聯姻！夜已深了，但沒有人來打擾他。上牀的時候到了，他叫傭僕們都去睡，自己來守夫人回家；他們走了之後，他手托着頭默然不動有幾點鐘。

鐘打一點，兩點；他妻子依舊沒有回家，他心裏既困悶又不耐煩，從這間屋子踱到那間屋子，走來走去，又過了一點鐘。這並不是白納脫的新經驗，不過從前沒有那樣夜深過。後來，他坐了下來，睡熟了。

他醒轉來早上六點鐘，依舊不見他妻子回來。他在各房間找尋了一遍，發見她婚前的自己的一匣珠寶給她帶走了。八點鐘光景外面送進一張條子來；是他妻子寫來的，寫着要坐車子到倫敦附近一家遠親去，叫他把幾隻衣箱，幾身衣服等等立刻照地址送了去。這條子是黑牛旅店的茶房送來的，是白納脫夫人在上車前匆忙中寫的。

到了晚上這個命合照做了，白納脫心裏似乎寬泰了一點，出門到市上來玩。那天日

裏有市集，晚上大而純清的月亮從最高的山頂上昇了起來，照耀着街上高高矮矮的屋子，又和街上石油燈光和成一片。城裏滿是鄉下人，從鄉下來尋快樂，所以白納脫在街上走，並沒有什麼人注意他。他毫不經心的走上海濱的路上去了，不一會已到了碼頭，便踱到從前唐恆夫人喪失生命，他夫人救活的地方。先前吞沒她們的海面上給亮月照出一條雪白閃動的銀路，左近一個人也沒有。

他在這裏想着各個人的性情，隨後就想到那小姑娘，對她的舊趣顯然比先前能自由娶她時增厚加深了。他自己明白從沒有在他行為裏表示過這種興趣。他一向很嚴厲的阻止這情感影響到對待妻子的態度上去；而他妻子素以向他要求什麼為奇恥大辱，因此白納脫也不覺得什麼困難，而反覺得很滿意，知道他們夫婦的不睦不是因為嫉忌，也不是因為他有什麼過失。

忽然間在背後的石子上，好像有高於海浪的腳步聲。他轉過身，只見一個瘦小身材的女子，走近他的身來。她的面正背着月光看不出來。

「白納脫先生麼？」那女子又驚又膽怯的說道，原來是柳西的聲音。

「是，」白納脫說道，「我怎樣能感謝你這樣給我的快樂呢？」

「今晚上很清涼，我纔出來走走。我正要回家去了。」

「我好喜歡能碰到你。我要知道你願意我就忙麼？讓我懶惰的人也有點事做做？我相信我應當幫着你，因為我知道你是沒有朋友的。」

她遲疑了一會。「爲什麼你要說這個話？」她說。

「希望你和我老實的說。」

「我在這裏不是完全沒有朋友。不過我生活上要改變一點了——要出去做個寫生畫的教師，當然是粗淺低微的一種，因為我從沒有對於這一門受過特別的訓練。但是我決得定很喜歡這職業的。」

「有事了沒有？」

「還不能說得定，不過已經了廣告了。」

「柳西，你一定讓我幫忙罷！」

「千萬不要。」

「你不用想這是要降低你的身分的，或是個粗率欠雅的人。我心裏老記得我們站的是什麼地位。你說的那種教師我看你十九不會成功，所以讓我從別一方面幫助你罷。你說做著什麼，我立刻替你辦來。」

「不如我不能做圖書教師或是保媒等等，我預備到印度哥哥那邊去。」

「我希望能夠和你同到外國去，不論什麼地方，祇要有你，柳西，永遠離開這個地方，和一切的關係！」

她玩着帽上的鑲帶，急忙的轉開身去。「別再提這件事了，」她說道，嚴厲裏未免帶點愆意。「這簡直使我不能見你，更不能得你一點指導。白納威先生，謝謝你；現在你不能替我做什麼事；並且我的猶疑不定，可以去印度解決一切，怕再也不用你幫忙了。以後如果需要你，我自會不嫌煩的來請教你的。再會罷。」

最後幾句話的音調有點變調，但當他疑心她話裏有諷刺時，她已經盈的轉過身跑開去，隨他在後面獨自孤立着。他看她沿着湖水剛浸過的帶形的濕沙上，愈邁愈小的走着，繞過了山壁轉到海濱大道上就不見了，白納脫跟着向同一的方向走去。

柳西之能否在英國全仗登廣告的一線希望，在白納脫是件很大的心事。他一到了一城就直向唐恆的住處去，現在唐恆已成了有四個孩子的鰥夫了，無母的孩子們已在一刻鐘前送他們上牀睡了；白納脫跨進門去，只見唐恆一個人坐在那裏。在春天白納脫駕車送唐恆回家，他妻子從窗口探頭望的就是這間屋子，當唐恆滑在溝裏時，她那種關心的神情，不論誰看了都得妒嫉。屋子裏本有的整潔已沒有了；有許多東西擱着完全沒有在這屋子裏的理由，好像幾個月前暫時的放在那裏，但一直忘了拿去；花是沒有；桌椅几坑上全堆着應該放在碗櫃裏的東西；房裏一派悶塞陳舊的氣象，顯然是個鰥夫殘缺的家庭。

唐恆立刻把燭熱的悲痛亡妻的一套話重溫一遍，直到他流着眼淚，他還是口若懸

河的說個不斷，好像聽者是件奢侈品，只要抓得住，就給他享受個盡情。

「白納脫先生，她是不能比擬的寶貝，我永遠不會再找到第二個。現在沒有人當心我——每天受了煩惱，也沒有人安慰我，白納脫，你知道我天生是需要安慰的。怨果然是無足怨，因為她靈魂依舊在我近身——她溫柔的眼光常常很明顯的表示着；但是將來可怕的長日，教我怎樣過下去，我心裏的缺痕，沒有人能補得起來——沒有人——沒有人」唐恆又用手巾擦眼淚。

「她是第一等賢德的女子，」白納脫嚴重的答道；雖然唐恆的話不無引起他心裏的真情，可是他覺得唐恆夫人的賢德還是不說，強似這種第二等的傷心恭維話。

「我有點東西給你看，」唐恆續道，一面從抽斗裏拿出一張紙來，上面畫着極華麗的天藍形的墓樣。「這是建築工程師那裏送來的，但是我還不很喜歡。」

「你請魏司畫的，他就是蓋我那新屋的，」白納脫看了樣角上的簽名這樣說道。

「是的，但是我不滿意。我要再動人一點——要像那聖保羅天主教堂裏的那種樣

式變好。再壞些就對不起我心裏的感情，現在你看差多遠呀！」

白納脫心裏暗想：照那圖樣已是很華麗了，說不定已經過甚；但是覺得不應該妄加批評，所以他溫和的說道：「唐恆，你現在爲何不在你孩子的生活裏用心思，把他們的將來來和緩你目下回憶的痛心？」

「是的，是的；但是教我怎麼樣呢？」唐恆失望似的感着額這樣問道。

白納脫心裏雖熱切，但有意緩緩的作答——這是他今晚來拜訪的祕密目的。「你不是說將來要替孩子們雇個保姆麼？」

唐恆承認有的，但他不知怎樣辦纔好。「我所要的保姆，」他說道，「只怕依我的經濟力還夠不到；我想等他們大一點，能夠獨自出外的時候，就送他們到學堂裏去。」

「現在，我來介紹你一個較好的機會。莎維爾海軍中將的女兒柳西想找找教課的事做。她又不會，你雇她半年或一年比什麼人都上算。如果你願意，她可以天天來，那樣你家裏的佈置也不致受什麼影響。」

「我猜她已不在這兒了。」唐恆深思着說道，「她住在那兒？」

白納脫又告訴他，如果唐恆以為適宜的，愈早愈好去拜訪她，否則她就要離遠了。「如果你見她，」他說道，「請你別提我的名字。她對我成見太深，假使她知道是我介紹的，也許她因此要拒絕。」

唐恆答應再行考慮一下，便不再提及此事，但當入睡時到了，白納脫站起身來要走，向唐恆重提一次，出門向他孤單的家裏回去，因慈善事業的外交上很順利而有希望，心裏頗覺一團的高興。

七

新屋的牆已砌得很高了。白納脫對於這不需要的建築，觀念上因受了極奇異而又極平常的反動更變了；在他妻子未離開之前，只當那屋子是件可厭的累贅不理不問的，現在卻反發生興趣了。並且，在一個鄉間小城中無事做的人，這確是件極好消遣的工作。

像他那樸門庭裏的人，只怕他是第一個沒事做，這好像是道傳的天性，使他不配享受優游閒蕩的生活；因為真正能夠享受優游閒蕩的人，他們的閒暇好像不是自己的，是歷史。上很偉大的外加物，久而久之已成了他們天性的一部分了。

因此白納脫化許多空閒的時間在新屋的地基上徘徊；有時人家看見他用手杖敲着連接處以試驗石灰堅硬不堅硬，有時看見他伏着身聽地板上的節子，猜想牠生存在什麼地方的；有時呆望着未用過的煙窗，默念最先出煙時是怎麼樣的一種情形。有一天他正這樣忙着，瞥見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子帶領着三個孩子走過，白納脫見她猝然的來到，不禁臉紅起來了。

「呀，她在那邊了，」他想，「這多幸福呀。」

柳西和唐悅的孩子們向新屋和工人們很有興趣的看了一眼，走過去了；從此之後白納脫不知不覺的天天要站在尚未油漆過的窗前，瞧柳西帶着孩子們經過到海邊去，因為柳西每逢天氣好的下午總帶他們到海濱走一趟。有一次他正在第二層上開瞭

着，只見未完工的樓梯的空洞裏探上一頂小帽子，接着一個小頭臉。

白納脫立刻退到隔室去，那孩子爬到樓梯頂端，喊叫她姊妹們和柳西也上來。另一個小頭探上洞來，接着又一個，於是柳西跟着上來。孩子們在滿堆着木花木屑的空房裏跑來跑去，白納脫從隔室裏出來。

柳西低低的驚叫了一聲。她很抱歉睜圓了進來；她決想不到白納脫會在這裏的孩子們走了上來，她纔跟上來的。

白納脫回答說她們來再喜歡沒有了。「現在，讓我領你去看看房間，」他說。

她被勵似的答應了，他帶着她四周跑了一轉。在空架子的未完工的新屋子裏，實在沒有什麼可看的；但是他竭力把各處裝飾的計劃詳細講給她聽。柳西只隨口回答了幾句，並不多說，雖則她過次的會唔好像很喜歡似的，不多時她偷偷的走下樓去，孩子們不久也跟着走了。

從此之後這所新屋更是白納脫興趣所在了。唐恆的孩子們也忘不了再來，後來當

子都漆好裝飾，華麗的樓梯，又低又闊，直通大廳，他們又來了，帶跳帶跑，從底層走到屋頂樓，從這一間走到那一間，而柳西卻在門外等候他們。白納脫沒有一天不來這裏看一轉，從坐起間裏蹣了出來。

「我不能不看着他們，」她說着臉上很抱歉似的紅了起來，「我盡我的力量去這樣做；但是他們很煩，我們是關照着到海邊上去的。」

「讓他們把這個屋子當作游玩的地方，你也是，」白納脫說道，「給小孩子玩耍運動沒有再比空屋子好的，而尤其在這幾天泥濘潮濕的天氣，並且這裏空着還有許多時候哩——也許是永遠空着。我還沒有十分決定。」

「喔，不應該容罷，」柳西答道，眼看着廳室。「房子真精雅極了，窗外的風景又是那樣可愛。」

「可不是麼，可不是麼，」他心不在焉的說。

「家具都是新的麼？」她問。

「家具新不新——這事我還沒有想到哩。老實說我只是跑來看就是了。我父親的房子夠我住了，但是她一定要造，幾決定造的。可是，現在我也漸漸的歡喜牠了，最近的聯念都很快樂。」

柳西的舉動上很不自然的表示出這種談話在她覺得太親近了。「不過，近來一般人的趨向都喜歡大一些的地面，」她說着退了出去，呼喚了孩子們，安詳的說了聲「再會」走了。

此時白納脫的生活寂寞極了，但同時比他所希望的還要快樂。他妻子永久的遠離使他行動上像孩子一樣的自由，在獨自散步的時候，使他有妄想矯正以往的機會——如果以前沒有任何阻礙的時候，他不那樣愚笨而向柳西直截了當的求婚，現在就該怎樣的幸運。他常常到唐恆家裏去；他們兩人的性情很少有相同之點，因此對於兩人的歷史和個性相互都戒忌着不提，因為個人方面太親熱了，難免不於情感上發生衝突。柳西是始終看不到的，因為她不在教室裏，一定是出外透新鮮空氣去了；但是知道她在那裏

很舒服，又把遠離的念頭打滑了，他已十二分的滿意。

那新屋進行得很快，園丁已在屋前修剪草地了。有一天下午他正在對重路經過的曲線，只見她很勇敢的從大路上直向他跑來。以前白納脫只能在新屋前後出其不意的會到她；這次她毅然決然的跑了來，顯明她的隱匿已經打破了。

她愈走近來，臉上愈顯出笑容來，近身時更是滿面的高興，一無羞澀的痕跡，說道：「我真該感謝你——我知道了噢！一驚！我記得唐恆先生雇用，都是你的大力。真的，白納脫先生，我到昨天纔知道，否則我早就該來謝你了！」

「我會經得罪你——爲件小事情——我猜？」白納脫笑說道，「我想你不知道的好。」

「是的，是的，」她立刻回答道，「別再提這個；這已經過去完了，讓他去罷。這屋子差不多完工了呢？冬青樹都長了起來該多麼好看呀！白納脫先生，你說這屋樑是不是植拉（刺式）」

「我——實在不知道叫什麼。是的，這一定是帕拉第式，但是讓我問問建築師瓊司君；因為老實告訴你，我還沒仔細想過那式樣哩；我很抱歉的說式樣完全不是我定的。」

她不讓他彈出這種幽悶的調子，只揀快樂的題目和他談；後來她拿出一小卷紙來，說道：「唐恆先生要我工程師剛送來的唐恆夫人墳墓的圖樣給你。請你查看一下。」

孩子們帶了靈環從外面進來，她就和他們同向海濱的大路上去了。白納脫滿心的喜歡得到這幾句感謝的話；他在幾個月來一直想使她知道，得到這安穩去處，白納脫有一部分的功效，這話他不能自己說，現在唐恆和善的替他辦了。他回到孤寂的家裏去，脚步都覺得輕了；雖則他自己都不明白爲什麼緣故。

白納脫看那墳墓的圖樣，已不像從前那樣有祭臺有天窗那樣華麗了；他和建築師最近議決只造一架紀念碑，並且這還是建築師提議的；所以那墳墓只是一堅固的優順形，別無其他無用的裝飾品。白納脫很喜歡看看唐恆漸漸恢復了常態，他寫了一封贊同的信，連圖樣一齊送去。

那屋子的工程依舊進行着，他在房裏踱來踱去，時常向窗外突兀的青山和安靜的海濱望望，低聲着自言自語，如果竊聽了，一定會知道他生活上的秘密。但是柳西不再來了，往海濱的散步也中止了；他心想這是很應當雙方迴避的，因為他從不走出他常走的路去找尋她。

## 八

冬天和春天過去了，房子也完全竣工了。這是一天六月初天氣很好的早晨，白納脫雖不惜早起，那天卻在早餐前散了很遠的步，回來時經過新屋。他所以這樣興奮不安定是因為昨晚得到一個消息，柳西終於要到印度去了，雖則許多朋友都說像她沒有經驗的女子，獨自出這樣遠門是很不好的。他今天一早到新屋來，顯然他心裏有不快意的事。他沒有注意到花草和樹木在此凝露的時候，分外的新鮮美麗，蔭蔭墨翠，富於夏色，並使他新造的草地，儼然有貴族的風味。新屋很精巧的插在前已有的六枝榕樹中間，樹身

高大，穩像祖上傳下來的，老小的鴉雀，吱吱啾啾的向看來客，叫個不休。

門沒上鎖，他走了進去。工人一個也沒有，他從這扇窗走到那扇窗，在平時能得這樣幽靜，精神上非常安適，但昨晚聽到的消息使他對於柳西父母一般的照顧因她固執而不能繼續，心裏萬分的不痛快。隔壁裏忽然有脚步聲，注目一看，原來是建築師瓊司先生。他在給包工的人最後執照之前，親自跑來察看一下。他們相偕在屋的各處走了一轉。除了糊紙以外，什麼都完工了；不過還有必須改良的幾點，如接鈴，通氣，轉鼎器，燈石，法國式玻璃長窗等等。這幾件事不久就商量妥貼，瓊司請白納脫把長樑上的一卷糊紙樣紙，挑出幾種滿意的花樣，說着就預備去接洽另一樁事，白納脫當即問道：「唐恆夫人的墓完工了沒有？」

「唔——是的，總算完了，」建築師轉身回來說道，語氣好像很秘密似的。「這件事把我煩死了，現在喜歡牠完了。」

白納脫表着驚異：「我想可憐的唐恆已把春華的意思排除了罷，他又想這一個祭

「臺一個天蓋了麼？也得原諒他，可憐的東西！」

「噫不——他不是要這樣——剛巧反面，」瓊急忙的說道，「他把花樣一個一個減少，到最後只剩一塊普通的墓碑，一個石匠半天功夫都做得起來。害我囤化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

「普通的石碑？」白納脫說道。

「是的，我爭了許久要他加上一塊石整子。但是他說『噫不——我出不起。』」

「呀，不過——他家裏開支一天大似一天，可憐的人，他的用度真很濫。」

「是的，對拉，」瓊說道，好像這種事情不是他的。又說了一聲請選糊牆紙，這位繁忙的建築師匆匆的便去赴另一約會了。

「普通的碑石，」白納脫自言自語道。他想了一會，才慢慢選那糊牆紙，但是工作了不久，聽見外面路上有脚步声，有人跨上洋臺來。

白納脫走到門邊——原來是他的男僕找他。

「我找您很久了，」他說，「這封是郵局裏來的快信。還有一封唐復先生的，他一早來找了你。」說着向袋裏摸第二封信。

白納脫接了第一封——黑鑲邊，從倫敦寄來的。那筆蹟不是他妻子的，是誰他也知道；但他讀信時已把妄想打斷，信上說白納脫夫人在她倫敦郊外的別墅裏，於昨晚遽然逝世。

白納脫模模糊糊向客廳四周望望，瞪了瞪白牆，又向門外瞧着。他吸了一口帶顏的氣，低了眼，轉身緩步的走上樓去，好像怕站不穩的人走路一樣，他妻子從前死過一次，又活了轉來，這次又死，實出於他想像之外。他跑到樓梯頂頭，倚着欄杆，只是出神，過了不知多少時候，他轉向窗口，瞪着路那端的小茅屋，從那裏柳西依舊天天出來穿過橫路到唐復家去。微弱的聲音從他掀動的嘴唇裏發出來，只有幾個字，「總算到了！」

於是情不自禁的白納脫跪了下來，說了幾句不語實的感謝上帝的禱詞。他救活他妻子的好心終於有了報應了！但是，好像他良心上忽然受了不安的打擊，他趕忙立起來，

拍去膝上的灰，開始想他應該怎樣去料理喪事。他不能立刻到倫敦去，但在半點鐘內又不能預備什麼，所以他很悲傷的走下樓去，重又選那糊牆紙的花樣。這些紙樣都比先前鮮麗了什麼都變更了——將來坐在這糊牆紙房間裏的不知是誰？他接着又回憶到柳園帶領了孩子來游玩時的一舉一動；她說話時的面容；她對他的真情。女子知道了某男子對她忠懇誠心，那一個會不發生真情呢？假使人類的請求可以發生效力時，柳園到印度自然不用去了。先前選的糊牆紙顏色都不對，所以他從頭再選起。

他正要開始工作的時候，聽見門外有假咳「啞」一聲的聲音，明明是有意使他注意，接着腳步聲又達到了門口。在他內心的紊亂中已忘掉他的僕人還候在門外。

「恕我進來，」僕人在門口說道，「這是唐恆先生的留條，你交接了。你一出門他就來，因為他不能久候，我留下這張條子在書桌上。」

他遞進信來——現在沒有黑邊的了，這是唐恆親筆的一張普通的便條而已。

「白納脫兄鑒：茲有一消息奉告，即柳西將與弟於今晨結婚矣，迄今弟從未與友朋

提及此事，其理由想可邀亮。伊欲訪其長兄於印度，而弟若無柳西作伴，恐亦無以爲生，此事遂不得不遽然解決矣。婚儀甚簡單，且守秘密，務望吾兄於十時來寓，共赴教堂行禮。若兄肯惠臨觀禮，則弟欣幸爲何如，想柳西亦同有此感也。弟乘早來訪，不意兄已外出，特留此條，用伸下願，務望勿卻是禱。卽頌晨安。

弟唐恆啓

「我要等着麼？」過了一會死一般的寂靜，僕人問道。

「好，沒有覆信。」白納脫安靜的回答。

僕人既去，白納脫把信重又讀了一遍。轉身向着他化了多少苦心檢出來的糊牆紙，拿起來撕成兩半，四片，丟入空的壁爐裏去。於是他走出屋，把門鎖了，站在屋前有一會兒工夫。他不向城裏去，而反默默沉思着向海濱走來，跑到唐恆夫人出水處附近。

白納脫對於悲苦事的容量極大，現在當然是極盡其量了。在這半點鐘裏兩件悲歡相反的事前後發生在一起，真顯得盲目的機遇神使用着精微的兇惡來擺佈我們人類。

讀了第一封信，幾分鐘裏竟使快樂達到最高點，這可在此刻深切的痛苦裏證明出來。太陽光直照在他的臉上，如果我們仔細的察視，就會看到平滑的額上漸漸的起了一條皺紋。他雙眼模糊糊糊的，有種神奇的光彩，若要形容，只有受傷兩字最為切當。他眼中所表達的悲痛之外，尚混和着出人意外的驚駭的神色。

他一路的胡思亂想，把妻子的死耗竟暫時置之度外。他差不多要感謝唐恆，因為他直到婚事成熟纔告訴他，省了他多少的煩惱痛苦。白納脫在幾點鐘裏還不能趕到倫敦去（因那時火車還未通行），因此他沒有理由不往城裏去。

白納脫此時完全給衝動控制住，當他聽到遠處鐘聲打下十下時，他的脚便開始急忙的向海濱大路上走回來，好像一個人急需要救回他的生命來的一般。他走過柳西的老屋子，又走過自己的新屋子，不久就看見那教堂。現在他顯然嘆了一聲，先前的機械動作就此消失了。教堂門口停着兩輛馬車，白納脫立刻就知道唐恆和柳西的嚴重婚禮正在堂內進行着，他強個着感情，鎮定不為惡劣的環境所牽動，於是面上露出驕傲的自信

力。他走到耳門口，不費力的轉彎進去。走盡小道，跨入正堂的走道，他站了一會。聖衣間門口圍着許多人；他擠入人羣，跑進聖衣間。

他們在裏面，正忙着簽字。他看見唐恆正要轉過頭來，便趕忙把失容的面轉過去；當他轉回來的時候，他臉上很安靜而有笑容；這是他克服自己值得稱贊的勝利。他誠懇的向唐恆答覆。

白納脫原希望柳西的臉上一定有慚愧的神色；殊不知除了因剛行婚禮後的一點面紅之外，別無半點舉動神色表示她不自在的心坎；她淺灰色的眼光，老表示着不剛不柔的誠實態度。她和他拉手，唐恆親熱的說道：「我希望你早一點來；我一早來看你就爲了這個。你和我們一塊兒回去罷？」

「不，不，」白納脫說道，「我不預備去了；雖則我速回家換衣服的功夫都沒有，我想我一定要到來看你們的。讓我站在旁邊做看客，看你們出去時，在看客是怎樣的一種感想。」

於是柳西和她丈夫笑了，白納脫笑了一聲退到旁邊去；一對安詳的新婚夫婦在走道上向外面慢慢走去，柳西的新綢衫下緣鑲着許多飾物，行走時發出絳繅的聲音，而唐恆的女兒們跟在後面，張大了眼。對於這師而友的柳西顯着特殊興趣。

唐恆的前夫人死了有十二個月兩星期零三天，唐恆現在又得到安慰了。

兩輛馬車去了，看客們也散了，白納脫跟着走到教堂門口，站在太陽光裏。他現在外表上不用再費心假裝鎮定了；他的步子很不整齊，猶豫無定，像患了拘攣病似的。臉色上時刻變化反映出他內心的熾火。他在墓場上面白得像熱天日中的雲，他實在走不動了，坐倒在一塊墓石上，手托着頭。

近邊有一個造坟的人，繼續着昨天沒有做完的工。他看見了白納脫，便跑近去，說道：「先生，要我幫你回家罷？」

「喔，不必，謝謝你，」白納脫說着，抬身站了起來。做坟的人回去工作，白納脫跟了去，看了他一會，便跑進新坟去，就他踏緊那新放的泥土。

做坟的人明明知道他的行為有點特別，但是他不說什麼；等新坟的泥箔滿了，白粉腮忽然中止，眼看着遠處，不一刻他踏着堅決的步伐出門去不見了。

在踏坟的幾分鐘裏，白納股已決定了一種計劃，但是什麼計劃這塊裏的人隔了很久都不知道。他到了家，寫了幾封商業上的信，訪問他的老年的律師，曾經做過他父親的顧問的；那天晚上他檢查一大堆的舊信和文件。到十一點鐘光景，壁爐內外絕是大堆的紙片，他就點了火焚燒。因為太多，一時不容易燒盡，因此直到深夜纔盡。

第二天早晨白納股往倫敦去了，留下一張條子給唐復，告訴他白納股夫人的死耗，他去料理喪事；但是過了三倍料理喪事的時間還不見他回來在常走的路上走，也不在新屋裏或是舊屋裏。他走後一個人都不知道往那裏去了。不久就發見他的受他全權委託律師出賣他的財產，不動的和動的，賣齊了寄給倫敦某大銀行某人名下收轉，過人名有人以為就是白納股假造的；但是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件事情。

這所精雅的新屋和其餘的財產同時標賣；買主就是唐復，他現在已成城中極紅的

人了，因他家庭的擴大，又添了一位新夫人，小街上的舊屋，當然不夠住了，白納脫的舊屋給一教會的董事會買了去，他們把年代久遠的舊屋折毀，建造了一所新的教堂，在那多事的一年的邊頭，白納脫在本鄉已完全消失了蹤跡，而白納脫的姓，曾有兩百多年的活動勢力，現在卻消滅得一點無剩了。

## 九

二十一年零六個月在銅石上沒有什麼顯著的變遷，可是在人類卻起了根本的改變。在白納脫的本鄉骨軟如橡皮的活潑潑的孩子都長成爲成年的男女了，成年的人都乾癟而挺挺萎縮成爲老弱者了，而墓場的四周半添了不少的新墳墓。在物質上最大的改變要算鐵道的侵入，那支路在十二英里外和幹路接連。海濱大路邊的白納脫的新屋，也已上了年紀，屋脊上攀滿了常春藤牡丹藤石耳，和瀾瀾了的斑塊，和其餘年齡更大的房屋，一樣的顯出衰老的樣式。當時這座建築式樣是多麼改良多麼新，現在卻也成了舊

東西了，陸則還當不起古董的尊稱。路旁的樹木有的長高大了，有的給鋸去了；而教堂被一般談話的復興家給改造得使老輩的人從外邊回來有點認不得了。

在這二十一年間白粉脫竟在本鄉絕跡，也沒聽人提起他的姓名。

這是一天市集的晚上，六七個中年的鄉下人在黑牛旅館的酒精裏坐着喝酒，隔一會談上幾句；站在包箱的櫃檯內的侍女更是無精打彩的侍候着，不時低聲談着以前有趣味的經驗。

「日子一天天短了，」一個鄉下人說道，他看着街上二個人提了燈籠走過。

其餘的鄉下人只面上表示着允可，並沒一人接着說話，一個侍女便不得不為履行職務起見，勉強回答一聲「是的。」

「來，在回家之前讓我們快樂一會罷。」

「對的，」他的鄰座答應着，眼光只是出神。

「否則和冬天有什麼兩樣？」

其餘的人竟連講這些無聊話的勇氣都沒有。

侍女又嘆了一口氣，舉起一隻手來搔面，她隨着門，接着說：「我好像聽得火車站的公共汽車來了。」

鄉下人的眼光都轉到玻璃門上，外面是走廊，不一會一輛公共汽車停在門外，於是聽到行李傘下來的聲音，於是進來一個人，後面跟了一個搬夫，肩着一個大皮包，遞來了放在長槓上。

這位客人已經上了年紀，卷曲的灰白頭髮，兩眼角有極深的紋，面部給太陽曬得成燒土色，和白色的頭髮，剛好像水火不同的相映着。他行路時沉默而雅馴，好像怕驚擾他心裏的平衡似的。不過他心底裏不論是怎麼樣，因為久而成習，倒也並不使他感覺到異樣的不自在。

他靜默的站了一會，兩眼只是注視着侍女，他好像在想什麼似的。隔了一會他纔招呼她們，要一間房住夜。他等待的時候，好奇似的向廳堂四周望了一眼，但沒有說什麼。侍

女說了一聲請，他就跟着上樓去了，侍女拿了蠟燭在前引路，搬夫提了行李在後面跟着。這裏他一個人都不認得。

一刻鐘之後，總下人都駕了車回家去了，他走下樓來，吃了一塊麵包，喝了一杯酒，跑到市上去賞玩；這幾年來，商店的櫥窗裏已增加了不少的燈光，街兩旁許多攤頭，推車叫買，和窮的富的閒遊的人，無一不充滿了快樂。他最大的興趣好像是在店前門口的店號；牠們和二十一年前大不相同了。

他一路走着，直到一家書店，他站住了向玻璃窗內吸望。櫃內站着一位年輕精神包滿的少年，主顧一個也沒有。這位灰白鬚的客人走了進去，買了一本雜誌，算是進身的法子，他一臂靠在櫃上，一面翻看雜誌，其實他一點也沒有看進腦子裏去。

後來他說道：「老華脫金先生還健在麼？」音調裏還有青年人好奇的神氣。

「先生，我父親早過世了，」年輕人答說。

「呀，過世了，」那顧客說道，「不過這麼許多年不見，也難怪了。」停了一會，他續道：

「白納脫·般洛斯公司還存在麼？——就是以前做麻線生意的？」

「這公司還開着，先生，不過白納脫這個名字已經取消了。我相信這是個幻想的名字——我知道這城裏沒有白納脫這個人。現在是般洛斯公司。」

「環司先生這是這裏的建築師麼？」

「他死了，先生。」

「那麼聖瑪利教堂的牧師——梅羅司先生呢？」

「他死了很久了。」

「天呀！他噁了很久，咳清痰呢，」唐樞先生還當律師麼？」

「不，先生，他也死了。他七年前就過世了。」

他停頓得更久了；細心一點的觀察者一定可以看出他手裏的雜誌，增加了他很顯著的顫慄。那老人自己也注意到了，把雜誌放在櫃檯上。「唐樞夫人還活着麼？」他問完了，把嘴抿得緊緊的，眼看着地上。

「是的，先生，她還住在老地方。」

「東街？」

「喔，不在林代別墅。我相信這是唐家幾代的祖屋。」

「她和她孩子住在一起麼？」

「不；她自己沒有孩子。不過有幾位小姐，我想是唐先生前妻生的罷，都嫁了人住在綠翠別處去了。唐夫人獨自住着。」

「一個人？」

「是的，先生，一個人。」

他就跑回旅館去，吃過了飯換了一身衣服，把鬍子修成二十年前的時髦式樣，重又跑出旅館，向海濱大道而來。他剛走到了石路盡頭，房屋漸漸稀少起來的地方，追出了一個人，衣服襤褸，背彎，面上鬍子好久不修了，那形容活像那遊城的乞兒，當他經過煤氣燈光下時，那兩肩頭上油膩得起返光。兩人不其然而然的回過頭來相互看了一眼，那乞兒

般的人惹駭得倒退幾步。

「呀——什麼——是白納脫先生？正是白納脫先生！」

「是的，你是蔡爾遜？」

「是——呀——你還認得我。我一向的運氣真壞。不錯，那五十鎊錢。我還沒還你，可不是……不過我不會忘掉的。」這位彎腰曲背的人重重的把手放在那一人的手裏。我從前給你一個機會，白納脫先生，別的人都會充分的利用牠，去和柳西結婚。世界上一切的人都只當你的夫人淹死了，可不是？」

「天老爺不允許的，蔡爾遜！」

「唔，唔，我想這種表示感謝的方法是不對的。你我老朋友，喝一杯去還有，白納脫先生，她又自由了——如果你願意的話，這倒又是一個機會——哈，哈！」他說着又老練的把舌頭伸出在口外，歪了眼向白納脫瞧。

「我都知道，」白納脫急忙地說，他給了這窮困可憐人一點禮品之後，大腳步向前

去了，不久就在城外的鄉間。

他到了海濱大道，駐足在一所極熟悉的房屋前面。現在四周都是蔭蔭樹木，和剛起屋時一片荒涼的山坡完全不同了，他推開了鐵門，輕輕的把他關上，緩步的走到半圓形的車馬道上。——這和白納脫初到線時，柳河從門外飛跑進來感謝他介紹保婚事時，一點沒有更動。更是沿路兩旁樹木花草的繁盛卻遠在他意想之外，遮陽棚沿途丟得極整齊的，屋簷上一律都爬滿了藤，直抵二樓的窗櫺邊。

他在樹枝蔭下站了有幾分鐘，掀鈴，一個僕人出來，就他報說「一位唐恆夫人的舊友。」

客廳裏的燈亮了，但是不很光明，好像說來客是很少的。屋子裏靜靜的，好像等待什麼人似的。難道等他麼？從前他用手杖檢驗青色石灰硬度的地方，現在已轉成棕色，樓梯扶手的雕花初造時淡黃色，現已成深褐的酒色了。當僕人不在時，他隱約聽得隔壁坐起間裏的談話聲。

「他沒有說姓名？」

「他只說舊友，太太。」

「怎麼樣的一位先生？」

「頭髮白灰很莊重的一位先生。」

這句話好像很感動那發問的人。停了一會，那太太說道：「很好，我見他罷。」

客人於是引進去面對面的見柳西。柳西的面頰比先前更肥更圓了。從前深棕色的頭髮，現在已轉成灰色，好像清晨草上的霜。中間的分路圓而有參差了；從前只是一條極細的白線，兩高陸岸中的一條細縫。但是頭髮還有不少，足夠在後面梳成美麗的髻，鬢下有幾縷純白的，襯着更顯得炫耀。在她自己的眼光裏祇有一個變遷，就是沒有以前那樣溫柔了。但她還富於小姑娘的脾氣——只是給四十五年的重擔子磨折過，不像二十年前的她了。

「柳西，你認得我麼？」當僕人把門關上，他說道。

「我一看見就知道是你。」她一團高興的回答道，「我不知道什麼緣故，不過我常常想着你一定會再回到本鄉來的。」

她伸手給他，於是都坐下來。「他們說你死了，」柳西頓道，「但是我想決不會假使你真的死了，我們一定會聽到。」

「我們分別了很久了。」

「是的，白納脫先生，在這幾年裏你一定看到許多東西，比我老住在這僻地的，不知要多幾千倍。」她的臉色轉變嚴重。「你知道我丈夫死了很久了；現在我是一個孤零的老孀了，雖則唐恆先生的女兒們——都出嫁了——想法使我常常快樂。」

「我也是一個孤零的老人，並且這二十年來那一刻不是。」

「但是你到底那兒去了？爲什麼這樣神祕的跑出去？」

「唔，柳西，我在美國住了一會，在澳大利亞住了一會，在印度住了一會，在好望角住了一會，我每一個地方都住得不久，可是一轉瞬已二十年了。但是人們到了我的歲數，過

兩年好像一年——你第二個問題，我爲什麼這樣神祕的跑出去，實在用不着回答。你猜爲什麼？你猜過沒有？」

「不，我從來沒有猜過，」她簡單的說道，「我丈夫也猜不出，我所知道的人沒有一個猜得出。」

「噢，真的麼？現在你再想一想，再看手表，你猜得出麼？」

她向他的身上看了一會，笑問道，「總不會爲我罷？」她吃了一驚，便停住了。

白納脫頓頓頭，又笑了；但是他的笑比她的笑還有悲苦。

「因爲我嫁了唐恆？」她問道。

「是的，單因爲你剛好我得到自由的一天嫁給他。我的妻在你到教堂前二十四點鐘死的。當時我去是爲她的喪事；但是一離開就沒有引力可以誘我回來，我就照着程序做下去了。」

她面上露着深思的狀態，她兩眼只是從頭到腳的臨着他，好像很有興趣似的。「我

從沒有想到過！」她說道，「我當然知道，你有一時對我的情感很熱，但是我以為後來就熱過了。並且我一直留着這個印象，就是我結婚時，你夫人還活着。呀，我多呆笨呀！——不過你喝杯茶吃點點心罷？你知道自從我丈夫過世之後，我晚飯總是很早吃的。我把午後茶點當作正餐，已成了習慣。同我一塊兒喝杯茶罷，好不好？」

白納脫十二分頑意的答應了，茶點就遞了進來。他們坐着一面吃一面談，竟把飛快的時光忘了。「呀，呀！」白納脫這時纔有空閒端詳全室，說道，「多像，而又都不像！就是你放鋼琴的地方，當初是一塊板澗着兩隻腳，上面放着糊牆紙的樣子。我最後一次在這裏，正在檢糊牆紙的花樣——這樣站着。於是我的僕人從門裏進來，給我一張條子。這就是唐恆寫來的，告訴我你和他結婚了。我便不再送了，把選好的撕得粉粉碎，離開了這屋子。自後我直到此刻纔再進來。」

「呀，我現在纔完全明白了，」她低聲說道。

他們都站了起來跑近壁爐，那爐上橫板剛好齊柳西的肩，她就依着站立，白納脫把

手放在近她肩頭的橫板上。「柳西」他說道：「遲遲卻勝於無。你現在願意嫁我麼？」

她跳了起來。她的吃驚竟顯著得使他更大的吃了一嚇。她對於此事完全茫然，實在很難相信，但是理性和常識足以證明她不是做作。

「你這種問題我簡直一點都沒留心到！」她說道，笑着勉強不安的笑。這是她第一次表示爲難。「真的，」她續道，「我隨便怎樣不能嫁你的了。」

「經過了這許多事還不能爲什麼？」

「這是——我願意我——想不妨老實告訴你——我願意是願意嫁給你。白納脫先生，如果我想再出嫁的話。不過我不想——這事早就丟之腦後，我一點點也沒有再嫁的心思。」

「但是——爲我的緣故——你能夠些微變更你的計劃麼？說罷！」

「親愛的白納脫先生。」她說着面上略有紅暈，「爲了你我當然比爲什麼人都要高興一點。但是你竟不知道你問的是件什麼事——多麼不切實際——當然你不說是

可笑，因為我看你是一片至誠，至誠的事在我的意思決不會可笑的。」

「唔，是的，」白納脫很慢的說道，把剛請求婚時拉住的手放了下來，「我是一片至誠。兩月前我在好望角決定要回來，太粗心了，現在我纔明白沒有考慮得周密。但是我求你是一片至誠。」

「而我拒絕你也是一片至誠。我對你素來好的，我老實說要我第二次再嫁我是反對的。」

「好，沒有妨礙你罷，」他答道，語氣裏依然很謙抑很和柔，好像他從前在同樣的情形下所表示的一樣。「如果你一定不肯接收我，那我也祇好攔起了這條心。」他的眼睛移到鐘上。「你怕不知道時間很遲了吧？」他問。「我竟忘了！」

她陪着他走到廳上，幫他穿上外衣，親自送到門口。

「祝你晚安，」白納脫在門口，面帶對着燈光說道，「我沒有得罪你吧？」

「當然沒有。怕我得罪了你罷？」

「我還得想一下子你到底有沒有，」他高興似的回答，「再見。」

她聽着他很平安的走出大門；當他步聲離得很遠時，她輕輕的把門關上，走回屋子裏去。她低着眼回想他剛發誇的話。當她給他拒絕的打擊時，他還能溫雅有禮，不禁使她深深的印在心裏。經了這樣長期的犧牲，結果給她一句話完全推翻，然而他並不發怒，並且抱着哲學家的態度，好像這是他應得的待遇。這當然是他有丈夫氣概的地方，不止是丈夫氣概，而竟是英雄的高尚偉大。她愈想愈覺得她剛纔堅決的拒絕的缺憾了；因此走進臥室去，心裏滿是不痛快。她在鏡裏照了照，明白他這次求婚並不像以前爲了她生得漂亮了；這是他始終如一的熱情，是值得用最溫柔的真意答覆他的。她很喜歡的記起他告訴她住在黑牛旅館；如果一兩天內他因謙恭而不來，她就可以寫一張字條子給他。她並不願意把她原有的主張改變！不過不妨讓她有重行考慮的機會，好像一般慈悲的女人一樣。

第二天來了過去了，白納脫先生沒有來。她每次聽到敲門，臉上就升起年輕人的紅

靠；旁人來看她時，她總是心不在焉似的。到了晚上，她在屋子裏亂轉，不知道怎樣做纔好；現在生活的近況和二十四小時前，完全不同了。起先不過是一種捉摸不定的幻想，但是漸漸的已形成了具體的希望，等到鐘聲打十下時，她已經是這希望的全權代表了。總之她對於白納脫這時的興趣，類似她年輕時對於白納脫的愛情，使她回想到昨天的話全是謊言，一心盼望着再見他一面。

第二天她一早出門去，希望在路上，遇到他。她現在給浪漫思潮激盪着，從街上走到田場，從田場走到海濱，一點也不知道遠近，後來實在疲乏極了，再不能走了。但是他依舊沒有找到。到了晚，上她更進一步，這也是環境逼得她只有這條路了，她寫了一張條子送到旅館裏，請他正六點鐘到她家裏來吃茶，下面簽着柳西兩字。

一刻鐘之後送信人回來了。白納脫在昨天早上已經離開了旅館，但是他說一星期內或者還要回來。

那信又送去了，請旅館裏等他一到就遞給他。

這樣過了一天又一天，這件滿心希望着的事竟不發生。兩天晚上，一卸都投安頓，她共總睡不上半點鐘。

到了星期六，柳西也顧不得人家猜疑，親自到黑牛旅館裏去問那販房。白納脫先生臨時只說他也許在星期四五要回來，但是他吩咐不要給他預留房間，除非他寫信來要。

柳西祇好拿了信回家去，決定再等。她等了一年又一年，但是白納脫永不再出現了。



世  
 界  
 文  
 學  
 史  
 話

約翰瑪西著 胡仲持譯  
 精本三元五角 平本二元三角

對國當代文壇的柳威地西氏，以生動的文筆，犀利的眼光，寫成這一部完美的文學史。他把各時代文學的背景及其相互的關係，說的非常清晰。並且穿插了許多逸聞佳話，使本書增添不少的趣味。遠溯古代猶太希臘，拉丁，近至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各國的文學，依時代的順序，作有系統的敘述。當代名家如蕭伯納，高爾基，辛克萊，托馬斯曼，列士等，亦復一一論及。書中插有意大利名畫家魯托羅氏所作木刻畫及着色肖像一百五十餘幅，極玲瓏生動之致。末附英漢對照人名書名及文學名詞索引二千餘條，尤便檢査。

上海開明書店總店暨廣州漢口分店發行



